



文 懷古與傷今

一 騷

友
在我們之間，懷古與傷今之士是走於極端的，沒有包括中庸。

中國社會，一向有「古」可「懷」，也有「今」可「傷」，倘非天下太平，總不致正視現實，因此，只要大家有一口飯吃，歌功頌德的文章詩詞就充斥我們「文壇」之上了。這原是罕見的現象，翻開以前的頌詩和現代的「通電」和「感想」之類來看，足見有飯可吃的時代也並不多，其餘的時間，正是在懷古傷今之士的感慨和清談中溜過的。

漢代初年的國泰民安，是歷史上歌頌已久的，但那時缺乏「奧司丁」可坐，也實在並無懷戀之處，唐朝的詩賦文章，也久已神往，但文學史上並無「筆戰」和「身邊文學」等記載，在「正統派」及「什麼什麼派」看來，也實在毫無滋味。然而，人類確乎近於退步的，蕭伯納曾經說過：從我們一直倒數到柏拉圖的時代，將成什麼樣子呢？這種答案，唯有在懷古之士的清談中求得，有人表示，即使古時無「筆戰」及「奧司丁」可坐，但恬靜和

剛直是值得幻想的，曹禺的「北京人」劇本，有一部份重心便在這裏。

世間有很多憧憬是近於白費精神的，譬如哥德和陸放翁倘在晚年并能看見青年時代愛戀過的情人，未必就有雅興，懂得此中玄虛，大可不必懷戀過去了。但倘無可以正視的現實，精神破產，也勢將難免，唯獨如此，我們之間「世紀病」的風行，已有多年歷史了。

追求恬靜，結果還只近於空想；追求「神經衰弱」，已是近於昏庸。但世間無恬靜的現實，倘終於不能出世，就只有成爲「歇斯的里」的患者。因此瘋狂者倒不一定是錯誤的，他不容於我們，但容於他理想的环境；一種恬靜和樸實的環境。

我雖然未能學貫中西，但至今覺得矛盾和苦悶，皆出諸書本，我們倘無智識，當不致於如此懷戀和傷感了。數年心得，深覺小說筆記雖然無用，但總比概論大綱可以涵養身心，但現在就缺少能夠涵養身心的小說筆記可讀，這證明我們的「作家」除開慣於指摘別人爲「什麼派」之外，對現實未敢正視，對懷古又不能徹底，以後作品雖有，也大多胡亂一道

，不知所云，想靠讀書來解煩悶，恐怕已失時效了。在無書可讀之餘，但求能夠忘光一切，諸事皆無感觸，萬物沒有反應，則此生可以不致懷古，不致傷今，既不正視，又不徹底，便更不可受旁人的指摘和批判了。

但有甚多敢於正視現實的人，一碰壁就只有傷今和懷古可爲了，這批人，大概都有智識，也懂得古代的恬靜，和歷史上記載的是什麼，於是清晨喝茶，晚間打牌，讀陶詩當消遣，調古蹟作憑弔，這種人不患精神衰弱，已經算是天大的幸事，但當茶喝完牌打盡之時，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以至，他可以糊塗，可能瘋狂。

我常立志於某時起，敢於正

論吃豆腐

姚大均

視現實一下，即使碰壁，也總算試驗過了。但至今未有這種勇氣；又打算先從鑛定做起，然後修心，然後補過，日久也未有成效，沒落和不能長進，在別人看來，已經日深一日，無可挽回了。真算如此，我但求世間能有一昏庸無知的低能兒，教我麻木不仁之法，即使把朋友當作敵人，把好人當作壞人也好，但總可以沒有苦惱了，這種低微的願望，竟幾年來未能求得。

現在是：不能傷今，無法懷古，眼看著亂七八糟的事實，耳聽着一場糊塗的聲音，連走中庸之道也很少可能，對於生活的一切問題，竟愈來愈見清楚。

「吃豆腐」這一個名稱，流傳在江南一帶，爲時已經很久了，但是這幾個字究竟是怎樣解釋，却需要費一番研究的工夫。我本來不想發什麼癡，來對「吃豆腐」三個字作注解。這次在無意中。於新申報第一

版上，發見了「吃豆腐」幾個字，因爲講「吃豆腐」的人是目下父母之官×省長，所以說了這話，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當然鄙人也是其中之一。於見到這幾個字，我就有些驚異，因爲「吃豆腐」三個字

，普通的解釋，是說不負責任的話爲「吃豆腐」。×省長是權高望重的人，他不會做不負責任的事，「吃豆腐」三個字雖在他的嘴裏說出，我想這決不會是社會上所流行的俗話「吃豆腐」三字，而是另有其註釋在。

新申報卅二年十月三十日離石——人間天堂的蘇州一文中，曾記載有齋藤氏與×省長說話的一段，因原文存於手邊，所以特摘一小節於后：

前幾天的本報（新申報）日籍記者齋藤氏曾叩以今後施政方針，×氏省長說：「政務的事，一切都由各廳長負責，我只是吃吃豆腐」。……

這一小段，最初看上去，「吃豆腐」三個字不知怎樣解釋才好，「吃豆腐」三字有些人說是不必要的不負責任的話就是「吃豆腐」，但這上面的幾句話是×省長說的，×省長所說的「吃豆腐」他決不會像社會上所流傳的「吃豆腐」的意義，它一定另有註釋在。

但怎樣來註釋呢？我的確感到有些困難，因爲「吃豆腐」三字，在想像中似乎都有些近於不正當，然而不註釋也不能脫離疑竇，於是我發了痴：我搜尋那「吃豆腐」三字的來

源。

中國的舊俗，在喪事的人家，素飯中必備有豆腐，這豆腐是用油煎的，味道特別好，所以「吃豆腐」的人也變多了。

在喪事人家「吃豆腐」有二大的特點：第一「吃豆腐」是不用出錢，第二，豆腐進了肚子裏，既油復實胃。於此大家都歡喜「吃豆腐」，「吃豆腐」之風大盛，「吃豆腐」之名也流傳開來。

另有一個「吃豆腐」的來源，大概在好許多年前罷！有幾位名人，在國外設着投機性的豆腐店，專招攬外國人的生意，外國人也喜歡「吃豆腐」，因爲豆腐裏含有很多「維他命」，「維他命」是人們所最需要的營養料，大家爭而購之，豆腐店生意大盛，豆腐店老闆因開豆腐店而得名，因開豆腐店而發財。

「吃豆腐」三字也真幸運，國內流行了不算，還得到國外去傳揚。

「吃豆腐」的來源尚多，在這裏祇好舉其一二。現在「吃豆腐」的來源大概有些知道了，但是「吃豆腐」三字究竟用在什麼場所？什麼時候呢？

舉一個例子來說一說罷！

甲乙二人在談話，甲對乙說些不負責任和胡鬧的話，普通就以爲甲在吃乙的豆腐。

甲：你那值女朋友真夠得上稱一聲漂亮呢？

乙：那裏？沒有你那位漂亮

甲：聽說你們閒鬧着三角戀愛呢！

乙：別吃豆腐了，沒有這回事。

「吃豆腐」三字所表現的場所何止這一處，其他凡是含有俏皮，戲謔，調笑；等的話，人家都以爲是在「吃豆腐」。

「吃豆腐」三字的意義甚廣，但我祇能在這裏作簡單的解釋。

尚有一個「吃豆腐」的註解，這是憑着我的想像而得來的，我就把它寫在後面罷！也許這就是我對×省長所說的「吃豆腐」另一個奇妙的解釋。

中國過去的歷史上，常說及當地之父母官，專魚肉百姓，百姓受其剝削，宰割，百姓因煎熬壓迫過甚，一天天的在消瘦下去，但是爲父母官的却因得到了魚肉，一天天的在肥起來。

×省長所說的「吃豆腐」，也許就是針對着這個目標說

的罷？他看不慣人民在水深火熱中掙扎求生存，於是他說了：

「魚肉不忍吃了，我還是吃豆腐罷！」

心的戮殺

張章

我會寫過人們正施行着「心的戮殺」早將「動的戮殺」，看作最笨的手段，這不是過苛。

燈下，一個小蟲子在筆尖上爬，不自然地伸過食指來將牠碾在指下，那小小身體血水也被稿紙吸個乾淨，我却不覺得甚麼仍讓筆尖在紙上滑動，白天看見稿上的一塊污跡，這幕被忽略過去的慘劇才感到自己的殘忍，那粗大的手指加了力量施在蟲子的身上，這自然「心的戮殺」雖在行動上表現，但我本身並未絲毫意識到。

在生活綫上徬徨，米麵莊嚴閉着的鐵門前擠滿了人羣，貧血的臉，抱着布袋，還有星子

制下「吃豆腐」，我想「吃豆腐」三字的解釋，決不會全在此，而「吃豆腐」也一定還會另有註解在：

這註解究如何？聰明的讀者，自己去體會罷！

紙幣渲洩最容易的手段便是榨取，那末一張紙條，一個電話，或握一握手的方式，幾萬幾十萬袋白米白麵裝進一個嚴密的所在，換上一個假名落在賬頭，像煞有介事的安排，許多

大嘴向着社會張着，市上食糧的恐慌是激起漲價的藉口，稍將時間緊上一扣，將手一倒，錢便像水似地流進，同時，許多人已將肚皮癩進去，許多人又緩上一口氣。

在計算着詭端，逃避正義的眼睛，在黑暗裏放冷箭，銀行摺子號碼拉長，多數的人在他們指頭下求生死，這是：「心的戮殺」！

團麵粉太佔着金錢和地盤，團紗布犯着嚴重的處分，團金子，漲落遲緩，結果許多外行

相繼搶購西藥，因原料與成藥，更買到社會普遍大眾患着普遍病非特此藥醫治不好的藥，那藥，藥價漲，十倍，百倍，囤着真匣子放進假藥料，醫院裏缺了貨，許多病人爲着某種藥缺少而死亡，醫士藥的來本相當高，許多患者爲了買不起而死亡，囤戶，不是藥商始有資格，凡有錢即可試爲這種嘗試，一旦患病可傾盡囊金無各色，窮人無錢，只可用自己「免疫」法治，死亡與彼無關，根究死亡率增進，這一點也要負些責任，所以當局對囤藥的懲罰是遠不及食糧紗布的重視，蠹蟲，蛇蝎，改變了蠶食的路途，病人死亡增多，不是亡於「病」而亡於「心的戮殺」！

掛着羊頭的幌子却賣着狗肉，這是文化界小丑的小噱頭，他們常挺起胸脯叫着文化界苦悶，日夜的策謀，用陳腐的東西塗上一層油色，或請過去作家翻印本，從棺材刨出來的東西，拉進來跑龍套的老古董，在文化界我們常看到戴着翎羽翎的紗帽，穿着紅褲襖，打着旗，塗着白臉，拖着繡花拖鞋四不像的東西遊動，誑着許多青年把大把錢換來騙人的東西，他們計算着一天一天如何改變形式出版些不費力而又賺錢的東西，不管這是毒藥或銼水，思想一天比一天沉落，造成

情感與理智

吳樹昌

我是一個多用情感少用理智的人，所以一提起情感和理智，我就立刻發生一種利害的感覺；經驗告訴我，多用情感往往使一件事先愉快，後痛苦；多用理智雖然當時不免感到冷酷，無情，但結果至少使你脫離煩惱，解除痛苦。

舉一個例來說吧！男女做朋友往往會發生上述的現象，不過這是指一般說的，當然如果這罪惡的原因是：「心的戮殺」！

除去大自然策動的風雷雨電的人類力所不及的發生外，凡存在社會圓顛方趾人類交錯的罪惡都在製造着「心的戮殺」那是最文明的學說。大砲不但像雷震還冒着濃煙，一枝鎗可打死一個人却與自己帶來了殺害罪，毒藥不經過頑強的抵抗與搏鬥不會輕輕將人毒死，然而這殺人遍野無血無罪的「心的戮殺」豈非絕妙手段？成天在這戮殺下偷生打滾，不戮殺別人便被別人戮殺！

雙方都以爲是最合理的對象，而且友愛的種質能夠維持永久，那末儘可單用情感，結果還是愉快的，幸福的；因爲既然對某種人認爲是理想的對象，當然結合以後，能夠同甘共苦，相愛相助，決不再會互尋缺陷，背道而馳了。但事實上可以證明，世界上能有多少都是舊式所謂「君子」「淑女」，而「君子」是否一定能和「

淑女」獲得圓滿的結合？所以單用情感，尤其是男女間的社交，除非雙方都是「君子」「淑女」，否則如果一方是「君子」，一方不是「淑女」，或者一方是「淑女」，一方是「偽君子」，那末其結果可以斷定一定要符合前面所說先愉快，後痛苦的話了。

上面所說的，還僅是指重用情感達到目的的一類，雖然目的達到了，對象獲得了，但最後事實會答覆他，他們的未來還是痛苦的，也可說還是痛苦的成份多於幸福的成份。男女間往往當時以爲一切都融合了，但生活的經驗和物質享受的程度會使他們由性情相契而漸至於互相埋怨，互相悔恨。至於那一般一往情深而終於失戀碰壁的，當然連初起的愉快都沒有，更夠不上去批判了。

情感這樣東西，用之得其時，得其宜，乃是促進人類友愛的惟一妙劑，也是人生的維他命；沒有了它，一切會使你淡漠，消沈，男女間當然更須要它來聯繫，來促進雙方未來的幸福。廣義說來，不但人類具有高度的情感，宇宙間的一切，凡是有生命的動物，何嘗沒有情感彼此維繫彼此愛護或是憎恨呢？我看一般善用情感的

受情感的誘惑。而年齡較大生活經驗較豐的人，往往意志堅定，重理智而不惑於感情；俗語所謂「老成持重」，也是由於多用理智，所以顯得沈重慎密了。

善於用兵的人，必先「知彼知己」，極盡偵察謀略的能事然後一鼓進擊，勝利自然可操左券。反觀人與人之間，若能遇事先用理智審議一下，值得一幹的，引發熱情來勇往邁進

文人 雜

我很羨慕那些享有盛名的文人，但我決不想做一個文人，因為一為文人，第一煩惱，第二煩惱，第三仍是煩惱。

我說煩惱是有理由的，這第一，設若你是文人，不管你寫的是「女人的屁股」，「煤球戶口米」或者「月夜飛屍」之類，你總要以「正統派」自命，以正統派的姿態出現於文壇，在自己臉上鑲上「正統」二個字，打着「正統」的旗幟，不論開會演講，寫文章，則到處歡迎，可以通行無阻，只是這刀圭之苦惟有「厚皮」的

，也就不失為多情多義的君子了；否則出爾反爾，變故多端，尤其異性為友，對方一定會得怨你，恨你，落得種種「負心」「薄倖」的惡名。

所以，情感與理智，非但不是對立的並且含有互相為用的因素，凡是缺乏理智的情感，不過是一種盲目的蠢動，必須在理智指導下所引發的情感，才永久而真誠，有意義，有價值。

談

方 拂

文人」才能忍受；何況「正統」這東西，不能像商標一樣有註冊專用的權利，掩飾得不好，被人家逼出文壇，噙着眼淚鼻涕向文學告別，你說煩惱不煩惱。

第二，文人這種東西，據我所見，十之有九全是林黛玉式的弱不禁風的體質，沒有刀槍不入的銅頭鐵臂，又無鋼絲馬甲，更無越王勾踐「忍辱負重」的嗜糞精神，也沒有耶穌所說：「有人打你這邊臉，你把那旁臉也讓給他們」的「涵養」功夫，却偏愛說話，雖然自

民國以來，像歷史上「焚書坑儒」的偉舉已沒有了。然而文人因「文字」而「禍延祖先」的事却仍有所風聞，於是乎，文人為着「明哲保身」起見，談談「我的鬍鬚」，寫寫「我的筆名」，（我真想於拜讀之餘，也來寫一篇「我的眸子」——假使我是女人的話。）再不，「今天天氣哈哈」，「紅茶比綠茶夠味」，話話舊——有一本雜誌就是「話舊」的大本營——翻翻死人骨頭：楊貴妃是死於何年何月，什麼地方，怎樣死的，不夠，把會孟樸也拖出來寫一篇洋洋大文，充名士雅人去了。此乃時勢所然，不能單怪文人，何況世界上少的是傻子，多的是聰明人，多的是俊傑，識事務者為文人，文人乃俊傑！

陳 腐 話

在中國，有財勢的人死了，至多不過被標着「苦次昏迷」實質嘻嘻哈哈的「孝子」利用出一次「遊馬路」的「風頭」也就完了。可是一為文人，就兩樣了。直到他的屍骨里生滿了蛆蟲——文人無論如何有名，不會有玻璃棺材睡的，悲哀！——還會被人硬攀着你做朋友，前例昭然，魯迅死後，要增加不知多少他自己並不相識的朋友，假使說這些人都趕着到魯迅的墓地去燒紙錢，那末這紙錢灰聚蓄起來，恐怕也有一個古中國之坟堆一樣高呢。在我以為，屍骸並不可貴，不妨給人家拿去作「登龍」的「敲門磚」。本來，文人嗚呼哀哉以後，就是有人要把你僅存的骷骨盜來販賣，他自己是無從抗議的，可是，枯骨既被人家變了錢，還要弄歪曲了人的意識，此豈非文人煩惱之三耶？

農 火

「農村破產」真聽來陳腐了。不錯，遠在戰前人們就這樣

學校這些有着吶喊份兒的「先鋒們」也會使勁的搖過筆桿，拉過嗓子。

的喊過；專家們熱誠的討論，計劃。政府一本正經的辦法方案，三申五令。報館，雜誌，

結果呢？農村還是這個農村。記得那一位先生這樣說過：「人家的「五年計劃」，付之

實施，四年七個月就成了。我國則「計劃五年」，結果還是一事無成。」（大意如此）這一個「計劃五年」的俏皮話，雖然自己聽了也有點難堪，但又誰能否認？

因此我國的農村是一直糟，而且越糟得厲害了。這次我因為職務的便利，憑着一點興趣，深入農村，足足走了兩個星期。自愧無所「心得」但一般的印象總是有；因了這印象的久久不退，慣於漫塗瞎寫的我，就草成了三章不成樣的東西，自己是算已分贈幾位肯領略一二的讀者肚裏去了。

「農村破產」每天從鄉村歸來，不得不又想起這陳腐的名詞。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是我不能不這樣說，也不忍不這樣說，事實活生生放在眼前，百分之百的真實性我還能掉那個舌兒！

大人先生們，聽厭了的話決不就是失了時代意義的名詞。怪人不得，還是怪自己。仔細體味一下；或者能夠面紅耳赤，感動於衷，甚或拍案叫絕，想拔腳到鄉間老家去看個究竟。這不得不又使我說出了又一句不中聽的陳腐話來：「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啊！



中國文化的問題 (上)

周毓英

一 生活與文化

文化問題的討論，二十餘年來，恐怕已經有幾百篇，大部頭的專著也有不少了。可是有許多似乎太專門化，太專門化的東西不免流於深奧，流於抽象，使人難於捉摸。有的強把外國專家所下的定義，搬到中國來作爲根據，歷史傳統和現實環境完全不相同，結果非但沒有解決中國文化問題，反而把問題越弄越模糊了。實則文化是由人類的生活反映出來的，生活是每一個人都能體驗到的，從生活來談文化，那末文化問題不論高深到如何程度，想看了自己的生活，總可以想出一點線索吧。

文明民族的生活，要講究典章文物，要講究秩序和規則，這便自然而然的要現出一種文化的姿態。野蠻民族的生活，混混噩噩，一切都任憑自然，草木禽獸似自生自滅，不像人類那樣的有自覺自主的意志，無組織，無秩序，更無所謂典章文物，根本談不到什麼文化不文化了。

在中國人的目光中，文化的定義，無非是「文治教化」的意思，所謂「文化內輯，武功外悠」，這個文化顯然含着政治統治的意義。我國向來以文物之邦禮義之邦自任，認爲外族都是些蠻夷戎狄，對於蠻夷戎狄，如能以文化的力量去改革他們，固然很好，否則便用武功去攝服他們。

由文治教化的成功，社會造成一種組織和秩序，而人民在這種組織與秩序中生活得很自然，很快樂，發生出心悅誠服，煥然奮發的精神，這便是文化的成功。所以文化又與政治有分不開的關係，政治開明的時候，文化自然隨着統治的形勢而發展。政治如入於逆境，統治者惟武功征討是賴，對文化不知道推進，反而加以摧殘，那時社會勢必崩離析，民不聊生，天下釀成大變亂，統治者或者從此招致潰亡之禍。這時候或是文化在抗爭着而釀成新的政治革命，或是政治先發生了劇變而需要一種文治教化的工作來幫着收拾統治。總之，社會的形成組織與秩序，不外乎兩種方法，

一種是用武功壓迫，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強逼出一個組織和秩序來，不過這樣的組織與秩序，基礎很鬆脆，民衆時時在反抗之中，武功一有動搖，所謂兵敗如山倒，幾分鐘功夫便化爲烏有。另一種便是用文治教化，定出種種使民衆生存快樂的方法，民衆不知道，不肯走好處，有所依靠，便自然而然的心悅誠服，死心塌地跟着你走，那時候的組織與秩序便如天造地設，即使拿破崙重生，也打不進了。

中國於清季的政治黑暗，組織渙散，秩序混亂，滿清的統治政權終於土崩瓦解。可是民國以後的長年紛亂之中，新的統治政權，始終沒有確立，在民十五年以前，先有袁世凱稱帝，後有張勳復辟，另一部份如黎元洪徐世昌曹錕段祺瑞等，因緣時會，或用政客手腕，或用武力手腕，或用外人勢力，都是曇花一現，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想到民衆的生活，他們縱使也收買報館，拉攏文人，但那不是辦文化，祇是辦自己的宣傳隊。

，從沒有觸及民衆的生活，當然沒有文化可言。十六年中國國民黨北伐的所以成功，固由於軍閥統治基礎的鬆脆，而三民主義的解決國家政治和民衆生活的理想，更有其偉大的力量。當國民黨組織了無數的志士爲此理想而奮鬥的時候，舊有的反動統治勢力自然像摧枯拉朽一樣，革命的推進，直如秋風之掃落葉。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以後，各種內亂逐漸平定，文化工作亦頗有展開之勢，如不遇着共產黨的破壞和世界逆轉的潮流，國民黨的政治或者已經穩定了。

二 中國文化的昌盛時期與衰落時期

中國文化的昌盛時期，自然首推周代，我們祇要看那經過孔子手而定下的許多經籍，至今仍成爲中國文化的支柱。中國如抽出了那許多經籍，中國的文化便會空洞無物。再如諸子的學說，也以春秋前後的最佔重要。孔子手定各種經籍，都是「述而不作」，例如詩經便是由三千篇而刪成三百十五篇。那時沒有印刷術，沒有紙張，而能有這許多文化寶典留下來，也就可見當時文化的昌盛了。正因爲文化的昌盛，社會組織社會秩序有了深厚的基礎，周朝的統治能夠延長到八百年。

由周朝文化的昌盛時期，接着便來了秦代文化的衰落時期，秦始皇迷信武力統一，害怕文化力量的能夠左右政治，所以決心焚書坑儒，殺盡天下的讀書人。在秦始皇的魔手下，中國文化真是遭

了大難，一落千丈。但秦始皇也總算自食其果，一個政治統治的形成，沒有經過文治教化的過程，社會的組織與秩序極端鬆脆，武功的鎮壓偶有動搖，便令整個的土崩瓦解，所以秦僅二世而亡。

經秦之亂，中國文化幾乎整個兒的毀滅了。漢高祖這個流氓皇帝，看不起讀書人，把儒巾小便，自誇「老夫於馬上得天下」，但也看到秦朝的吃虧，沒有焚書坑儒，後來盡量起用了讀書人，把秦亂滅失了的經籍，設法補了出來，文帝景帝時代的文風之盛，史稱文景之治。不過這個文景之治，在文化方面而論，不能說是周代文化的復興或復活，祇是周代文化的尾聲而已。但這雖是周代文化的尾聲，可也總算有了一點文化的基礎，社會的組織與秩序亦比較的有一點根基，所以前漢亡了，後漢還能中興，統治的年代雖比周朝短促得多，都比以前各朝却長。魏晉南北朝等，在靡亂之中，根本沒有顧及什麼文化不文化的話，所以他們的統治之短促，可說都是曇花一現。

唐代武功最大，同時又定出料舉取士制度，這對於人民的讀書進取當然是一種莫大的刺激，可是遼經復古，別無創造，不過續周代文化的餘緒，藉以安定當時的社會，但這種文化的力量是極其衰微的了。其餘宋明諸代，在科舉制度上如出一轍，都是企圖借用古代文化的力量來維持現實的統治，這樣雖然比沒有文化略勝一籌，根本上却並不能促進中國社會的進步。元代以遊牧民族的低

級文化統治中國，壓根兒沒有想到文化的問題，所以短短八十年便退回老家去了。

清代在文化上要算最知努力的了，科舉固認真的舉行着，對於妨礙統治的文化則殘酷壓制，連與文字大獄，而另一方面如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等巨大文化事業又盡力舉辦，這中間攏絡了無數讀書人，間接也安定了一部份社會的組織和秩序。所以清朝的統治歷史能夠延長到二百八十年，他在文化上的努力實在不算白費。等到歐洲的文化勢力東侵，清朝那樣於唐宋明之後的繼承周代的殘餘文化，實在不能夠再支持下去，不得不宣告滅亡了。

從歷史上來觀察中國的文化現象，好像除了成周一代，便沒有文化，後來所有的，僅都是周代的延續，這種「經典文化」並非創造的時代的文化，當然沒有長期支持社會組織社會秩序的力量。所以各代的政治統治生命，都是比周代短促。歷朝變換，整個的社會始終在恐慌不安的狀態之中，我想這正是現在關心文化問題的人應該注意的。

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總好像一鳥的雙翼，時間上即使有或先或後，終究有雙翼齊起，才能成飛。有時候政治這一翼起飛得早，文化這一翼便隨着被帶動起來。有時候文化這一翼先起飛，而後政治這一翼被帶動着飛起來了。在中國，文化這一翼先起飛的例子少，都是政治穩定了，接着文化才被推動。歐洲的又藝復興的故事，則可說是文化之翼先行起飛，而後來則影響着政治的變革，終於造成整個歐洲新社會的進步。

回憶一四五三年土耳其軍占領首府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對古代拉丁文學素有深造的學者都避亂到意大利，於是東歐希臘文化的精髓，漸次傳入西歐。所謂希臘主義，是現世本位，人間本位，個人本位，包含自然的，科學的，現實的，肉體的，享樂的。代表古希臘文化的雕刻，建築物，競爭，酒之神，歡樂之神等映入西歐人的眼裏，當然是崇拜那種現世的，個人的，肉體的，享樂的希臘精神。當西歐年久月深的爲法王教會所束縛，封建諸侯蹂躪下的人民，一旦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覺悟到自己並非教會和諸侯的僕人，紛紛起來抗爭，向自由的世界前進。歐洲的文藝復興，是文化的力量動搖了教會和諸侯的社會組織與秩序，終使政治上也發生了變動，進而科學發達，產業革命成功，完成了進步的新社會。

三 民國以來的文化運動

中國的辛亥革命，並不是文化上先有了成功，康有爲的維新運動也只是曇花一現，沒有提出什麼完整的理論。祇由滿清統治本身的腐敗，和中國民族敵愾心的高漲，所以武漢揭竿一起，全國響應，滿清的統治便瓦解了。清帝退位，民國成立，政治的表面形式雖然改變了，可是社會的組織和秩序却並沒有什麼進步。就是上層的統治，也是換湯不換藥，那些做着總統和內閣的人，竟是和做皇帝宰相一模一樣，做督軍的則比諸候藩鎮還要兇。選舉則上下都賄選，沒有一張選舉票是出於真實意志。吏治的黑暗腐敗，更比亡清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時的社會組織，社會秩序，渙散混亂，自然不堪收拾。歷史上的朝代變換，軍事平定之後，統治者爲其家天下的保護，還知弄一套文治教化來收拾江山。民國的統治者，他們不知自己能做幾天，賣國奪權還怕忙不過來，那有工夫談文化，於是文化文化，反而成了在野失意政客的不急之務，下台時辦報紙，辦刊物，上台時便一切撤銷，這樣的反常文化，本身便犯着冷熱病。至於僅有的官辦報紙刊物，第一報銷主義先打個一折，第二歌功頌德再打個一折，第三主持者本身毫無學術理論素養又打個一折，這樣的折扣打下來，嗅覺再好些的人也聞不出這裏面有文化氣味了。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弄到不注意文化，甚至沒有文化，那末政治當然不會上軌道，而社會的組織和秩序也當然沒有穩定的日子了。

歐洲中世紀的革命，有文藝復興運動先打好了基礎，就是文藝之翼先起飛，等到政治也改變，社會便能很自然的進步上去。中國社會封建流毒之深遠過於中世紀的歐洲，而辛亥革命之役又可說是政治先起飛，文化之翼始終沒有發動，其命運的悲觀自然不言而喻。三十年來即使有所謂文化運動，也都是民間自來的運動，這種自然的文化運動本身不

免含有錯誤，而統治者又常常予以打擊，即有成就，也極可憐。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少數學者注意到文化問題，這種注意的動機，自然是鑒於社會的頹敗，一般人的醉生夢死，因而提倡科學，提倡自由，但同時又提出打倒舊禮教，打倒孔家店，便不免操之過激，橫生阻力。因為當時中國的情況，幸有傳統禮教和孔孟學說尚能維繫一部份的組織和秩序，學者們竟貿然高喊打倒，自然要招惹社會的反感，連他們所提的科學與自由也被人忽視了。

五四運動的時候，文化運動的第一砲沒有打響，而後來起來的學者也又犯了錯誤，他們上了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句話的當，文化學術應該為普遍的人類所利用，應該以之發展民族的生活，輔助着政治去推進社會的組織和秩序。我們只能說中國急急乎需要文化，需要科學，需要民主，需要智識，却不能先來爭論什麼「體」。可是五四以後的十數年間，學者如胡適之、吳稚暉、周作人、張在孫、梁激、冥等等，有的斤斤於擁護中國文化，反對西洋文化，有的斤斤於擁護西洋文化，反對中國文化，什麼東洋文化是靜的，西洋文化是動的，西洋文化是物質文明，東洋文化

是精神文明，真是怪話連篇。等到民國十七八年之際，普羅文學馬克斯主義的著述充斥街頭，又有一種主張階級鬥爭

動，這種人當然更是對政治與文化的關係也沒有弄清楚，他們只知道歐洲有文藝運動，中國便照例也應該有，而不知

滄桑之感

警齋

諺語有云：滄海變為桑田；有時桑田變為滄海。環境的變化的靡常，但是社會上形態如是；大而至於國際，小而至於個人一生，亦復如是。尤其是這在個年頭裏——大時代中，變化的倏忽，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就將上海一隅而論：在百年前如何景象，沿黃浦江一帶，漁村蟹舍，點綴其間，即俗稱所謂「上海灘」了。及五口通商，上海居中國南北洋的中心，於是形成日增月盛。不但是黃浦灘一帶，崇樓大廈，巍峙其間；江中則鱗鱗巨艦，交錯往來，各馬路中商店林立，頓成繁華世界。至於經濟上，物質上，較內地各省優越，於是巨商大賈，麇集於斯；即退老作寓公者，亦萃集於此，所以私人建築之花園洋房，亦復不少，踵事增華，市容亦為之改觀。

居虹口，但是交通很不便；不但是汽車，電車，都還沒有；就是電燈亦是絕無僅有，沿馬路祇有一種煤氣（瓦斯）燈。交通工具，連黃包車亦沒有，所恃以代步的，僅有鐵輪車，（即俗稱東洋車）往來其間。到了民國初元，重來上海，方有摩托車（即俗稱汽車）出現；不過此種車為特殊階級所乘坐，所以車輛亦寥寥無幾，為一般平民所不敢希望。其時電車亦開始行駛，故乘電車者亦漸多。厥後推廣租界，增築馬路，交通日漸推廣。在二十年的上海，以至十年前的上海，與年俱進之繁榮，俱為筆者所親身目覩的。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一時風雲變態，處處旭旗飄舞，馬路上——我國人雖仍舊熙熙攘攘；但不見碧眼虬髯人高視闊步，所謂某某洋行者，已改換其面目。昔時之工部局，巡捕房等，俱在青天白日旗之下了。屈指上海通商到現在，剛剛一百年，其變化的遞演遞進，實不過一刹那間的事。

知道現在的中國與當時的歐洲根本不相同啊。

等到事變前的數年間，「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運動發生，知道注意到生活，並且提出一種公式的口號，「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這比過去各種文化論調自然高明了許多，但還沒有能夠根本鏟除所謂「體」的觀念，他們還是夢想以某種文化來統一中國。他們反對階級文化，又反對胡適之的「全盤西化」，於是無形之中走上了中國古代文化復活的道路，以為這樣大家總沒有話說了，可是有一部人却老實說這是復古主義。事實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中國古代文化勢難復活，等於把外國的文化移植到中國來是同樣的困難。文化隨着人類的生活而存在，可說是祇有「用」而沒有「體」，民國以來的文化運動，大家都過分的斤斤於「體」的爭論，對於「用」的問題反而忽略了。斤斤於文化之體，忽略了文化之用，三十年來的中國文化始終與政治隔離着，與生活也隔離着，主要的過失在統治者，但文化工作者和研究文化問題的學者們却不能說沒有責任吧？

的文化也出現了。甚至還有一種人，看到中國文化茫無出路，便希望中國也有文藝復興運動，再來一個文化的啓蒙運

道現在的中國與當時的歐洲根本不相同啊。

等到事變前的數年間，「中國本位文

X X X X X X X X X X

中日文化提攜的問題

豐島志雄

以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為契機，兩國文化人的友誼，已促進至廣大的範圍，著作的互相翻譯，已有種種計劃，其他如在演劇和電影方面，中日兩國的協力氣運，也已日趨濃厚。促使這種情勢深化的實現，才是中日文化提攜的正道。而且構成這情勢的真正根底者，就是兩國的互相認識和誠實的友情，我們文化人以此引為莫大的光榮。所以我擬在這根本上，提出二三問題來討論一下。

第一，依我個人的見解，在中國的年青的近代知識人中，可以看見「世界公民」的姿態。這就是說，他們與其說是中國人或東洋人，毋寧說是大都是世界人，或差不多是世界人。他們是屬於這樣意義的世界公民。這並不指日常生活上的現象而言。例如華北，華中，華南及其他各地，因言語不通，他們互相用的外國語講話，或在日本和歐洲受教育者，其所習染的日本和歐洲的風俗習慣，都比中國的為多。對於喪失中國和東洋的這種世界公民，我覺得很傷心。這種世界公民的數目，特別的多。這是我個人的誤解嗎？假如不是誤解的話，這裏便產生一種觀念革命的必要。大東亞戰爭的性格，應該促進這種觀念的革命。如同恣意的個人，終為慾望所破滅一樣

，恣意的世界人，也終會為空想所破滅的。

第二，日本人的性格之一，是在純潔性。據我個人的見解，為了這純潔性，似乎也有人自己忘却智囊和胃袋之絕大的消化力。這是吸收古代印度和中國以及近代歐洲的一切思想的智囊，以及貪吃日本菜，中國菜和西洋菜的胃袋這二種消化力。在左右大東亞十萬萬人命運的大戰爭之決戰階段的現在，智囊和胃袋的消化力，似乎也有被忘却的傾向。然而這決不是喪失，也不是英美式的自尊輕人。消化力的忘却，動輒變成對消化力的不信用；過於純潔性，時常有呈露狹介偏狹的可能。中國人理解這個道理嗎？日本人本身的理解，怎麼樣呢？想起消化力這一事，在日本人是必要的。

第三，在中日文化提攜的部門，大都是以文人為中心。然而文學者等，不過是一邱之貉而已。所以我希望從邱中出來，與他方面的人們接觸。例如我個人所希望的，就是想和中國的青少年團指導者親密地懇談。中國的文學者，究竟欲和日本那一方面的人見面？我想：中國的文學者和優秀的科學家和哲學家舉行會談如何？所謂新的文學理念的確立

，動輒歸於空言，作品的創造，只有待諸各人的精進而已。對於完成的作品也應該加以批評和檢討。此外，如果不理解兩國互相的指導思潮，真正的文化提攜是不能期望的。我們應停止做文學者或新聞記者，而應做無職業的文化人。

（昌銘譯）

寄 豐 島 先生

周化人

在第一次東亞文學者大會時，我得瞻仰了豐島先生的丰采，因為出席的文學者那麼多，開會的時間又這樣倉卒，除了寒暄之外，就沒有進一步領教的機會了。去年冬天，忽聞豐島先生到滬的消息，我和雨生正要去拜訪他，不料次日却在中日文化協會會到了。暢談之下，精神至為痛快，因為中日文化人之間，有一共通之點，那就是東方式的氣宇，與謙和的態度，雖在不言之中，也可以互相瞭解的。豐島先生這次旅滬將近匝月，我們在杯酒言歡，或個人對談，總覺得是十分投契。他雖然是研究法國文學的人，並且翻譯了不少的法國名著，但對法國人的浪漫氣息，一些兒也沒有。他具有法國文學的修養，然保持着東方人的道貌，這純粹是一位日本的學者。這位精神莊嚴，態度和藹的豐島先生給予上海文化界以甚深的印象。

豐島先生離滬已數月，在最近來華的小林秀雄先生口中，得知豐島先生已平安抵達鄉邦，非常欣慰。昨日文友社以豐島先生寄文友譯稿見示，得悉其對中日間之觀察極為深刻，更增敬佩。願就豐島先生所談，略抒管見。

一、豐島先生指出現代中國知識階級多帶有「世界公民」的姿態。這一現象是有的。但另外的日本朋友又說，中國的知識青年，多數是狹義的愛國主義者，故其思想行動，充滿排外的精神。這一現象也是有的。然無論是主張盲目排外的也好，主張國際主義的也好，都僅是中國知識階層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國知識層的全體。前一種人自幼就受了歐美的教育，什麼都以歐美為法則，所以主張「全盤西化」，而忘記其自己為中國人。後一種人是受了國家主義的薰染，對於外來的事物，一律排斥，所以主張抗日排外，而忘記了中國是處於東亞。這兩種人在事變之前是聯結起來，指導中國知識青年的，其勢力駁駁乎成為中國的指導權威了。但是，中華民族

，尤其是知識階層，究竟有了五千年歷史的傳統，對於祖宗所遺傳下來的知識遺產，無論怎樣也不肯拋棄，在事變前雖有一部份人主張採用羅馬拼音字母，以代替漢字的，也有人主張採用世界語的，但俱不為中國士人所贊成。就是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之，也為中國的知識階級所反對。然則中國知識階級所堅持的是什麼？那就是「建設中國本位文化」，這一個主張，在事變前數年已經獲得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擁護了。國民政府遷都後，這個主張更為文化界所信奉。我們檢視和平區內的出版物，其含有「世界公民」的意識成份的，已經很少。我們不特消極的反對這種「無祖國」的世界公民思想，而且積極的提倡中國本位文化，創造東亞新文化，進以東洋的文化，領導世界的文明。豐島先生關懷到中國的思想動向，其觀察力和遠慮是細密而深厚的，我們所能告慰於豐島先生的，就是中國大多數的知識階級仍然是維護數千年來傳統的知識遺產。

二、豐島先生指出日本人居於純潔性，往往呈露狹介偏狹的可能，而忘記了消化力。這一點不僅是日本，連中國也是一樣。中國在古代自命其文化是很高的，從來只是同化人而不同化於人。及至近代，和歐美一比，纔知道落後甚遠，乃急起直追，舉凡歐美所有的東西，都一口吞下去，而不知道消化作用。英美的民主制度，德意型的獨裁制度，乃至蘇俄的蘇維埃制度，都一一搬到中國來試驗一下，結果總是失敗。最後纔

覺悟到，外來的東西如果不適合於中國社會的胃口，對於病體是沒有裨益的。所以，我們現在主張「消化」，主張吸收。豐島先生說：「想起消化力這一事，在日本是必要的。」我想這件事在中國也是必要的。

三、豐島先生對於新的文學理念的確立，頗致期望，同時謂：「如果不理解兩國互相的指導思潮，真正的文化提攜不能實現的。」這種觀察，真是先得吾心。在兩次東亞文學者大會時，都以建設東亞新文化為課題，這就是東亞文化的共同目標。在這共同目標之下，中日應該互相理解其指導思潮，那是非常必

要的。譬如日本的科學思想，中國的民族思想，都有其顯著的表現，如果發展日本的科學技術，開發東亞的經濟，推廣中國民族愛國的觀念而為愛東亞的觀念，則創造東亞新文化的基礎便即確立。根據這種理念，我們文化人都是同志，都是建設東亞文化的同志，則共往還、會面、提攜、實踐，無非為實現其共同的信念而已。若是這樣，中日文化人間的團結，是易如反掌的。質諸豐島先生，以為如何？

承文友編者的好意，以豐島先生來稿見示，因簡單的把讀後的感想寫出如上。以上三點所提的都是根本問題，他日如有機會，再當詳細的討論。

提攜上須要的基础見解

陶晶孫

歡迎豐島先生的意見，仔細翻譯，可見他的熱心，他的文章提出根本的問題，而排除枝節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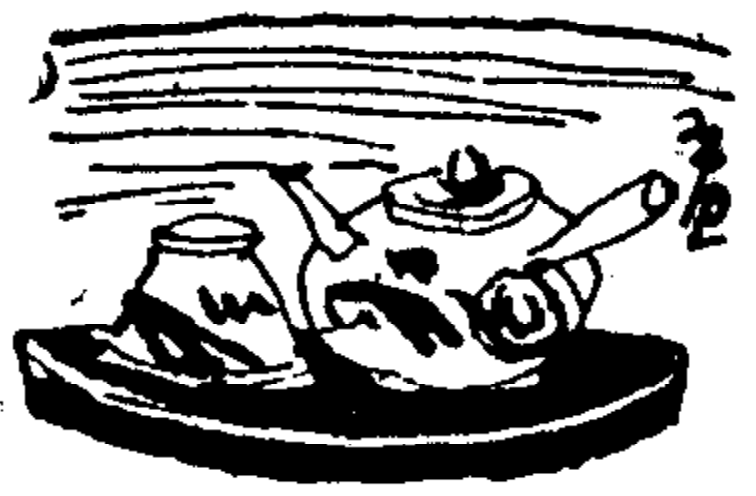
在不滿意他們，那儘可以說。不過也川不到多罵他們，因為一方面由他們而去而刺戟來華的日本文士，也漸漸的很能有理解吾國文士者來。我們從他們可以得到很好的刺戟，豐島先生雖非官方派來之人，但也為其中之一個。

民族受久年的壓迫，要成猶太性，不能自己結束的，我國在清朝奴才治下，在買辦性下，已經成為豐島先生之「世界公民」，這是個事實，文學家常在文化之前，沒有不懂的道理，不過久年萎縮的民族，不好好扶助培養，就不能恢復力量，僅如文學家提倡，更如在滬幾個友邦文人鞭撻，不能伸張的，只有耐

在我國的有些方面，新進作家，或者日本文人往往說：兩次到日本去的文學代表成績不好，或者說：他們不是真正作家代表。不過我不怎樣想，因為據豐島先生及其他各方面報告，日本方面都很在滿意，我就曉得，他們之去日本，對於日本的作家很有作用給他們終末，給他們認識「大東亞」提攜的方法。不過的確，他們回來對我國沒有什麼報告，所以要攻擊他們說：他們對我國作家沒有什麼貢獻，或者上海的日本作家也

見了，附帶說一句：文化程度比較高的兩個民族要相互理解他國的文化，那的確是很難，我們不好光找兩國文化之相同相似之點，為提攜而叫提攜，要找出相似而不同之處，把他分析，再找他的原因，然後可以說到理解或再提攜，這種具體的態度要大家入骨的改變。至於文士，日本文士大家懂中國老文學而不懂白話，中國文士多懂現代日文而少懂日本明治大正文學，雙方要有工夫，不這樣就不會發生真正的友情的。到日本去走一次為略懂日本者，到中國來學會讀白話文者，也要慎重些談文學，不然大家要成為上海人所謂的自己「大好老」。

在上面，我對豐島先生的意見陳述意見了，附帶說一句：文化程度比較高的兩個民族要相互理解他國的文化，那的確是很難，我們不好光找兩國文化之相同相似之點，為提攜而叫提攜，要找出相似而不同之處，把他分析，再找他的原因，然後可以說到理解或再提攜，這種具體的態度要大家入骨的改變。至於文士，日本文士大家懂中國老文學而不懂白話，中國文士多懂現代日文而少懂日本明治大正文學，雙方要有工夫，不這樣就不會發生真正的友情的。到日本去走一次為略懂日本者，到中國來學會讀白話文者，也要慎重些談文學，不然大家要成為上海人所謂的自己「大好老」。



上海經濟的改造與商統會

仁 林

上海自開埠以來，迄今業已百載，隨英美勢力的擴張，和積極的經營，經濟繁榮，亦即依之而增，而成今日之狀態。無論產業、金融、貿易等，均集中於此，尤以租界為最，上海因而非但為我國的惟一巨埠，而且也成為全國經濟的核心，是以上海的經濟動向，足以左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其之所以為國人所重視者，亦即在此。所惜者，上海經濟被英美勢力所操縱，徒為外人角逐之場，而成喧賓奪主之勢，非但不能為吾國發展工商的根據地，而且反造成種種不健全的畸形發展之狀態，以妨礙上海經濟的正常發展。現今英美勢力業已逐出，租界亦已收回，現際茲戰時經濟的需要，上海經濟的改造，已在國人眾望之中。上海經濟的改造，即在使上海的繁榮，如何能繼續的維持，而更能發揚光大，導入於正常發展之途，以奠定我國經濟建設之基礎，並藉以有助於大東亞戰爭的完遂，而更進而為東亞共榮圈建設的基地。由此上海經濟的改造，豈容再可緩乎？現今租界業已收回，改造的障礙，已無存在，此誠為上海經濟改造之良機。是以現今當局亦已注意於此，

並在租界收回後，更積極的推進。作者感此重要，特作斯文，以供國人之參考，尚祈海內識者，不吝匡正是幸。

上海經濟改造的必要，已如上述。但在研究如何改造之際，當將過去繁榮的因素，和畸形的狀態，先須詳加檢討，使於上海經濟能有一明確的認識，以利改造途徑的尋求。

考上海經濟的所以繁榮，原由甚多，茲舉其要者，列述於次：

(一) 交通的便利 上海得地理上的優越條件，是以交通異常發達。而此尤以水路，更為全國航業的集中地，地處長江的出納之口，又握南北兩洋之中樞，而為國內航路的總樞紐。並於東西各國，均有定期航輪，因而又成東西洋航路之中心，為東亞航業的總匯。至於陸路，則扼京滬滬杭之要衝，與華南華北的各大都市，亦均能緊接，往來暢通。不過此項水路交通，在國內者為英商所操縱，致華商業被壓而莫能振興，至於外洋航業，更非國人所能插足的了。是以在交通上佔重要地位的航業，已操於外人之手。

(二) 人口的集中 人口的集中，亦

為近代都市形成的必要條件之一。上海人口，在開港以前，不過七萬五千，在宣統二年，已超一百十萬，至民國

，增加更速，十九年增至三百十四萬，民國三十一年更增達四百二十二萬。由此可知，在此百年之間，人口增加竟達五十倍以上，其增加的速度非但為國內任何都市所不及，即在世界大都市，亦為罕見。但在此人口增加上，我人有一點宜注意的，就是上海人口的增加的動機，經濟的繁榮，尚不過是一部份的原由，最大的動機，還是由於國內政治的不安定，內亂的不停休，所以上海人口的集中，也是不自然的。

(三) 外人的投資 近代都市的發達、交通、人口、和資本，為不可缺的三個要件。上海的繁榮，除了上述的交通便利之地理上的優越條件，和人口不自然的激劇集中之外，外人的投資，也盡了極大的貢獻。外人投資，如能合理的運用，當亦無妨，而且尚能藉以興國的資本，都係直接經營的，且用於其侵略勢力的擴張，所以其便為害匪淺了。據雷麥教授在「外人在華投資論」上的估計，在一九〇二年，外人在滬投資總額為一億一千萬美金，一九一四年增至二億九千一百萬美金，一九三一年更增

達十一億一千二百二十萬美金。外人投資的增多，外商產業因而建設和經營，於是上海經濟亦隨之繁榮。

(四) 貿易的增盛 上海由於交通便利，外人投資的中心，於是對外貿易，也集中於上海了。同時，由於貿易的旺盛，更加甚上海經濟的繁榮。對外貿易，由於國人缺乏資力和人才，遂悉為外人所操縱，尤以英商為最，於是貿易的增繁，也在不合理之中，觀於進出口數額，即可知矣。進口數額增加急速，出口者則很緩慢，於是入超數字，便與年俱增。入超的激增，也成為加甚上海經濟繁榮的主因之一。

(五) 金融業的發達 外商金融機關的發達和操縱，暫且不論。華商金融業，自民元以來，為國內商業的繁盛，漸為增多。迨至民國十六年，國府奠都南京以後，上海的金銀業，更有飛躍的進展，而遂成為全國金融的中心。上海金融業的發展，也在不合理的條件之下，所以使資金的集中，結果釀成游資的充斥。

(六) 工業的發展 上海自開埠以來，外人投資的增加，民族資本的漸次長育，工業建設因而發展，成為全國工業的中心。但上海工業，在英美雄厚勢力的重壓之下，民族資本始終未能抬頭，而有合理的發展。是以上海工業的發展而繁榮，仍不得不歸功於外人的投資和經營也。

基上述，上海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是在不合理不健全的因素之中，是以上

海經濟愈繁榮，發展的畸形狀態也愈深刻。終至上海經濟的繁榮，竟與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相反。上海經濟的繁榮，外人之力匪鮮，結果上海經濟也被英美人操縱無餘。在此上述六項的繁榮因素之下，上海經濟竟成如下的狀態：

(一) 上海金融在英美系的強大金融勢力操縱之下，華商金融業被壓不得順勢的發展，致機構散漫，基礎脆弱，非但不能與英美系的金融勢力相抗衡，而竟反成爲英美銀行的附庸了。

(二) 在列國資本的暗鬥和操縱，更加國內封建資本的附隨，於是上海經濟便具有自由性和投機性的不良性格，致上海經濟動盪不定，時起風浪。

(三) 列國資本和買辦資本內操縱，更加洋貨的傾銷，使民族資本被摧殘無餘，無法尋拾頭的機會，而民族工業也受到嚴重的影響，不得順利的發展，產業基礎不能建立，何能達自給的目的呢？

(四) 由於種種因素，資金流來頗速，但自集中以後，又不得正當的出路，於是民族資本的活動，便趨於歧途，結果造成上海經濟的投機狂熱。

(五) 由入超的增加，破壞產業的自給基礎之確立，但由產業的衰落，生產的不能自給，更加甚入超的激增。入超的擴大，非但加深上海經濟的依賴性和消費性，而且尚破壞國際收支的平衡，這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極爲不利的。

由上列的經濟狀態之指出，更可知上

海經濟在不合理因素下所發展而得的繁榮狀態，是何等的健全了。

總上所述，歸納起來，上海經濟的繁榮，可得下列的結論：

(一) 上海的繁榮，不是民族資本發達的結果，不過是英美經濟勢力的擴張，外人投資的增大所促成的，因而上海經濟便成爲次殖民地化了。

(二) 在人口和民間資本的不自然集中後，更加甚上海經濟的投機性，和游資充斥的狀態。

(三) 貿易入超的激增，於上海經濟的繁榮，也很大的功績，不過入超的擴大，更加甚上海經濟的依賴性和奢侈性，使上海成爲一消費的都市。

總而言之，上海經濟的繁榮，即建在此次殖民化、投機和消費之上的。上海既爲全國經濟的核心，其之動向如此的不健全，於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當亦可想知了。是以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上海經濟動向的左右之下，亦始終未能走上正軌。上海經濟幾已成爲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上的癥結了。

迨至大東亞戰爭後，英美勢力雖已逐出，上海經濟即恢復自主，而得進入新的階段。但在貿易停頓，海外供給斷絕，游資聚集，不得正當出路之下，上海經濟亦隨之發生變化，更深入歧途，物資不足，被迫生產停頓，投機狂熱，囤積風行，促成物價暴騰，民生憔悴，較

之變後，數年間，更爲加甚，而達於極點，竟創上海開埠以來所未有之畸形發展的現象。而此空前的畸形發展，非

但使僅有的產業，被迫停止生產，而且更加甚奢侈程度的提高，消費的擴大，上海幾已成爲完全的消費都市了。而此過度的畸形發展，豈是上海經濟的真正繁榮嗎？然則在英美勢力逐出，上海經濟恢復自主後，爲何竟發生如此空前的畸形發展呢？這是在經濟自主後，未即加以澈底的改造，同時，在游資和物資

兩項不利條件之下，使原有的劣根性（即自由性、投機性、和依賴性等）完全的暴露，更爲顯著的猖獗，而成如是的狀態。此種狀態在平時已爲不容，更何況在茲戰時哉？

在今戰時，爲戰時經濟體制的確立，首當着重於戰力的培養，遂能有助於大東亞戰爭的完遂。爲培養戰力，當宜先禁絕投機囤積，以安民生，和扶助正當工商，以擴大生產力。但欲達此目的，上海經濟非加以澈底的改造不爲功，否則，復如過去的消極對策，決難奏效的。而且上海經濟的改造，除了有利於戰時經濟政策的推進之外，尚能促成上海經濟的正常發展，而得真正的繁榮。在現在的時候，上海經濟的改造，已急不容緩，爲當前之要務。

然則上海經濟要如何的改造，遂能根除此劣根性，而得進入新的安定之境，這確是一件極艱難繁重的工作。但我人不能因艱難繁重而畏却，宜克服難關而邁進，遂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在研究如何的改造，當須先確立改造的目標，使改造的推進有一方針。然則改造的目標爲何呢？茲將列舉於次：

(一) 將上海經濟的自由性和投機性，完全掃除，改轉爲統制經濟的確立。

(二) 將上海的惡性商業資本，改轉爲健全的產業資本

(三) 將依賴性奇深的上海經濟，改轉爲自給經濟的建立。

上述三個目標，如能完全的達到，於上海經濟，當能一新面目，裨益匪淺。現今當局，自參戰以後，於上海經濟，亦已着手於改造。商統會的成立，即爲上海經濟由自由經濟改轉爲統制經濟的開始；迨至租界收回後，棉紗棉布的強制收買，即爲進一步的對策，使上海的惡性商業資本，停止活動，而漸轉爲健全的產業資本；及至最近，物資的交流

圓滑和統一收購與配給，亦即努力於自給經濟的建立。由此可知，現今當局於上海經濟的改造，亦已邁向此三目標而推進，此三目標的重要，可以知之矣。總之，此三目標，都爲向統制之途上所必要的。而且此三目標，關聯密切，不可缺一的，如若缺一，則統制即將難臻高度化的境地。

在事變以後，爲防止物資的流入敵區起見，日方遂不得已而採取封鎖上海經濟的措置。迨至國府參戰以後，國內情勢轉變，此項封鎖政策已不需要，況封鎖政策實施以後，促成上海與內地農村的隔絕，造成地區自給經濟的產生，此於戰時經濟自爲相違。因而爲緩和物資移動的限制，加強物資交流的圓滑起見，遂將物資統制權交回國府，而國府便

以此交給商人自治團體辦理，而此辦理

統制事務的商人自治團體，即全國商業統制總會是也。商統會的成立，非僅爲辦理由日方交回的物資統制事務，而尚肩負推進統制改造上海經濟的重任。商總會的設於上海，其意亦即在此，冀以上海的經濟力來改造上海的經濟，迨至上海經濟的改造完竣，統制制度的確立後，乃以上海的健全之經濟力，擴及於整個和平區，則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亦能走上正軌，且向統制之途邁進。商統會爲我國推進統制的唯一機構，在今統制尚在初建之際，商統會的責任，已很重大，則將來統制的強化，統制事權的擴大，商統會責任的更爲重大，自在我人意料之中。是以現今國人對商統會的發展，均寄以厚望，期能不負使命，以完成改造上海經濟的重任。

我國當局於統制，業已積極推進，已如上述。然統制是一極繁複之事，決難短期完成者，況上海經濟又是如此的不合理，劣根性出來已久，深不易拔，並且統制的條件又未具備，是以障礙繁多，推進不易，其距上海經濟改造的目的，尚很遙遠，尚須積極的推進，努力的改造爲宜。在此實施統制以來，爲時僅八月，統制機構漸次建立，統制政策亦已有不少的設施，但上海經濟的劣根性，尙未能盡除，統制制度確立的艱難，可以想知了。但是我人對此短短的數月間之設施，亦不能寄以過大的奢望。欲速不達，古之名言，祇可取漸進的態度，忍耐的克服難關，漸次的推進，統制乃能抵於成了。

目前的統制，尙係最初步的措置，上海經濟改造的完成，尙有待於將來的積極的強化。是以今後強化統制的推進，設施尙爲很多。至於今後的統制強化對策，當仍宜本此前述三目標，因爲這三個目標，是根據上海經濟的劣根性和不健全現象而擬定的，且此三目標，誠爲醫療上海經濟病態的唯一良方。茲根據此三目標，將今後強化統制上所應注意的幾點，列舉於次：

(一) 增進生產，使上海成爲生產都市，此即爲今後改造上海經濟上所首要的任務。因爲目前的最嚴重的物價問題、產業問題、游資問題等，都由物資不足而起的，祇須生產增進，而此問題都可解決了，民生既能安定，軍需亦可充實了。現今在棉紗棉布強制收買後，上海的惡性商業資本雖已有轉向產業資本的趨向，物價問題和游資問題亦得暫時的安定，並且重要原料（如小麥、棉花等）亦已實施統一收購的措置，使原料問題可得合理的解決，然於增進生產，使上海成爲一生產的都市，其間僅隔有相當的距離。爲使達此目的，當仍須相當的努力，施以強力的生產統制，和復興產業的對策，有如：其一，產業與金融的合作，使產業獲得金融的扶助，力謀產業金融供應的圓滑；其二，在原料統一收購後，須確立合理的配給制度，使必需品工業能得充分的原料，以從事生產，如是停工的工廠，得有復工的希望了；其三，由中央儲備銀行強制的指導民族資本的活動，和由國家的力量以

吸收游資，而導入國家資本，以用於增進生產之途；其四，對非必需品生產的產業，宜限制或禁止其生產，以免物資的浪費；其五，活用囤積物資，以增強生產能力；其六，產業本身上的整頓，如經營合理化，管理科學化，以及技術改進等，以提高生產率，而爲復興產業的準備。而此數端，於產業復興，生產增進，必能有重大的助益。上海的生產都市之建設，如能完竣，非但生產與消費能恢復均衡，一切不健全的現象都能解除，以助於上海經濟的改造，而且於共榮圈的建設，亦將有重大的貢獻。

(二) 囤積之風，自棉紗棉布實施強制收買後，雖爲稍殺，但其嚴重性，仍依然存在，而未全除。囤積的發生，誠爲上海經濟發展上的一大污點，而且也是今後改造途上的一大障礙。若不能完全的根除，則其作祟於新經濟上海的建設，定將有嚴重的不良影響。是以祈望在棉紗棉布收買工作辦理完竣後，這種強制收買的手段，宜擴及於一般日用品，使囤積得完全的毀滅。

(三) 圓滑物資的交流，自商統會成立以後，已有重大的貢獻，但因統制機構的尙未完備，所以交流工作的推進，尙未能達預期的目的，這也須今後的努力推進。由物資的交流的圓滑，足以加緊都市與農村的關聯，而且尙能調整各地間物資的盈虧，和物價的參差，此項工作，在戰時期間是很重要的。今後最主要的工作，是爲加緊製成品和農產品的交流，以利兩方生產的增進，而達生活

安定，軍需充實的目的，現今當局雖已注意於此，尙望積極的推進，則自給經濟的建立，統制基礎的鞏固，以及華中經濟的繁榮，都能期待了。

(四) 確立健全的配給制度，足以得消滅黑市，穩定物價之利，復因配給量的規定，足以限制人民的消費，而利生產與消費的均衡。配給制度，爲高度統制上所必要的措置，並於戰時經濟的運用上，更見其重要了。配給制度，現今上海已有米、麵粉、油、糖、火柴、肥皂等，今後更宜擴及至一般日用品，使能全面配給，以安民生。但於配給上，我人有幾點希望：其一，配給數量須適當，至少須能適合每人的最低消費量；其二，配給貨物，宜品質劃一，以免不肖商人的舞弊；其三，物資如若不足時，宜積極設法代用品的採取，切不可延期或暫停，以免市民向黑市的搜求，而受黑市的剝削；其四，積極防止配給物資的流入黑市。而此四端，如若不能做到，則配給非但不能有利於民生，而且反由黑市的作祟，更加重市民的負擔，這是我人所宜特別注意的。是以現今如米油糖等的配給，也宜積極的改善。

今後於上海經濟的改造上，工作是何等的繁重，由此可知矣。而此項工作，又急不容緩。然此等工作，都屬強化統制的方面，均須賴於商統會去推進的，商統會責任之重，使命之大，可以想知矣。是以商統會機構的健全與否，與統制的成敗，有密切的關係，因而於商統

每日新聞社出版「往矣集」序

周 佛 海

去年十一月在東京的時候，我的朋友吉岡文六氏告訴我，每日新聞社已將我的「往矣集」譯成日文，不久即可出版。我當時告訴他上海的大陸新報，聽說也要翻譯。這本小冊子，這樣受盟邦日本的歡迎，真是我一件非常光榮的事。

這本小冊子，雖然祇是記述我個人半生苦學奮鬥的經過，但是近二十多年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變遷發展，也可以從中約略看得出來。一個苦學生出身的人，處在這個激急變化的時代巨流之中，能夠掙扎出來，到現在還能為國家社會負一部份責任，也可以說是非初料所及了。因為當時的戰友，有些被殺殉難，而成爲時代的犧牲者，有些消沉淪落，而成爲時代的落伍者。而我還偷生人間遭遇空前的驚濤駭浪，應付空前的困苦艱難，這真不知道是幸或是不幸！

：第一，因爲和平運動，還在發展進行之中，沒有成爲歷史上的事實，現在不便說出。第二，因爲和平運動的同志，其目的雖然是在救中國，是在奠定中日之間的永久和平，但是這幾年來國際關係的出人意料之外的激烈而遽急的變化，使中日的關係越加複雜，使中日之間的局勢，變成世界全體局勢的一部。原因越難，牽制越多，而全面和平，就越難實現。在這個情勢之下，不僅中國一部人士，對和平運動不會諒解，就是一部份日本人士對於和平運動，恐怕也有誤會。所以全面和平沒有完成以前，關於和平運動的經過，不願有所敘述。

辛亥革命，是中國革新自強的絕好機會。可惜一誤於袁世凱的稱帝，二誤於北洋軍閥的互相殘殺，把很好的機會，輕輕的放過去了。北伐完成，中國統一，也是中國革新自強的很好的機會。可惜一誤於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二誤於共產黨的破壞，把很好的機會，又輕輕的放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非常痛心。但是這兩個好機會，雖然沒有好好的利用，使中國一躍而成爲近代的強盛國家，然而三十年以來，中國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以及社會上，沒有不在那裏着着的進步。在這次事變前，各方面都呈着蓬勃的現象，而確立了近代國家的規模和基礎。而且中國社會的潛在力，是非常偉大的。無論經過怎樣大的破壞，因爲自力更生的力量非常雄厚，所以恢復起來，非常之快。這一點，是中國足以自豪的地方，希望盟邦日本，要加以認識。

如果因爲這本小冊子的日譯本的出版，而能增進盟邦人民對於中國青年的心理，精神，及努力的了解，以及二十年來中國政治社會變遷發展的認識，那就不單譯者的苦心有了報償，就是著者也覺得萬分光榮了。

吉岡文六氏對於中國，尤其對於中國國民黨，是有着正確的了解和熱烈的同情的。關於中日兩國人民的互相再認識，我願意和吉岡氏共同努力。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序於上海恆匯

會的動向，國人異常的注目。

商統會自本年三月中旬成立，迄今僅爲九月，況且我國經濟組織又是如此的散漫，統制機構的建立，確極艱難，欲望其短期間完成，便爲不可能的了。考諸各國，統制機構建立的健全，亦須數年之久，更何況我國哉？商統會的設立，雖非一完備無缺的統制機構，不過是能較爲適合國情和目前的環境，欲藉此便難再建更好的機構了。總之，統制機構的建立，莫要於適合國情，是以商統會的組織機構，是很合理的，祇須逐步的改進，便不難抵於完美之境。因而我人爲欲改造上海經濟，和高度統制的推進，惟有望於商統會機構的強化。對於商統會機構的強化，我人有下列數點的希望：

(一) 加緊對政治力的連繫，使商統會的機構能得強化，和統制權的能得集中。

(二) 商統會宜與財界合作，以利游資的導入產業之途。

(三) 商統會宜與國家資本合作，而從速確立由國家資本經商統會而指導民族資本活動的體制。

(四) 商統會對產業方面宜切實的連絡，加緊的合作，以利生產的增進。

商統會如能依此而切實的強化，則於上海經濟的改造，定有重大的貢獻。商統會的成立，便爲上海經濟改造的開始，則今後商統會的強化，也便是上海經濟改造的邁進。商統會在上海經濟上的重要，不難的想知，是在今後上海經濟的改造，更爲國人所重視。



世界的決戰與戰後問題

錢 今 葛

世界的戰事將於本年內結束嗎？它將如何結束呢？我們相信這是世界上此時每一個人所欲解答的問題。

負責歐責任的英軍司令蒙甘茂萊將軍，曾於二月初明白地說，歐戰將於本年內結束。同時羅斯福在一年一月致議會之咨文中，也以本年為戰爭之最後階段。在羅氏這個咨文中，所謂戰爭當然也包括大東亞的戰事在內。再知軸心國方面無論日德雙方，亦均認定本年為決勝的重大關鍵。因此，日本國會於二月五日遂通過必勝議案，而希特勒元首於德國社黨執政十一週年時，更坦白地承認此次戰爭的勝利者僅有一方，即非德即蘇。所以在這樣重大的戰局樞紐上，實在可以證明此次戰爭不僅將判定參戰者之最後勝利，且亦為參戰各國之存亡所繫。以現時國際形勢而論，主要的參戰國家如日本中國蘇聯德國英國及美國，無不將隨決戰勝負之判明而使其國家的前途發生根本的變化。為了這個緣故，決戰與戰後問題乃發生連帶關係。明瞭了這二種局勢，我們才能知道戰事能否於本年結束，而將如何結束。

(一) 決戰形勢的盡測

構成此次世界大戰的，毫無疑義地乃有三大決戰的重心。第一，為大東亞方面的戰事，其主要的作戰對手為日美英三國；第二，為歐洲的東線戰事，其主要的作戰對手為德蘇二國；第三，為歐洲的西線與南線，其主要的作戰對手為德美英三國。這三大決戰的重心，迄今持有其唯一奇特的現象，這便是日蘇二國間的中立關係，使亞歐二洲大部的戰事分隔開來，甚至即此形成了戰局前途演變的核心。因此，有很多人認為德蘇戰爭的變化，乃握有決定一切世界戰局歸趨的力量，故目之為決戰的核心。然而我們要知道，苟無大東亞戰爭的發生，德蘇戰爭也並無世界的意味。尤其英美為日本攻勢所逐出東亞主要戰場的事實，更可告訴我們今日協約軍側重攻歐戰略的基本原因。在這個原因裏，我們更不難發現英美二國親蘇勢力的擴張，於是過去它們國內對德的綏靖份子乃漸見斂跡，而造成了此時侵歐的野心。所以與其說過去二年蘇軍反攻的成績迫使德軍不得不在東綫採取彈性戰略，倒毋寧承認由大東亞戰爭中日本無敵攻勢所展開的世界複雜形勢，終於促迫盎格羅

薩克遜人民與斯拉夫民族攜手而對歐洲大陸作吞嚥的競賽。那末我們苟欲脫出紅軍宣傳家之欺騙，怎樣能不首對大東亞的決戰加以重視呢？顯然東線的戰事雖能影響及整個歐戰姿態，但大東亞的戰事却足以根本改造整個世界作戰的前途。歐洲能否避免盎格羅薩克遜與斯拉夫人民的浩劫，固然有待乎德軍今後之新戰略出奇制勝，但其重大關鍵還握於日德軸心合作繼續強化的事實。蓋在日德之間縱以日蘇之中立而使德蘇戰爭與東亞相隔離，但站在擊滅英美的目標上却是一致的。故際此世界入於決戰的最後階段，日駐德大使，於一月二十三日往訪希特勒元首詳商戰略是很值得注意的。

由於如上的見解我們始終相信大東亞戰爭的決戰姿態，將決定歐戰前途的演變，不論何國的評論家，此時必須承認在此次戰爭中日本已一躍而成爲世界最強之帝國，且擁有東亞數億人衆，其中七千萬爲無匹之優秀軍隊。不僅如是，日本今已擁有戰爭所必需之豐富資源，更占軍事上之優越地位，其飛機場及海上交通路已密如網石。故日本在東亞之勝利姿態，實乃反軸心軍對德決戰之一大危險。扼於此種威脅之存在，英美如欲在歐呼應蘇聯之冬季與春季攻勢而作登陸之嘗試，勢必先對東亞作制服日本之行動。於是大東亞戰線的決戰日期乃益以逼近，我們只要對本年初所展開之南太平洋空戰達乎嚴重之階段便可恍然。雖然此項戰績迄於一月二十七日爲止，往襲拉巴爾之敵機被日軍所擊落者竟佔百分之二十八，但到了二月此項跳島戰術漸被放棄，而改採對日本土進襲的中部太平洋新攻勢。此一攻勢乃以吉爾貝特羣島爲據點，進取馬紹爾及委任統治島而達到轟炸日本之目的。是以反軸心軍改採此突入日軍內綫防禦地域之重要任務，乃在於一方面截斷南方日軍佔領地區之資源地帶與日本本土間之運輸綫，使日軍軍需資源陷於枯竭，同時在另一方面進窺日海軍基地托拉克島或小笠原島俾由是展開威脅性的對日直接轟炸，而完成他們在大東亞方面之最後攻勢。據南京七日中央社電訊所稱，反軸心軍爲達成此項任務起見，已進行包圍大東亞之戰略：即麥克奧塞自南方進攻，蒙特巴頓自西南進攻，尼末資由中南太平洋方面及北方進攻。因此緬印方面新攻勢之展開而在二月初轉入激烈的階段。在此一方面的戰事，過去本已經過了三次的大戰：即去年阿拉坎的春季戰役，去年十月怒江之役及去年十一月末之緬北富貢之役，在阿拉坎戰役中，日軍曾在兩月內完成了對英印軍的大包圍殲滅其十四師團及第八旅團。在怒江之戰中，渝軍因英美軍首腦部不守同時攻擊之約，使其奪回緬甸企圖完全瓦解。最後富貢之戰，渝軍所受損失更見慘

重。迨二月四日新作戰開始，印度國民軍精銳部隊業已參加作戰，也許由此可造成進擊新德里之第一步。此時在緬甸馬猶半島，布其頓，日溪正面之敵軍正向日溪北方之文達及布其頓方面挺進，同時渝軍一部向福根溪谷方面進攻，一部則在緬北蠢動，故此大會戰將證明英軍能不與渝軍取得完全之合作，而更足以顯示日印二軍之新作戰精神能否重造等二次阿拉坎的輝煌戰果。

次言歐洲戰局，筆者曾於二月一日號本刊刊明蘇聯的冬季攻勢，其重點乃在南路。雖然蘇聯以蘇波問題的周折，促其於一月十四日波蘭拒絕蘇聯劃界的聲明後即改採北路進攻之戰略，而在戈伏洛夫將軍（列寧城戰線中路總司令），梅列次科夫將軍（列寧城戰線南路總司令）南北夾擊及與波羅的海岸第一第二兩戰線總司令格朗納將軍及句波夫將軍互相呼應之下，首先衝破德軍之包圍網而沿魯加河激速西進，以圖一股穿通至愛沙尼亞之國境，但此項計劃終受沼澤森林地帶及泥濘季節早降之障礙而暫時停頓。故除非是氣候驟變，蘇軍在北路的前進展也只能到此為止，何況列寧城南部戰線在伊爾明湖之南，蘇軍作戰迄今並未順利哩！筆者不信德蘇戰爭之未來焦點還是在於南路，第一因為自德軍撤離羅夫諾及魯賓克後離波蘭國境已僅五十公里；第二因為自勞格萊皮希經歇希哥夫至特尼泊羅彼特羅夫斯克一帶，德軍已布成了新攻勢的基地，即使在第三烏克蘭戰線內之尼哥波爾已為蘇軍所

收復，但為泊河灣曲部份強大德軍之存在，終為蘇軍進窺羅馬尼亞國境及克里米之障礙。是以蘇軍苟不能得志於北方戰線，勢必重對南方戰線作白熱化的衝擊，可是如果蘇軍無法擊破列寧城南戰線（伏爾霍夫戰線）德軍在諾伏哥洛德之西及伊爾明湖南方之堅強設防地帶，那末對大聶泊河套的爭奪戰恐亦將十分費力吧。從這樣的形勢中，我們很有理由說，德軍在東線作戰的主動權固猶未失去。此後，蘇聯對於南北作戰重心之選擇，恐還是要受德軍此種主動的以攻作守的戰略牽制而繼續陷於舉棋未定之局。我們不要看到了德軍之撤離羅夫諾與魯賓克，以為蘇軍不久定能長驅入波，實則德軍在克里伏洛格·尼高萊也夫與赫爾遜三方的堅強防禦網未破以前，蘇軍對波進攻的戰線延長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德軍在白寺（貝拉耶齊爾科夫）與乞爾加塞之間，更是能夠隨時予蘇軍第一烏克蘭戰線與第二烏克蘭戰線之會師點上威脅的。這便是自從蘇軍攻之維尼察城以後，迄今猶未能進軍莫奈萊·波陶爾斯基，加敏尼資·波陶爾斯克與巴爾泰以窺羅馬尼亞油由區之理由。

此後戰局的趨勢，蘇軍在北方除以全力爭取那爾伐以便從邱德斯科耶湖之北方打通至泰林（愛沙尼亞國都）之鐵路外，將加重尼維爾，諾伏蘇科爾尼克與那斯伐以北之攻勢以衝破德軍在列寧城南路一線之堅強陣地；對於南方戰線最近必將在第二及第三烏克蘭戰線，重啓激烈的戰事。然而無論如何，蘇軍本年的

冬季攻勢固不能獲取同於去年史城戰役的成功，即如在春季攻勢裏能否驅逐全部德軍於國境戰線以外還是一個問題哩

至於歐洲西線與南線的戰事，自反

軸心軍於一月下旬在納吐諾登陸發動進攻羅馬戰役之後，不僅毫無進展，且反予德軍向英美軍之安齊阿及納吐諾橋頭堡展開攻勢之機會。這個反軸心軍的失敗經驗，當然對其開建西歐戰線之心理將給以重大的刺激。同時更因大東亞方面決戰方始，所謂以法比西海岸為目標之大攻勢，能否於二月底三月初開始還是一重懸案。不過，當然為了羅斯福競選四任總統着想，如果他們在大東亞方面的進攻遭到慘敗或停滯之後，這個早熟的仗歐計劃是不難草率地作孤注之一擲的。在這裏我們要指出的，乃是德軍應付此東西二方戰線的戰略。我們毋庸諱言，德軍在東線正遇蘇軍向國境之進衝反擊，在南線存續着規模雖小而影響甚大的戰事，在西線更須一刻不怠地注視着觀戰海岸偷襲的數百萬英美大軍，這乃是一件如 難的境遇。但德軍毫不遲疑地採取了一個最堅強的防衛的守勢決戰策略，故終於使戰局的最後決戰延長到今年。此時日本飛機之增產已經成功，給英美以致命的打擊想在不遠了。英美今後不能僅在東亞方面印步，而必須是徹底的覆滅，那末德軍縮短戰線的戰略實是避免上次大戰覆轍重演的唯一可能步驟。基於這些理由，協約軍的春季攻勢無論在歐洲還是亞洲，都不免

具有最後決戰中真正顯現雌雄的意義，凡是要求得勝利的任何一方俱不能坐失這個時機乃是極顯明的事實。

(二) 戰後問題

今年既是世界決戰最後的階段，戰後問題乃愈見其緊迫。一講到這個問題，我們很容易給英美的宣傳家所欺騙。因為在大東亞戰前羅邱在艦上所定出的大西洋憲章，早已描出了戰後問題之姿態。其實這些都是一些空泛的原則，甚且其離事實太遠的程度或猶過於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政策。因為羅邱的首次會談雖或已感到對日必戰的危機，然猶不知其自身在東亞之戰敗。何況自日本攻勢順利發展之後，歐洲東線戰爭即發生重大的變質，不僅英國重登戰場，且黏住了美國對歐的戰事。故大西洋憲章如果不是羅邱二氏在艦上「坐井觀天」的空論，也只能是他們基於自私觀點所作對未來世界之「畫餅充饑」。事實上，從去年一年決戰形勢的變遷中已提出了一個蘇聯問題，於是戰後的實際問題乃逐漸透現於世界。蘇聯為什麼要成爲問題呢？這不是說蘇聯已有脫出反軸心陣容之可能，乃是指英美兩國由歷屆羅邱會談所做的征服後支配世界的夢囈已到了清醒的時候了。自從英美以壓力加諸日本而迫其宣戰之後，他們那時並沒有想到其自身同時乘於亞歐二洲戰事之結果，即使其勝利迷夢能如願以償，也有把此種勝利皇冠讓蘇聯奪去的可能。顯然他們並沒有看出在德蘇戰爭之一旁，能

使日蘇中立關係維持到決戰的現在或甚至決戰的終止。事實勝雄辯，英美爲了要支配世界，不惜採取亞歐兩面的作戰，其最大受益的當然是蘇聯。蘇聯史太林城的勝利固然不是蘇聯自身戰鬥力強於德軍的結果，即如去夏庫爾斯克與今年冬季或甚而春季的決戰，亦每因兵力分散於他處之故，使德軍不得不時取彈性的縮短陣線之戰略。所以我們雖然不能遂對美國的頑固派由此所唱出的第三次大戰作何奢望，至少蘇聯之成爲戰後一大問題已無疑問。

此時決戰的演變如何，我們雖或尙難作過早的推論，但蘇聯受大東亞戰後世界時局改觀之所賜即已毋可否認，故時至今日有一事可得爲肯定者即蘇聯在美國侵略世界之陰謀中已成爲火中取栗之人，它不僅將避免瓦解，且將繼續爲英美唯一可能之略敵者。德國宣傳部長郭培爾氏在木年新春獻詞中，已說明在德軍維護歐洲被英美侵略時對蘇軍反攻加以阻止。這便是充分地證明德軍因牽於英美之窺伺於西，不能再對蘇展開新的進攻。故今後的問題乃在德軍能阻止蘇軍之反攻至於如何之程度而已。總之，蘇聯勢力之擴大，正如希特勒元首在乘政十一週紀念時所說，乃爲歐洲大陸之嚴重威脅。如果德國在其捍衛歐洲的責任中不幸失敗，英美不僅不能對歐作自利的侵略，亦日大有引狼入室之概。然而事態的演變或猶不盡如此，因爲德國雖爲了護衛歐洲大陸之被侵略，使其較廢了肅清共禍的宏志，但蘇聯

今後的政略亦大可注意。

二月初蘇聯最高會議發表關於改組國防及外交兩人民委員部時，莫洛托夫曾有如下之演說：

「紅軍昔爲蘇聯全國之軍隊，並非由蘇維埃各共和國之各別部隊所組成。蘇政府現提議建立蘇聯各共和國之軍隊，以爲紅軍之一部分，故蘇維埃聯邦應設立國防委員會以適應新組織。在紅軍中雖早已由各民族之部隊存在，即立陶宛，拉特維亞，愛沙尼亞，喬治亞，亞曼尼亞及其它之軍隊是自今日始，蘇聯一切，人民於紅軍中有其適當之地位，：：：每人均知紅軍 爲 放立陶宛，拉特維亞，愛沙尼亞，慕爾達維亞及加里羅芬蘭共和國而戰，且紅軍不獨解放本國各民族數百萬人民，亦爲民主國家之自由而戰也。：：：此在東西各國間均視爲蘇聯權威之加強，蘇聯之國際政府關係向係集中於聯邦之委員會處理，而政府現提議授權於各共和國，使其與外國開建直接關係與商訂條約，故蘇維埃各邦均須各自設立外交委員會，而自聯邦委員會改爲各別之外交委員會，俾蘇聯以泛斯拉夫之外交政策以活動於國際間。：：：」

我們在蘇聯這個憲法修改中有兩點可提起注意：(一)蘇聯紅軍將越出其所謂衛國戰爭之範圍而進行對其他民族之解放戰，(二)正式開始泛斯拉夫主義之新外交政策。對這二點，我們考其用意實完 爲了一件事，這是什麼呢？直截了當地說，這便是蘇聯的國境糾紛。

我們久所知道在蘇聯國內早有波蘭解放軍之存在，且從其擁立南斯拉夫 黨首領基多以抗米漢洛維基的事實上，更可知蘇聯也早有把波蘭置諸掌握的决心了。同時蘇聯看到了英美對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之因循政策，乃愈益加重了它對波的野心，於是終於拒絕了美國對蘇波衝突之調停獻議。原來存在於蘇波兩國間之寇松線一問題，自去年三月即發生紛爭，遷延至今乃成爲反軸心陣營內部的重大課題。按寇松線乃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將畢時，英美法義四國舉行聯合最高會議時，由英外相寇松所提出蘇波國境線之提案。其大體與此次大戰後德蘇雙方劃定之新國境線相同。一九一九年當時波蘭任反赤之先鋒，曾得協約國之支持，但繼因美國不欲波蘭過於強大，乃提議遵照寇松線劃界，且謂此線爲兩大民族最妥當之自然國境，以達成蘇波之休戰。波蘭爲徹底反抗此事起見，乃於一九二〇年大舉入侵蘇境，且曾一度佔領基輔，但不久爲杜哈捷夫斯基將軍所率之哥薩克騎兵所敗，甚至反被突破寇松線進至華沙郊外，事後卒賴法軍援始迫蘇軍退回本國。一九二一年在里加召開和平會議簽訂蘇波和約，乃劃蘇波國境線於距寇松線極遠之東方，此即此次大戰前原有之蘇波國境線。可是當時波蘭乃有上次戰勝的法國爲助，始能完成畢爾蘇資基之復國壯志，此次戰後波蘭之足以成爲阻抑蘇聯西進之唯一堡壘，其理亦甚明白。所以英美雖不願馬上與蘇破臉，固亦含有上次戰後法波波蘭以抑挫蘇聯成勢之心。因他們不能再造出一個惡例使其對一切歐洲小國發生重大的影響了。按歐洲之屬

於斯拉夫種族者除波蘭外，尚有捷克，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諸國，蘇聯在此決戰之最後階段修改憲法，實含有重大作用。不過如果蘇聯爲了波蘭問題，不惜變更其衛國戰爭之新形勢，且唱出泛斯拉夫聯盟(此事已由捷克流亡總統貝納士提議)之口號，實爲決戰末 蘇聯奪取戰後先聲優勢之張本。我們觀於其改組人民外交委員會後，蘇聯之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即任命前蘇聯外交科爾尼楚克爲烏克蘭外交人民委員，其在決戰之後即將發動泛斯拉夫集團之外交攻勢已無置疑之餘地。故在實際的戰後問題中其頂複雜的當無出於將來的泛斯拉夫民族主義，將如何與泛盎格羅薩克遜民族主義互相調節之右。

此外，將構成戰後問題的，便是大東亞的民族共榮主義所提出之人種差別廢除問題。當然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戰局將如何結束，然有一事可以與蘇聯問題一樣肯定地存續的，便是大東亞民族的團結與人種差別廢除之世界運動。我們此時雖不能對此作何預測，但深知在泛盎格羅薩克遜主義與泛斯拉夫主義之衝突中，大東亞民族之團結正如維特兩物均衡所不能少之槓桿。讓我們不要耗廢時日吧。我們應當充分地誘導以日蘇中立而足能使世界改觀的一種局勢，作其最後決戰的政略，而開拓出戰後採取自主的原動力。關於這個人種差別廢除問題，在下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早提出了堅定的主張，所惜者即當時大東亞人民還沒有團結，所以並沒有任何行動做主張的後盾。我們希望此次戰後，大東亞人民不要再失掉這個機會，尤其在斯拉夫與盎格羅薩克遜之合作或對峙狀態中，大東亞人民的團結不必細說已具有顯足爲三的實際勢力吧！



婦女本職的再認識

楊 絢 霄

目前的婦女解放運動確是失敗了的，婦女既不想在荆棘重重的職業上打開一條血路，但同時却又拋棄了她們天賦的神聖責任。在日擊心悻之餘，便大胆地寫成了這篇「婦女本職的再認識」，想藉這個大聲疾呼來喚醒親愛的姐妹，俾他們能以全力充實自己，奮發進取：一方面去肅清目前殘存的一切缺點，一方面保留着她們「性」和「母性」的滿足，重奠家庭制度於磐石之上，爭取婦女獨立於最近的將來！一得之愚，幸勿以「倒車論」視之。

三十三年二月六日約書識。

「舊瓶既已破碎，新酒（解放後的婦女）當傾注於怎樣的一種容器中呢？這便是一切問題中的根本問題。」

——布斯（M. Booth）

自從後漢班彪的女兒昭把歷來那些極其散漫而浮泛的男尊女卑的大道理搬在一起，並同時熔在她那煌煌巨製的「女誡」以後，無疑地，婦女的頸項上就給套上了一條牢不可破的鐵練而喘不過氣來。幸而清代出了一個李汝珍，他以文學的手腕大胆地寫出了一部叫做「鏡花緣」的小說，儘量地發揮許多保護女權的高見；接着俞正燮又寫了好些文章，竭力反對纏足，多妻，守貞，守節；於是婦女也就成了問題，促起了社會人士的注意。嗣後，康廣仁創設天足會，梁啟超鼓吹女學，而「愛自由者金一」在他所著的「女界鐘」裏更倡言婦女參政，於是婦女解放的浪潮便有了飛躍式的

進展。到了民國五年，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一九一六年」的論文，主張婦女應被征服者的地位起來居於征服者的地位，自此而後，討論婦女問題的書報便像風起雲湧般地出現於坊間，而婦女解放團體也就像雨後春筍般地崛起於國內。綜括牠們的主旨，無非主張婦女之在教育上，文化上，宗教上，道德上，經濟上，職業上，法律上，以及政治上應和男子處於絕對平等的地位。等到五四運動發生，婦女解放的聲浪更是響徹雲霄。時迄今日，歷史的輪子已經把婦女從高壓的悲慘的境地裏曳出；她們已經從三寸金蓮到裸腿高跟，從「內言不出於閭」到參加政治鬥爭或社會活動，從「婦無二適之文」到離婚自由，從「婦女無才便是德」到女學士，女教授……無論在自身或社會地位上，婦女都像成了獨立自由的人。僅

僅四五十個年頭，居然肅清了數千年來的重重桎梏，實現了一男女同權同機」的理想；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不過，事實究竟勝過

雄辯，揭穿來說，婦女雖然藉解放運動而擺脫了男性的羈絆，但解放運動却又替婦女鑄造了新的鎖鑊。不信，請看那些跳出了家庭的婦女不是又投進了機關，團體，銀行，學校，公司，商店或工廠的樊籠？她們在這些職業的圈子裏祇不過充當一些「跑龍套」的角色，更不幸地而流為「花瓶」或「皇后」——則

作為男性職員的調笑品，一則作為經理老闆的搖錢樹；使智識階級意志薄弱的婦女墮入了萬劫的深淵而不克自拔。實際上，所謂謀取經濟獨立不但犧牲了色相，而由勞力汗血所換得的酬報更不足以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誠然，目前也有女教師，女法官，女醫生，女工程師……等，但她們却得不到像她們的男同事那樣的信仰，也得不到和男同事那同樣的報酬。說得再透澈些，請再回頭看看這政治經濟大權本來就操在男子掌中的男性中心社會吧，許多男子不也是在壓迫和困苦中消磨他們的歲月？何曾能夠解決他們的生活？婦女把握了這一點，就不難明瞭單祇從事狹義的婦女運動，僅僅讚美那個動聽的婦女獨立，不祇阻礙了婦女天性的發展，抑且杜塞了婦女幸福的源泉。誠如戈爾達曼小姐（Miss E. Goldman）所說：「那些經濟獨立的婦女底悲劇，祇在少數的例子中便體現出來了。實在，現代的婦女對於世界和人性智識的，的確是要超過她們前代的姊妹們；但正因這一理由，她們才深深地感到生命要素的欠闕——沒有這種生命的要素，多數的婦女祇不過變成職業的機械而已！」

一般稚氣十足無聊已極的文人，他們似乎也關懷着婦女的解放問題，但他們就在這一點上給予婦女以莫大的污辱。在他們那淺陋的目光中，以為女權運動者正該像法國的女文豪喬治·桑，那樣地專鬧戀愛劇，先嫁給杜達望男爵，後來又熱戀着朱耳斯·桑坦，繼之是伯羅斯帕·美理彌，是奄爾甫拉·繆琴，是比蒂奧·巴齊羅，是蘭拉莎斯頓·密爾爾，是法蘭科斯·勾勞。總之，他們以為解放無非是種毫無忌憚的放縱浪漫的生活。對於這種荒謬絕倫的描寫，女權運動者當然也會表示過憤懣並加以駁斥，但結果却一無所獲；這原是因為在事實上，真能了解自由真諦的解放婦女究竟是很少的。

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目前的婦女運動是失敗了的，因為倡導女權論者是過度地固執着違反自然的理論以及過度地重視了窄隘膚淺的自尊。他們祇斤斤於和男子競勝——以男性的既得權利和自由為茶點，進而努力獲致和男性同等的權利和自由。布斯在「婦女與社會」一書裏說：「絕對的平等，在功能懸殊的人類之間是不可能的。要是有一個男子

Miss E. Goldman) 所說：「那些經濟獨立的婦女底悲劇，祇在少數的例子中便體現出來了。實在，現代的婦女對於世界和人性智識的，的確是要超過她們前代的姊妹們；但正因這一理由，她們才深深地感到生命要素的欠闕——沒有這種生命的要素，多數的婦女祇不過變成職業的機械而已！」

一般稚氣十足無聊已極的文人，他們似乎也關懷着婦女的解放問題，但他們就在這一點上給予婦女以莫大的污辱。在他們那淺陋的目光中，以為女權運動者正該像法國的女文豪喬治·桑，那樣地專鬧戀愛劇，先嫁給杜達望男爵，後來又熱戀着朱耳斯·桑坦，繼之是伯羅斯帕·美理彌，是奄爾甫拉·繆琴，是比蒂奧·巴齊羅，是蘭拉莎斯頓·密爾爾，是法蘭科斯·勾勞。總之，他們以為解放無非是種毫無忌憚的放縱浪漫的生活。對於這種荒謬絕倫的描寫，女權運動者當然也會表示過憤懣並加以駁斥，但結果却一無所獲；這原是因為在事實上，真能了解自由真諦的解放婦女究竟是很少的。

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目前的婦女運動是失敗了的，因為倡導女權論者是過度地固執着違反自然的理論以及過度地重視了窄隘膚淺的自尊。他們祇斤斤於和男子競勝——以男性的既得權利和自由為茶點，進而努力獲致和男性同等的權利和自由。布斯在「婦女與社會」一書裏說：「絕對的平等，在功能懸殊的人類之間是不可能的。要是有一個男子

說：「我要求享受一回生小孩子的那種驚人動魄的經驗合權利」，那末，平等的學說還能成立嗎？所以機會均等的實行，還要慎重考慮兩性的根本差異。這是極其明顯的事。一個男子雖不能在生小孩子的這一點上和婦女處於平等的地位，但在別的地方却可能享受相等的經驗。反過來說，婦女即使不能從事水手或開礦的工作，但却可以在其他更合乎她們體格的職業上去表現她們的能力。少數狂妄的平等論者，企圖純然否認男女間之重要的差別底存在，這顯然是種武斷的，非科學的，不可以理喻的考考，是不值得絲毫注意的。可知真正的解放便應該從解放中把精神解放出來，而不祇在謀取名義上的平等或者是祇在擺脫外部的壓抑。實際上，倘若婦女不去尊重她們天性的要求——姑不論這種要求是熱愛一個丈夫或者是養育一個小孩，她們就不配做一個解放的婦女！英國文豪柏萊恩特 (Bryant) 曾經說過：「現今很多人說婦女的命運是悲慘的，她們的生活太窄小，因為她們必須熱心在家庭裏來料理瑣務和教養子女，因而有人主張她們應有獲得別種職業的權利。這要求原是自然而合理的。但我以為——我知道我的見解是不會受到歡迎的——這是由於例外而暫時的情形，絕不是永恆不變的。因為婦女究竟應該想到去做她們天性指示她們應做的事：使男子快樂，撫育小孩；盡她們的能力使人類文明，並以文明的火炬傳諸後世。」根據事實來說，那些一生以她們的愛人底安慰和她

們的小孩底幸福為命的家庭婦女，的確是要比較那些深現在社會表層專趁熱鬧好趨時髦的交際婦女以及那些不曾埋有苦幹某種實際工作的解放婦女更自然，更溫暖，更真實，更有人性！解放論者也許會罵我該受炮烙的異端，但誰又能否定慕魯華 (A. Maurois) 所說的：「逃避家庭便是逃避那個最初是自然的繼而是志願的結合，那無異是趨向另一不自然的結合，走向寺院，走向瘋狂」底警語呢？

「生而為女性就免不了為妻為母」的一個事實，是誰也不能否定的。我們固然可以說婦女除了為妻為母以外還能做別的事，但我們却不能說婦女無須為妻為母。誠然，中饋，縫紉，事夫，哺養，教育……都是女性的額外負擔，這種負擔雖然得因科學的進步與夫社會的改良而能減免若干，但總不能卸除殆盡。不但如此，將來也許會因人類慾望的增加而添上了其他許多現在所沒有的負擔。因而除非郝胥萊 (Huxley) 的新世界 (The Brave New World) 底幻夢得以實現，女性還是一定要為妻為母的。

筆者生而不幸(?) 為女子，沒有資格做那「護道」先生，所以對於女性，不但沒有掩沒她們個人自覺的任何企圖，相反地，却祇有希望她們能夠強化她們的個人自覺，務必把自己當做是家庭的天然支持者，把為妻為母當做是一種不可避的神聖職責，當做是一種實現自己的唯一手段。老實說，女性的敵就

是女性自己。要是婦女真的覺悟到本身地位並不亞於男子——甚或超過男子，把為妻為母當做是一種無上元榮的事業而絕不是什末奴化的使役，那末，國家社會當然就會承認婦女之優越的地位以及超卓的價值。正因為婦女沒有這種崇高的覺心，把神怪的天職當做是屈辱的勾當，於是才墮落到現在這種地步。不信請看：一向被人們稱為仇視女性的斯德琳堡 (A. Strindberg) 但他在他的某作品中却借了女主人公的口而叫出了：「我有男子們所缺如的小孩子底本領！」這句話十足能為女性揚眉吐氣，而我們的新女性也正該有這種自覺的優越感才能避免男性的歧視。

雖然，在哈達伽達拉以及在故鄉裏，易卜生 (H. Ibsen) 和蘇達曼 (H. Sudermann) 都曾借過女主人公的身子透露過反對家庭和逃避家庭的論調；但是這些類型的女性，無非是英國卡本泰 (Carpenter) 所說的第三性而已，對於國家社會是祇有害而百無一益的。布斯說：「近代的生活雖然繁曠已極，但男女分工的局面却並不因此而必有變動。男子的基本職責是在生產食糧和財富，而婦女的基本職責則在生育小孩。婦女主義者竭力想來擾亂這種分工的現象，以致百千萬的男子沒有工做，百千萬的婦女不生小孩！」這不是社會的悲劇還是什末？因而目前的婦女解放運動祇不過是使社會陷於更不幸的局面而已。這不是筆者想把歷史的車輪拉向後轉，也不是想把婦女趕到過去的時代去做那懶

妻愚母，更不是要把婦女坑在舊的陷阱中而不許她們出來瞧瞧新天地。我的意思是說，婦女一方面固然可以從事某些無傷身體無損人格的職業，但在人性未會改革以前，不論家庭怎樣社會化，婦女總不失為家庭的柱石，慈愛的重心，而根據男女分工合作的原則，婦女之為妻為母，依舊是最高貴的任務，最光榮的職責。

歷史告訴我們：被壓迫階層要想脫離主子的束縛而謀取真正的解放，是非由於本身的努力不可的。婦女的解放運動何能例外？婦女本身必須要有取得解放的力量，然後才能實現她們所稀冀的自由，所以第一步工作，便是充實自己。在體魄方面，要有健康的軀格，端莊的態度，活潑的行動，適度的禮貌，大方的風度以及光明的舉措。在智能方面，要有專門的學識，普通的常識，實用的技能以及正確的人生觀。在精神方面，要刻苦耐勞，仁慈和靄，樸實節儉，鎮靜堅決，奮發進取，誠實勇敢。儘量發揮母性的偉大，保持女性的特長，使家庭成為雍穆而摯愛的天堂。英國文豪 (W. M. Thackeray) 說：「婦女應是賢內助，謙和的化身，儉樸的主婦，男子最敬愛的珍寶。她待人溫和，處事謹慎，生活愉快，一切都佈置得有條不紊。她是夫君的慰藉，家庭的明星，子女的衛護，僕役的導師。她有伶俐的眼，安謐的舌，勞動的手，慈祥的心。她的說話是音樂，容貌是溫暖，心地是仁愛，靈魂是高潔。她是上帝賜給男子的恩

物，患難中的伴侶，平時的合作助手。總之，她是天地間的主寶，上帝的拿手傑作。「老實說，唯有這樣的婦女才能算是一個業經解放的典型人物！」

破壞和建設，作惡或為善，祇是「一轉念」之間的事。易卜生的海上夫人裏的梵格爾，當答應他的妻子奄麗丹自決在留的時候，奄麗丹曾經這樣說：「這末一來，一切都將為之改觀了！」於是她竟一反往日之所為。毫無怨言地留在梵格爾的家裏做後妻後母。這一事例，普通都把他當做是自由戀愛的好結果，但我却認為這是心機一轉的好榜樣。梵格爾以前的確熱愛過奄麗丹，但她總以為為妻為母乃是一件辛苦不過的事；可是心機一轉，一切竟都變了樣。所謂：「煩惱即菩提」，倒不一定是宗教上的妙談呀！

況且，所謂苦樂，實際上並不是由於工作的環境，主要的還是基於內心的感應。晉時陶侃並不以晨夕運甕為苦，相反地却感到快樂；但是運甕之對於勞工，却明顯地是種苦役。可知苦樂乃視「出於本心」抑或「由於外力」而定。要是新女性忘却了男女生理上的差別以及心靈上的懸殊，認為妻為母是種替男性作嫁的卑賤職務，那末，不論社會進展到如何程度，女性解放到如何程度，而擺在女性面前的，也祇有苦而無所謂樂的！

現在很多人都以為：婦女之所以落後，乃是由於男子長期壓制和愚弄所逐漸形成的結果，這雖不無相當的道理，但

總缺少事實的證明。老實說，她不論男

子怎樣強暴，但到底是很難擊毀女性之真正的自覺和決心的。且看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的的女主人公娜拉吧！在丈夫郝茂

耳高興時她被稱做「小鳥兒！」「小寶貝！」「我親愛的！」「我的小松鼠！」在丈夫煩惱時她即被咒做是「不懂事的給丈夫惹禍的女人。」但這在某種意義上，乃是由於娜拉之缺乏自覺和決心而自願做那「玩偶」「奴隸」或「丈夫之性的享樂品」底緣故。否則，不論誰做了郝茂耳，也還是不能馴服娜拉的！

卡本泰在他所著的「戀愛論」中不是說過：「當午後三四點鐘，試到繁華的街道上溜達一會，那末，映人你眼簾的，將會使你痛心無已！不知道有多少婦女——全是一些人形玩物的婦女，目光灼灼地凝視着陳列窗內之五顏六色的裝飾品！」試問：這是出於男子的壓迫還是本諸婦女的自願？所以我總以為：男女雙方必須各自發揮其雙雙的所缺，也就是「婦女與母性」的著者薩理萊(D. W. Saleley)所謂：「婦女要和男子競爭，祇要拿出她們本來的特性。」唯有婦女真的拿出她們本來的特性，和男子站在一條陣線上，共同肩起大規模的改革底責任，然後才能完成真正的婦女解放！到那時，所謂婦女問題者，也祇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而已！

第二次大徵文啟事

(一) 徵求「實話」文稿

過去的租界為英美對華侵略的最大基地，並被英美人所操縱把持，這是無庸贅言的。在租界中國的主權完全被漠視，在租界特權的庇護下，英美人橫行闊步，這是我們時常所目擊的。在租界被中國收回，而面目一新的今日，回顧過去，暴露英美人的罪惡，不一定是無意義的吧？他們的作法極巧妙地披飾着，所以不容易出現其本質。可是在今日看來，英美人所計劃的偽善，欺騙，奸策等等，已深深地侵入我們潔白的民族魂裏。我們已經充分地體驗或山各方面聽見他們那樣巧妙的手段。因此本刊為暴露英美的虛偽，以及其真相和本性，以資昂揚對英美和英美人的戰意和敵愾心起見，特徵求各位關於過去英美人在華的行動的體驗和見聞的文稿。茲規定簡約如左：

- 一、篇數不拘，惟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限。
- 二、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三、人名，地名等無妨用假名，但須為實話。

(二) 徵求風土記

讀者諸位的家鄉，一定有可以自誇的地方，或有種種頗感興趣的故事。例如在各鄉里一定有不同的習慣、風俗、人情、言語、人物及其他關於衣食住的特異之點。

此外，想也有許多最近協力於維持治安的地方人民的風景，呼應政府的增產運動，而忙於增產的住民姿態等活躍於建設方面的偉大故事。再者寫些富於地方色彩的民謠，以及古時有趣的傳說，也極為歡迎。茲規定簡約如左：

- 一、篇數不拘，惟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限。
- 二、最好附寄有關係的像片
- 三、第四項以下的規定，與「徵求實話」相同

關於「嚴懲貪污」的話

家駒

友文

(21)

大東亞戰爭發動到今朝，我們看一看，盟邦日本，一方面，陸海空軍奮戰於前線，獲取了聖戰的無上榮耀；一方面，朝野上下刻苦自厲於後方，保持住政治上的革新與朝氣；就憑這種國民的決心，政府的努力，「一億一心」的犧牲精神，奠定了大東亞戰爭的必勝基礎。自然，我們中國，在協力完遂大東亞戰爭的前提下，相同的，也只有加倍努力於國力的充實，後方的鞏固，挺直了自己的背脊骨，肩挑起應該負擔的責任。這本來是天經地義不必置議的。

現代的戰爭，是全體性的戰爭；當前的東亞戰爭，更可算是雙方國力的比賽；尤其是當茲大東亞戰爭已經踏入決戰階段的今天，我們更須堅持艱難困鬥的決心，原因是，生死關頭的一刹那，才是決定最後勝利的重大關鍵。我們看到盟邦日本國民的決心，政府的努力，我們就不得不再看看我們自己的中國：「總力參戰」的口號，一直喊到了今天；但，國民的決心怎樣？政府的努力如何？我們曾經拿得出來的，是那些力量？我們自己在政治上的辦法，又是些什麼呢？換句話說，日本朝野吃苦耐勞的程度，我們是不是可能跟得上？我們

在「同甘共苦」的鐵則之下，有沒有實在的說得到，做得到？

厲行節約，已經半年多了，節約的效果怎樣？安定物價，已經一年了，物價的指數如何？修明政治，也是爲時很久了，修明的成績在那裏？推而至於禁絕烟賭，統制紗布，本來倒可算是最最說得響的改進行動；無如，禁絕烟賭的插曲，祇是表示一個限制以後，絕對禁止的決心，統制紗布的下文，更是只有議論，不見事實；其所反映於現實的是，國民生計更困苦了，社會秩序更不安了；明知這種種問題，也許有其客觀環境的牽制，一時用不出力氣來，但，處在這個生死關頭的階段，這種尷尬現象，若不於無辦法中找辦法，把它剋服，把它解決，無論如何，總算不得是好事體。

本來，大家都知道，戰時措施的主要目的，在求全國上下，一致團結；國民要有決心，擁護政府既定的國策，政府要有辦法，謀求國民的福利；政府越是一全力以赴，替老百姓做事，老百姓越是一生死從之，擁護政府。而且，戰時的一切措施，都比不得平時；無論一件什麼事，既然決定要做了，就該馬

上去做；就該排除任何困難，下一個真正的決心去做；這其間，不許考慮，不容躊躇，因爲一考慮，一躊躇，就會發生念子的。

在今天，我們要激發天良，我們要多說老實話，我們尤其要對鏡自照，痛自針砭；譬如說，原本是一件很好而且是亟須做成功的事情，爲什麼往往會弄得無聲無嗅，七變八化，不像樣呢？說穿了，還不是一個「人的問題」在那裏作祟？最顯著的：政治修明，大家說是一切事業的動力；但，要修明政治，却非得先把腐蝕政治最厲害的貪污廢職者肅清不可。換句話說，任何好的政策的推行，決不可讓貪污廢職者去經手；許許多多很好的事情，可說是完全斷送在貪污廢職者的魔掌之上。所以，千句話併一句講，在眼前，我們還是先要替政治修明做一番清道夫工作——澈底肅清貪污廢職者。

說起肅清貪污，真是感慨萬端：這裏，我們不願指鹿爲馬，在筆墨上做粉飾功夫；我們即要說幾句良心上逼得我們要說的老實話——

當四五年以前，尚是赤手空拳，來參加救國運動；到如今，眼睛一睜，國還沒得救，却先救了自己的家，竟已腰纏萬貫的，像這種人，是不是一個都不會有的？如果不幸而會有這種人存在，而且，還在那裏昂首闊步，叱咤風雲；那末，丟開他個人對職務上的有否功績，只須問一問他偌大私產的來源。以正當收入的官俸來約計，就是包括一切活動

費，特別津貼，辦公費，究竟能有多少；縱使他四年裏頭，公而忘私，節衣縮食地過着極簡單的平民生活，也決計積聚不到那麼多的私人財產。若說不貪不污不廢職，那除非真的在「點土成金」了。像這種不可能發財而其竟已經發了財的事實，究竟有呢？還是沒有？若說是可以斷其必無，那才是「如天之福」；否則，就沒法子掩沒人家眼睛不許看，更沒法子壓制老百姓，不許追問這般人的私產的來源。「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要肅清貪污而還留得這般人，說真方，賣假藥，爲所欲爲；恐怕至多祇能做到「捉了小魚，放了大魚」的地步，至多祇能做些「殺隻狗給貓猴看」的把戲，其與真正的貪污之尤，還是風馬牛，不相及；離開修明政治的目標，還是「放一個大炮，還要三千里」，遠得很，遠得很。

此外，有的是——我們尤其寒心——表面上一樣是一個從事和平運動者，但，因爲根本缺乏信念，只要遇有可能影響它的地位之虞，或者，客觀環境稍有動盪之時，就會自己矛盾起來，「拖一下」，「躲躲着」，暴露出「心猿意馬」的醜態，甚至不惜丟開當初從事和平運動的神聖使命，反對革新運動，只顧自私自利，時時變換其心理。這些只知有己不知有國的「猶太式」的渣滓，真可算得是貪污廢職的典型，而且，始終是和平運動的毒菌。「蝮蛇噬腕，壯士斷臂」，倘要肅清貪污，首先應該「防微杜漸」的注意到這種人物，然後政治上的

辦法，才得順利地建立起來，要不然，豈僅政治修明辦不到，就是和平區域裏的思想統一問題，也會遭遇到極其惡劣的影響的。

還有，雖然知道「囤積」是破壞人民生活的，而且，會使國家的財政，瀕於危機的；但，爲了自己私人的利益，却首先利用地位，實行囤積，破壞取締，拼而替一身一家揮私產，圖享受。究竟有沒有這種人，潛伏在政治的裏層呢？自有遮不沒掩不住的事實來告訴大家。不過，有一個原則，我們却可以說，凡是亦官亦商，假公濟私的人，應該不分的親疎的放在被肅清的貪污瀆職的圈子裏去的。

還有，雖然知道鴉片賭博，是有關國家興亡的萬惡之事；但要肅清貪污而不先把這種貪污策源地的烟賭，實實在在的禁絕，仍舊還是勞而無功的。

等而下之，那怕是一個小小縣長，據說也是「生財之道，路路可通」；而且，有些地方，相習成了慣例，已恬然而不以爲異。無怪乎當了一個時日縣長的，會使人家對它括目相看；更無怪乎有縫可撥的當口，想做縣長的，會多得使人不能相信。在羣雄逐鹿僧多粥少的情勢之下，倒說就開了許多方便之門；所可惜的是，把人材、資歷等等，統統關在門外。像這樣子的「上下交征」，縱不貪污，錢的來路，即儘在暗中找，「吏治」如何，問它什麼！離開嚴懲貪污的政府決策，自是寫遠得很。雖然有些地方，在整個政治上講，好像是芝麻般

小的事，而且，下情不能上達，是事實，吃的還是「堂高簾遠，耳目難周」的虧；但，民意由此見背，人言到底可畏，除掉封鎖人家嘴巴以外，有什麼方法，叫人家不對嚴懲貪污，發生感慨。

和平運動，自始就是一種艱苦的鬥爭的革命運動，要不是有能耐、有勇氣、有犧牲精神、有吃苦決心，本來就不配讓它遮頭蓋脚地瀰跡在裏頭。國府還都以來，隱已三年多了，三年多的一個時期，也不能算過短；但，說是要做到真正的政治上的弊絕風清的地步，老實說，還有待於今後的更大的努力。這其間的癥結，是不是在政治建設的大道上，還埋伏着許許多多魍魎魍魎，在各式各樣的作「法」？是不是嚴懲貪污的決策，還有些地方，不能實實在在的說得到，做得到？爲了政治的前途，爲了國家的復興，尤其是在已經踏入決戰階段的今天，願大家睜開眼睛看看，摸摸良心的問問，上面幾點關於肅清貪污而說的話，鄭重地嚴肅地想一想！

一句話，貪污瀆職者不死完滅絕，一切都不會得有辦法的。

在現在的政治區域裏，究竟有沒有貪污瀆職者匿跡？戴了和平運動的帽子，拼命替自己揮私產的，到底有否其人？大部份的人民日貧，一部份的好究日富底反常局面，是不是事實？是不是直接間接受着貪污瀆職者之所賜予？在嚴懲貪污的實踐當中，用什麼方法去破除一切「手脚」與「面子」？這一連串的問題，明知言之匪艱，行

之維艱，而且，有些地方，更難免有人要說是太嫌苛求；若果真的雷厲風行的做起來，說不定竟會礙手礙脚，阻力重重；這就得看所抱的決心如何了。本來，要把近百年來，已經根深蒂固了的中國所特有的「感情政治，面子政治」，連根搗掉，又怎能算得是一件容易事呢？我們只要記住：

對貪污瀆職寬容，就是對政治修明殘忍；對政治修明殘忍，就是對國民生計威脅。

總之，嚴懲貪污，既然決定要做，應該馬上就做，馬上實實在在在大公無私的做。只要真能做到滅絕最後一個的貪污瀆職，一切都會有辦法，何止是政治的修明。

我們的話雖率直，我們的用心却良苦；爲了仰體 主席倡導和運的苦心，爲了促使全面和平的早日完成，更爲了總力參戰拿出更多的實質的力量，所以，在全國上下正當努力修明政治的當口，特別再提出這個嚴懲貪污的問題，說幾句老實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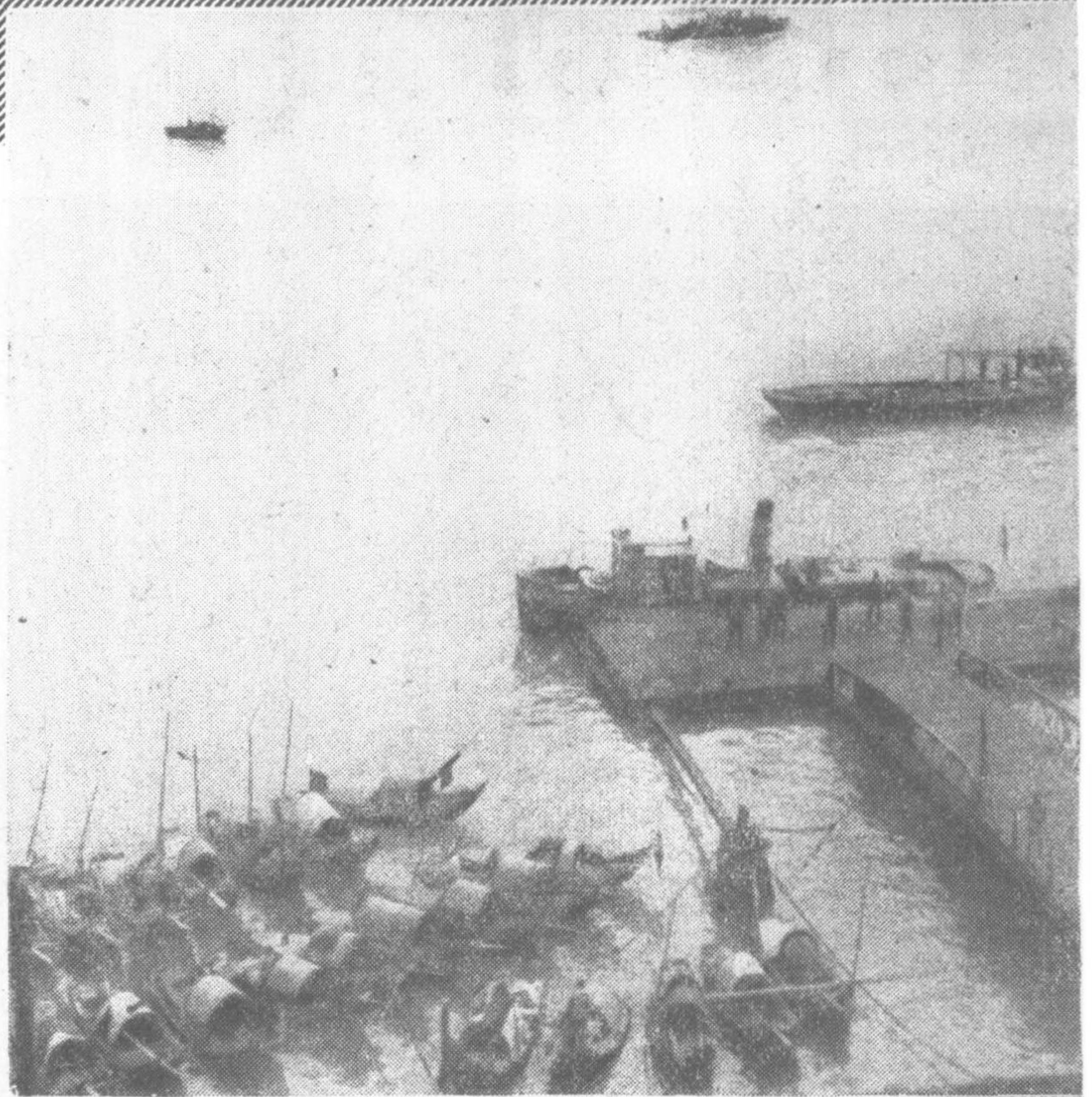
前期「中日全面和平之新途徑」一文，第七頁第一段第三行「不僅與神更明黃背傳統自尊心理」之後，應加「直接衝突」四字、第八頁第一段第一行「或不自知」，應改爲「而不自知」，同頁第二段第十五行「藉以對美事國表示好感也」，應改爲「藉以對美事國表示好感也」，「愛爾蘭人居英者」，應改爲「愛爾蘭人居美者」。

留日華僑人數統計

橫濱	五七三四	神戶	三八五六	神奈川	二七七四	東京	二二〇〇	大阪	一四七二	長崎	六三九	鹿兒島	三四四	京都	三一八	名古屋	三〇七	福岡	三〇五	北海	一九九	熊本	一八九	熊本	九五九	佐賀	八九	山口	六四	山崎	八四	宮崎	三三	名寄	三三	和歌山	二二	沖繩	一七	合計	一八八一
朝鮮華僑人數統計	一一二二	新義州	五七五六	京城	二二八〇	仁川	二二六二	平壤	一八三三	雲山	一七二〇	清津	九四二	大邱	四五一	群山	三九二	羅山	二七〇	釜山	二〇九	木浦	一〇四	大浦	五五	順天	三〇	統營	二七九六	合計	二七七九六	留日華僑總計	四六六〇七								

神戶總領事館調查

春 盪 波 盪



浦江小舟

春到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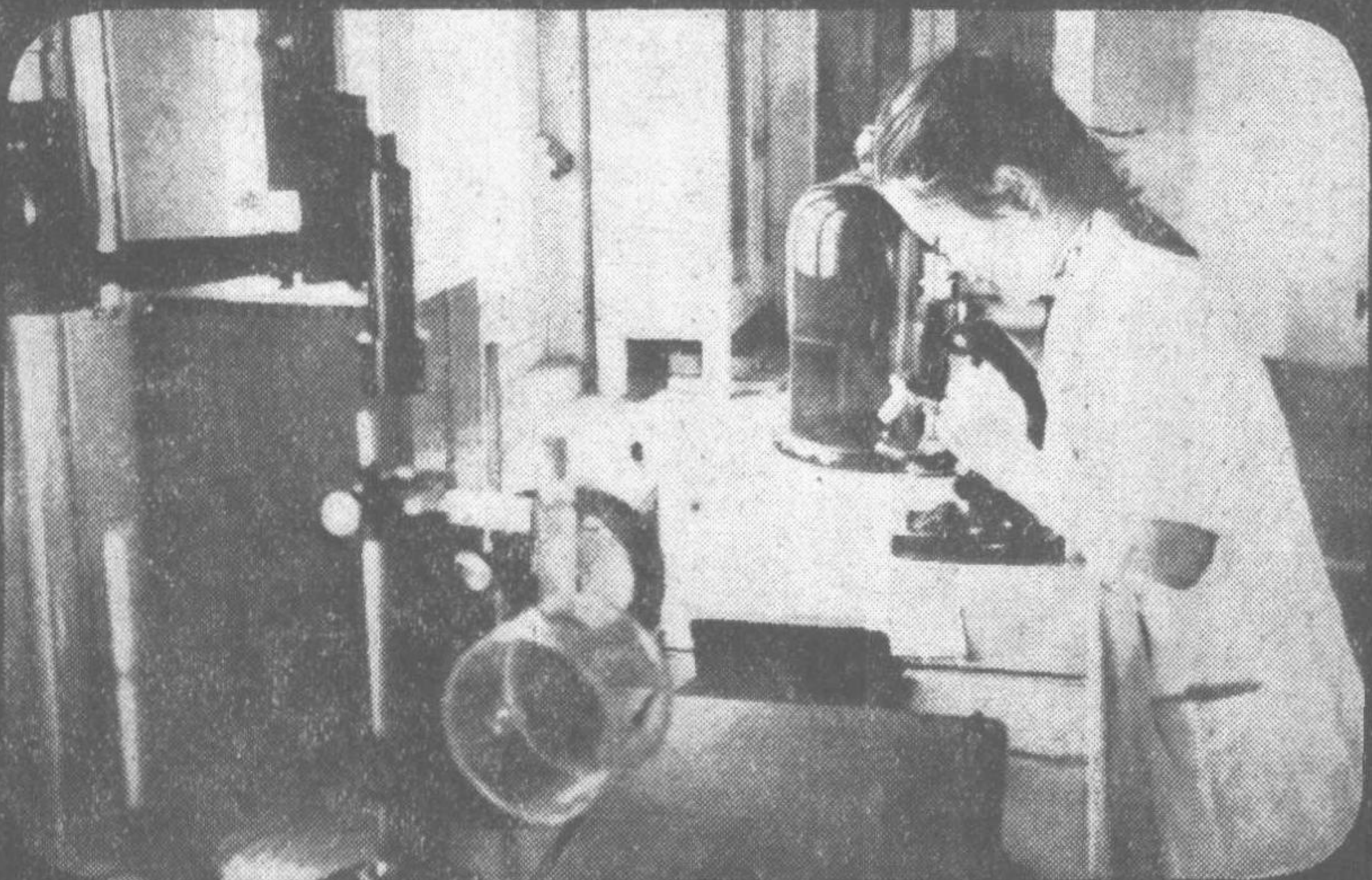


新中國

健康·摯真·勉勤



電報收發



病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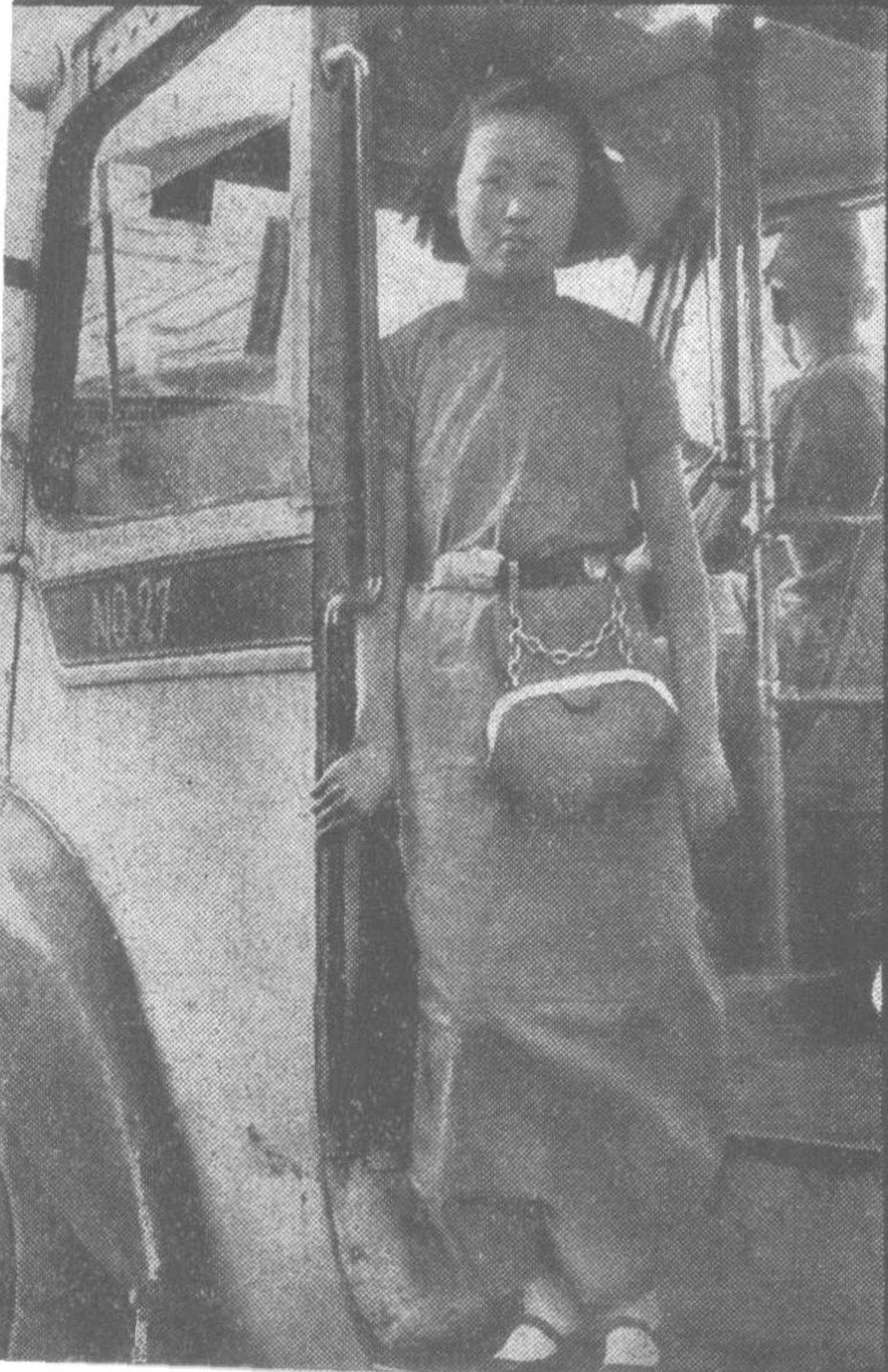
食堂侍應

爽颯姿英的樣那是 女 婦 業 職



↑ 婦 護 看

↓ 員 票 售



會 計 員



紡 織 工 場



打 字 員



若素

宜補何者為佳？

補藥最者不易蓋一般補

藥功效既慢且多致廣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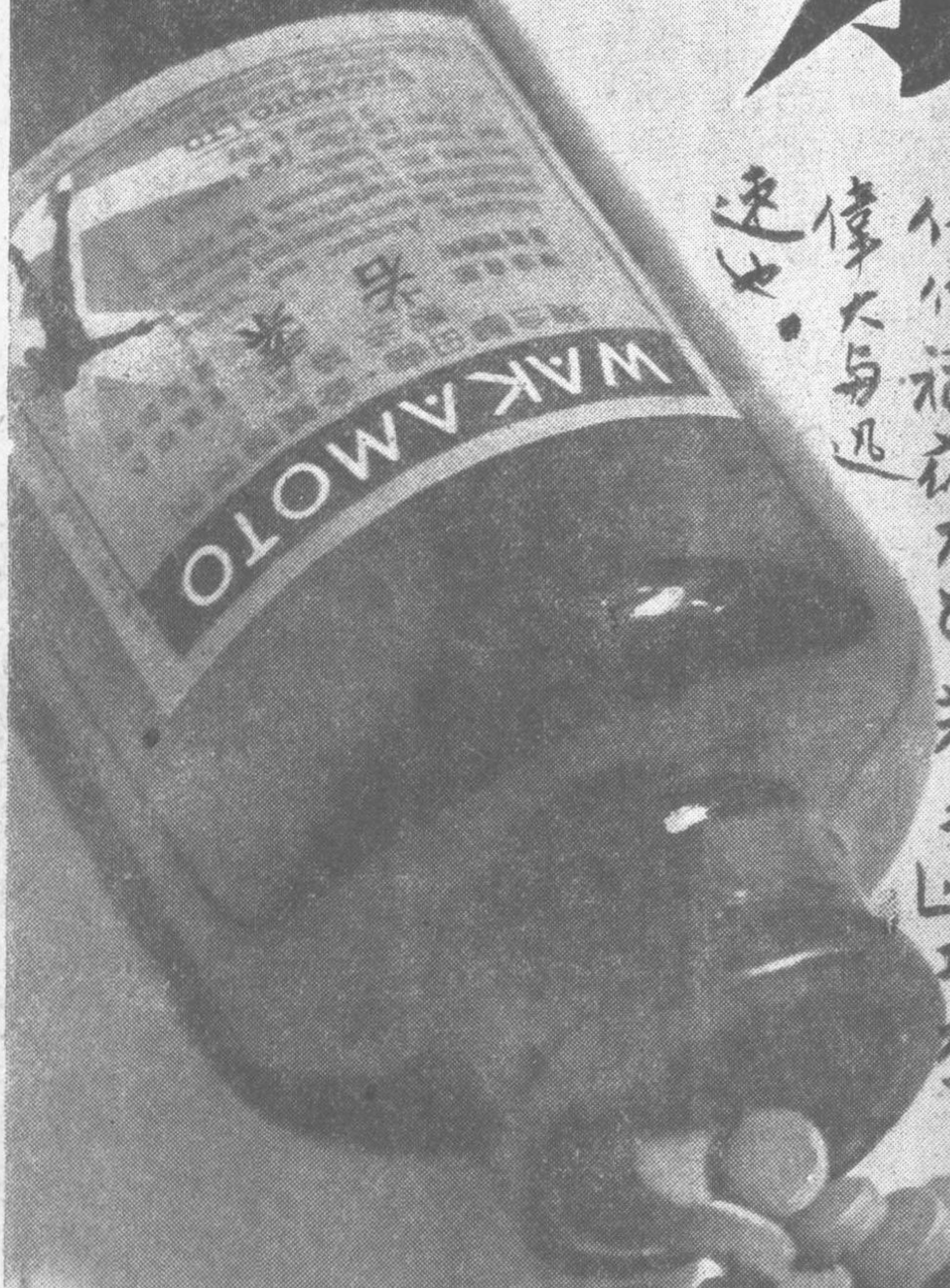
宣傳與以實際其補行者為佳

乃成一大向題矣。敢者介紹

任何補藥不如若素此功效

偉大與迅

速也。



若素

大藥房

均有售

房均售



章志直一心一意想把李香蘭娶回家去，滿以為爲輕而易舉的事。不料李香蘭說道：「你別以為咱苦出身，可以隨便欺凌，老實說曾經跑過三關六碼頭，聽過四面八方音，區區武裝官，真正勿領盆」。

今古奇觀

黃又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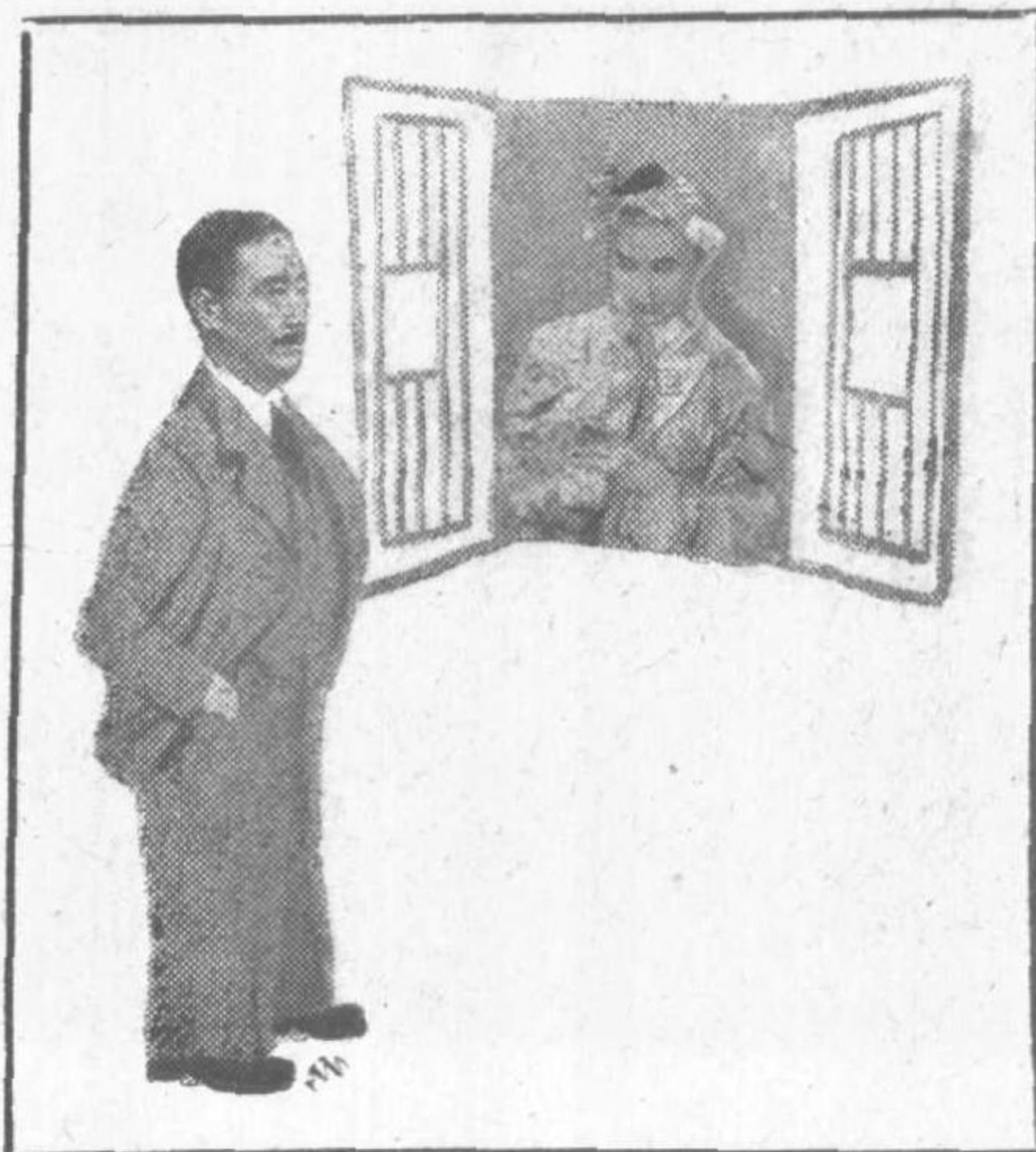
小丫頭李紅，美麗而出衆，回頭一笑，傾國傾城般胖子學三笑中唐伯虎賣身投考拚命追求。



章志直看見袁竹如女流之輩單身獨行，心裏有點勿正經，袁竹如大有你死我活拚他一拚。



李麗華是有名的雌老虎把彭形大漢梅熹訓服得像一隻小綿羊。



徐莘園對顧也魯說：「你這黃毛小鬼也要在大偵探門前賣弄玄虛，你不要弄錯，我並不是「三笑」裏的祝枝山」。

有梅熹，韓蘭根，周曼華，白光，他們
 緣天一過，共舞台，看見陳列，把這宏碧
 片的實行，韓蘭根靈機一動，之後他們
 天排練，組織一行動，拿回來，領備槍共
 台的生意。



韓蘭根看見王猷齋弄勿清楚，還是鬼還是人？



韓蘭根怒氣沖沖指罵着王丹鳳說：「爲丈夫的不過出去一年半載，妳已經變了心，恨不得把妳這賤貨一掌打死了才稱我的心！」



蠻女陳雲裳持着鎗杆把股胖子嚇得連連行禮不敢動擅一步。



色迷姜明，近視眼睛，拿着單照，拚命要看女人，有一夜裏，碰着仔顧家個蘭君，面孔遮沒，勿肯撥俚看清，嘆聲嘆氣引得老色迷整個消魂。

農場里是夠熱鬧的：牛在嗚嗚地贊美春天的鮮美的芳草，鴨子在水里關關地叫，蜜蜂炫耀着牠意大利式的舞姿，在傻傻地呆坐在鉛絲籠里睡午覺的盎古拉毛用兔面前打了幾個圈子，見牠不理睬，就別轉細腰，邊舞邊飛地向雞舍那里直奔過去。

雞舍里突地響起一聲高歌，使蜜蜂回頭就逃：萊克盎種雞之王——一號雄雞正拉直了頸子，唱着牠自以為最甜美，最能使異性心動的情歌。牠底男高音的雄壯鏗鏘的聲音，今天特別地變得似乎柔軟起來，是那麽溫柔，含着豐富的熱情。

北京鴨子伸直了頸項靜聽着那歌聲，全都覺得牠底柔美，在橋影下的那對鴨情侶，忍不住牠底引誘，偷偷地溜向同伴稀少的水面去了。鴨羣咕咕關關的贊美了一陣，就漸漸地平靜下來。

打瞌睡的白兔聽見了歌聲，睜開眼來，嘆息自己的孤獨和寂寞，從鼻里呼了一口氣。

蜂王聽見了歌聲，也從箱內飛出，身後跟隨着許多雄蜂，詭媚地追逐着隱到東邊的樹蔭里去了。

荷蘭奶牛嗚嗚地放開步子向站立着異性的方向跑去；用尾

巴拂着蒼繩和灰塵。雞羣開始互相追逐了，婦女們急劇地逃避異性底尖喙的追啄。

一號雞——王，得意着自己的嗓音，一邊斜着眼對那配偶羣中最美麗的五八號雌雞，瞥了一眼，見她正在用銳美的尖爪挖扒着泥地里的小蟲，她底豐美圓潤的身段，異常別緻地擺動着，潔白而發着光彩的美羽



雞的悲劇

歌隱

溫熱都感覺到了，牠幾乎瘋狂起來，牠記起昨晚在棲架上睡覺時，突然腳步聲進來，接着電筒光一亮就暗了，牠不會看見什麼，祇覺得身邊有一個暖軟的身體放下了，開始發出香氣，使牠睡都睡不着，在半夜裏還立起身唱過一會歌，不一會就天亮了，牠一看旁邊，哈，好一個美女呀！正就是那五八號，她底睡態美極了，牠從

，輕輕地抖動着，一會兒，她低着頭走近來了。王在心里暗暗喜歡，對那剛從五號雞舍移住過來的美女，靚靚地注視着，牠底脚不自然地移動着。能跟她親一親呵……多美哪……

她走近了，幾乎擦着牠底羽毛了，但是她却不立定，依舊低着頭打旁邊走了過去，嘴裏輕輕地哼着小曲。現在牠看得更清楚了，連牠身上的香氣和

來不會看見過——牠對從身旁擦過去的她，注意地再看了一看，——不錯，從來沒見過，即使睜了，也是這樣美，甚至比睡着更美呢！牠為自己慶幸，能消受這種黴福；牠想跟上去求愛，但是立刻，牠立定了脚跟，祇把身子轉過來對着那美女的方向，牠明白自己的地位，——王呀！不可有失身份！爲什麼這樣急呢？不是遲早是我的

嗎？九號雌雞正在追逐着一號雌雞——哈！這傻瓜！這種老婆子……誰也沒有我幸福！我是王！七號雌雞，以前最被王寵愛和受到保護，愛憐的，最年輕的異性，她也走到王跟前來了，故意地站定了，抖了一抖羽毛，裝出一個妖美的姿態。王心里一動，牠想走上去啄住牠底頸羽，然後……但是牠對前面一看，見那美女正回頭瞧牠，眼光里有着一種在牠看來是妒忌的神色，於是牠馬上鎮定下來，把頭抬起，挺了一挺胸，川噀理了一下胸羽，讓七號雌雞冷清地站了一會，然後帶着悲怨，噁咕地埋怨着走開；牠連睜都不睜一瞧。——不能讓七號破壞我的幸福呵……

——女子總是慣於妒忌的啊！——牠又想。牠再看那美女，呵！她又走回來了，唔！這是多麼好的機會啊！她一定也要走到面前來獻媚的，那時，那時……哈，這真是多麼容易的事，憑我的美貌和體力！於是牠再理了一次羽毛，注意地把脚的姿勢改正，使自己顯出一副在威武中蘊藏着柔媚的姿態。

突然牠聽得低低的情話，牠別轉頭，見七號雌雞正在三號雌雞的擁抱下快樂地咕嘟着，一會兒，三號從她身上跳下，任性地把直頸子，高歌一聲，把頭搖擺着，驕傲地向四面溜瞟着。王覺得難受起來，望着抖動混身羽毛，然後慢慢地整理，面上泛着桃紅色的七號雌雞，似乎有把銳利的刀在牠心上一戳，使牠痛苦起來。牠想趕上去把三號雌雞啄個稀爛；又想到這一定是七號雌雞去向牠求愛的，牠向牠施報復，牠憤怒起來，牠向前走了一步，要去把那騷蕩的東西懲罰個痛快，以發洩牠滿腹酸氣。但是就在牠剛想動腳的時候，牠想起了那美女，回頭一看，她正越走越近了，似乎一邊走一邊還在偷偷地窺視牠，牠突然就醒悟過來：

啊！我爲什麼這樣蠢呀！她不是在意我嗎？……女子是最細心的呀！我怎能這麼樣的粗暴呢？於是牠重又站穩脚，假意裝做是在深呼吸，牠挺胸突腹地呼吸了一下，覺得很滿足，向旁邊一溜眼：呵！她走近來了！姿態多美啊！……五八號雌雞從那邊走來了。

重又走近牠身旁了，牠也重又嗅到那陣特異的香味了，牠也重又感到她底肉體的溫熱了，牠戰慄起來，爲情熱激動發抖了，牠斜視着她，張張翅羽，想撲過去——她是多麼的使我忍耐不住呵！但是牠依舊不會動，牠不願用暴力去強壓她，——萬一受了傷，那是多大的罪惡呵？

牠竭力制止住自己，心跳得厲害像要擊破胸膛跳到外面來，牠難受起來，呵！她已走近了，她底頸低着正在牠的左邊，只要一回頭就可以啄住了！她一定服從的，一定的，只消一啄，啊！但是牠忍耐地等着，——她一定會立定在牠面前，停一會，然後抖抖羽毛，等牠去求愛，對！女子是喜歡異性先動作的，她們是害羞的呀！唔，這美女說不定更害羞得厲害呢！

牠貪婪地瞧着她，竭力使自己裝得很鎮定而威武，並且這威武看上去是一點不怕人而反倒更美麗的。

她走近來了！近了！近了！她簡直依在牠胸前了！
——呵！多溫軟的女性底肉體呵！……
但是她沒有立停下來樣子，——呵！她不立定在面前嗎？

——不，一定會，一定……但是牠沒有立停下來樣子，——呵！她不立定在面前嗎？
——不，一定會，一定……但是——但是——但是，她，她——終於一點沒有表示地走過去了！……

——怎麼？……牠奇怪了，她不立停爲什麼呢？我是多麼的……不，爲什麼她要立定在我面前呢？她立着等我去……？
唔，不會的，她是害羞得更厲害的……

牠坦然而又泰然了，牠明白了。

——女子，女子，咳！女子是多麼厲害啊！她要幾次三番的試探你呢，唔，她是聰明的，不像那些騷東西！那美女！哈！我……我要忍耐……

牠提起腳抓一抓面頰；頰上有个蒼蠅在爬。
——這樣我可以顯給她看，我的腿多麼健壯！

她真的正向着牠瞧。
——唔！這美女，多麼靈活的眼珠呵！

她又回過頭去了。但是走了兩步，重又回過頭來瞧瞧牠。她走向鷄舍門邊去了。太陽晒在那邊，好些同伴全在泥地上磨擦着身子，快樂地噉戈地叫。

牠突然發現三號雄鷄正在注意那美女！

牠想做什麼？牠要奪王的愛侶？

——哼，這小子！——不，美女一定不要牠，牠是多麼醜呵！並且剛才牠跟七號雌鷄的「粗暴舉動」，她不是看見的嗎？
唔，她一定不要牠，她愛王的！

但是牠看見三號雄鷄一步步地向美女走近去了，眼里爆着火花，很貪饞地注視着她。

——不，她一定不要牠！

三號鷄也走進陽光里了，牠漸漸靠近她了！

她靜靜地站着，並不回顧。
——哼，你瞧，她不去理睬那小子呢！哈！

王得意地想唱歌，但是牠突然把歌聲咽了下去，牠唱不出了，牠感覺到空虛了，牠痛苦了！呵呵！牠底心跳了：牠底腿軟了！牠要昏暈了！牠要瘋狂了！呵呵！牠要炸了！要破裂了！呵！天翻地覆了！……

三號鷄突然閃電地直奔到美女身後，一伸嘴，就啄住了她底頸羽，一面快樂地呼喚着，一面縱身跳上了她底背，用兩爪把她踏住，她低矮地匍了去，於是她底尾羽蹺起，三號

鷄把尾部蓋住了她底。

她一點不會反抗，服從地領受三號鷄的擁抱，……她撒嬌地囁語般地發出樂極的呻吟，她閉上眼，重又張開，那含着快樂歡欣，並沒一點勉強和痛苦，她囁語着，囁語着……

王失神地站着，牠覺得一切都完了，牠失望極了，牠覺得從來不會有過的難受，牠覺得自己毀了……

牠明瞭了：唉！女性是……不能等待，不能慈善的！要先下手，要胆潑，有機會就啄她底頸項……她們歡喜擁抱……

牠漸漸鎮定下來了……

立刻，牠恢復了牠王底威嚴，牠開始想到要奪回牠底權利，牠覺得混身都是要發洩的力，牠把所有的怒氣，全齊集在三號鷄身上，牠挺一挺胸，舒一舒腿撲一撲翅膀，突地立定了腳跟，發出一聲失戀的哀歌

又接一聲雄壯偉勇到極點的歌聲，才把頭一低，頸羽全蓬鬆地直豎起來，牠拼命地向三號鷄奔跳着衝去，嘴里不斷地咒罵着……

三號鷄剛從五八號雌鷄身上跳下，得意地理着羽毛，突地背後有一陣咒罵的聲音，立刻回過身來，但是已經太遲，王底尖銳的鐵喙直啄上牠底腦門

來，牠覺得一陣昏暈，覺得自己的冠被咬住了，左右前後的牽扯，劇痛使牠拼命地掙扎，……

牠覺得血從冠上流到頭頰上了；但是牠終於掙脫了王底喙，並且也拚命地還擊過去……五八號美女並不驚懼，她安詳地走開去，啄着泥土里的蟲豸，憤懣地輕聲哼着小曲。

全農場都佈滿了王底哀淒的歌聲了！

北京鴨子不安地散開了爬上池岸。

蜜蜂驚恐地回箱了。

牛放緩了脚步，無心去找伴侶了。

白兔也感到自己因爲孤獨而免去了煩惱的幸福。安詳地開始咀嚼食物了。還有剩下的胡蘿蔔。

農場里變得冷清了。在鷄場里却正進行着劇烈的戰爭。
——一號王的右頰流着血……
——三號鷄底冠流着血……
——地上有白羽飄落下來，染着赤血的彩色，在陽光底下譏笑地翻滾……
——三號鷄底喙撕裂了……
——一號王的翅折了……

推開窗，天井中的水窪在閃着白茫茫的光芒，看黯黑的烏雲追逐於泡沫的胸懷中，滑一朶猙獰的微笑於水花的邊緣上，孤寂的心靈遂不禁爲之愴然不已了。

遠處，幽幽的傳來了斷續的梆柝聲，是恁般地淒涼啊！我說如看見個衰弱的老人，讓雨



絲潤濕着白髮，個個着身子，抱起二只沉重的脚，在雨後一溼滑的泥途上艱難地踉蹌着，以熟練的手法，默默地擊着木梆，任哀怨的音符飛舞在空氣

中……

街上，彳亍的夜行者在喟然地太息，是迷惑於夜空黑色的魅力，而緬懷於年青時候所織的一個綺麗的憧憬的消散吧？

捻開燈，讓鬱綠的燈光瀉在身邊，聽雨滴滴地從屋簷上溜下來，「篤篤」地催眠着大地，我遂神往於「雨打梨花深

醜惡的畫片

范崇義

閉門——的意境

拿起

書，想

在詩意

盎然的

深夜中

給自己

貧乏的

大腦餓

一些精

神的食

糧，突

然，謐

靜的空

氣中傳

來了「

剝剝」

片安祥的氣氛中。

心想：「別理啦？該又是那些沒人收管的野孩子在頑皮地同人惡作劇了！」於是，我又安然地把自己的感覺浸醉在那篇滿含着淒哀感的傳奇中。

真討厭啊！還沒會看完一頁，剝啄聲又在絕如縷地響起來了，這可恨的扣門者哪？

——到底是誰呀？

開了中門，忿忿地，我以更高的聲調責問着，像和人口口似地。

風捲着電線，「呼呼」地發着怪聲，在打着漩渦！一個，二個……

——打擾您，先生，這兒是楊家嗎？

從門隙縫裏，一個苗條的黑影顫抖在中門上。

——西隔壁就是。

——嗯，謝謝您，先生。

聽聲然的足聲停留在鄰家的門首，她自個兒的埋怨聲；「黑夜中連人家的門影子都認不清了，眼睛也不行啦！到底是人老珠黃了啊！」還很清楚地盪漾在我的耳膜旁。

閣上中門，以恬然的心情，我一口氣唸完了一篇「公墓」

，一條無形的毛蟲在噬嚙着孤獨的心靈，不自主地我唏噓於故事中男女主角的悲慘命運。

瞅自己瘦長的背影倚立在綠色的粉壁上，想着大地上一片蓬勃青草的蔥鬱的綠海，風過處，綠色的微波在鄰鄰地漾着鱗光，一個個慘白的荒墟無力地諦視着蔚藍的蒼空，心裏煩燥燥地，何其悵鬱的綠色哪！

「拍！」隔壁客堂中有人在拍着桌子，一個尖亢的女高音憤怒地在嘶喊着，好奇心如在體內發酵，於是，我的身子移到了隣家的牆傍，是那樣的悄悄地，悄悄地。

……你簡直就沒有有一點人性兒，哼，老三！你以前騙得我多好啊！那時候，我身邊有的是錢，丈夫又出門在外，你便來引誘我！

——妳講話小聲點，好不好？妳兒子也挺大了，別讓我們的事情沸沸揚揚的，給四鄰都知道了，弄得大家的面子上都怪沒光彩的。

柔和地，一個男子的低啞的音浪在旁邊勸告着。

——我還要什麼面子？反正臉皮早就削光了，我還要顧忌什麼，我要講，我偏要講，也好讓鄰們知道知道你這人連畜牲也不如，叫我心裏舒舒服服。

——媽的，妳再講，老子就用這個東西打死妳這個刁婦

，妳講，媽的，妳看老子還打不死妳才怪！

我似乎看見一個滿身黑色的魔鬼在楊的身中陰險地冷笑着。

——哈，那謝謝大爺的恩德啦！本來，我早不想再在這世上顯醜了，現在湊合着你，那算我今年運氣好，請着了財神爺，好死得其所嘞！高抬你的貴手吧！老三，只要你木棍一下，我就把腦袋衝上一頂，不就到姥姥家不遠了嗎？嗯！我再告訴你句體己話！我這個人哪！活在上世，雖不怎麼值錢，但死後這付窮骨頭，却還能換個二百三百，聽我的話，你檢着這付屍骨，準可叫你進賬幾文，絕不會有錯兒。

——呸！老子還用妳的臭錢，真是……

——你不用我的錢！哼，好大的口氣，半年前不知道那一個喪盡天良的成天地向我要錢花，真死不要臉的。

——得，妳別再囉囉囉囉地，老子才沒有空工夫和妳嗑閑呢！反正現在已經夜深人靜，鄰家也都睡了，任妳喊破喉嚨，也沒有人會特地披起衣裳來聽妳的高論的，有屁妳不妨請放吧！

——自然要說，幹麼我不說

的扣門聲。

——誰？

高聲地，我向門外問着，回聲在屋子裏激盪着。沒有回話，大氣仍旋律在一

你聽着，我講的句句都是實情，不會和你無中生有的，那時候你還眉花眼笑地來討我的歡心，說這說那地叫我相信你，終於在可恨的那天晚上，你這狼心狗肺的用了藥酒騙去了我的清白，叫我對不起我的丈夫，再沒有顏面去見他，後來，你又教我吃上了這白面勞什子，好讓我連當掉三角褲來的一點錢都甘心地雙手送到你的口袋裏，叫我一輩子翻不了身，見不到天日，你這心眼兒可真狠，真好，好得要絕子絕孫的；現在我完了，窮了，醜得再沒有人要了，你便拋了我，好！老三，你真好，你要將來有好收場，那就算天也瞎了眼啦！

——話講完了沒有，妳看！老子還在乎這些，好在天眼也磨開了好久了。

驚鷺似的冷笑刻劃在奸滑的嘴上，伸展到天邊去。

那好極了，既然你什麼都不在意，那我今天索性把心話和你拆穿了說一說。

——廢話別儘說，我問妳，今天究竟要什麼才來的？

——要！我要今天同你到局子裏去，叫局裏的先生們評個誰是誰非，不要叫那一個吃虧

——走！局裏去，我奉陪，難道我還怕妳這一手不成，老實對妳講吧！局裏的弟兄們都是我的把兄弟，挺知己的，還會相信妳的話？別豬油蒙了心，老子有的是交情，只要上下稍微破費些香煙錢，一句話吩咐下去，還不是把妳這刁婦馬上看押起來，關上妳一二個月，別說一頓臭打妳挨不下，就癮也把妳癮死，不信，妳就試試看。

外面，雨是在「沙沙」地下着，屋簷水像一串白色的珍珠，在絲絲地吐着。

——倚虹，妳究竟需要些什麼？妳說，只要我老三有這能力，我總給妳幫忙。

——別假惺惺吧！你看；我快癮死啦！乾脆，你就先給我五五白貨，讓我抽挺了，再說旁的。

——妳就先拿三包吧！不是我氣量小，實在刺得有限，明天還要應市面，而且進價又貴

——三包就三包好了，雖說還不夠過半癮，可是將就些對付也行了，爽氣點，快些拿來，生意經請省省吧！

「嗚嗚」，火車遙遠地在低泣着，像一只貓頭鷹，在夜深的樹梢上，淒厲地警告着人們禍根的來臨。

足聲「蹬蹬」地從東廂房裏響出來。

——這兒是三包白粉和廿塊錢，妳拿去吧！

——謝謝妳的賜與。

——雪華聽戲也快回來了，她那付酸而且狠的勁兒妳大概也風聞過了把！

——嗯，我知道，等抽完了手裏的一包這就走，不會叫妳受累的，你放心吧。

火柴「刺」地在擦着，我似乎看見一個紅色的火球在錫紙下輓動着，像個幽靈似的，慢慢地，錫紙上的白粉化成一縷白色的烟，跋涉過一頂巧小的橋樑，裊裊地向嘴裏竄去。

我不忍再想下去了，帶着淒然的心情，我蹣跚地回到臥室裏去。

雨在傾盆地下着，直似一片白色的瀑布，在無止地倒瀉於天穹中。

或人，狼狽地淋漓於雨中，以憤然的步伐，向水塘中踢去

劃一個十字架，虔誠中，心靈中的鐘聲在隱隱地響着，醜惡的影子漸漸地幻化成一只灰色的蝴蝶，消失於極樂園中一枝以罪惡的水泉滋養着的花葩上。

夜裏是更寂靜了。

生命的弔唁

張心鵬

因為有點事情要去接洽，便道陪全一位朋友到××路××殯儀館去參預他的乾妹的喪禮。我生平最怕踏進殯儀館，這一回該是第二次了。我之所以怕進殯儀館的大門的原因，倒並不是為了怕懼什麼鬼魔之類。殯儀館，說起來終究不是一個好玩的地方，到這種地方來的人，常常會對自己發問，也許是每個人都會問過的一句話：「人生究竟爲了什麼」？

踏進大廳，我的心就像踏進了墳墓一樣的鬱沉銷鬱，號筒聲如沙漠地的胡笳和鴉鴉悲鳴。我覺得自己的心平靜得異樣，我甚至於疑心我的脈搏已經停止跳動了。

廳上祇有三五個死者的親屬，里面傳出死者的老母與弱妹的哭聲。

「這是人生最後的一幕了」，有人低低地在說，嗓音是幽關的，唏噓的。

死者是一個正在嫩綠嫣紅的青春時期的姑娘，生前做過舞女，電影明星。她的病源正是佔着中國人死亡率最高的「肺病」，一個使人變色而又極其猖獗的症候。一年前，我的

位密友T君也在無聲的侵襲中蝕了毀了，雖然他試過許多方法，乞靈于醫藥片方，然而無慈的死神緊緊地抓住了他，求生乏術，他終於棄別了紛擾的塵寰撒手西逝，結束了這一幕人人都有份的悲劇。一抔黃土，埋藏了一個青春，讓秋虫春鳥對他作永恆的弔唁，逝者如斯，如今他的墳頭，想必已長上了蒙茸的野草了。

今天這一幕悲劇的主角，生前曾是一位爲男性追逐的有着誘惑力的姑娘。爲了生活，她在不可抗的力量下咀嚼着苦澀的歲月，許多男人追求她，欺騙她，威脅她，甚至于在她的身上用了最惡毒卑鄙的手段。今天，她死了。花謝了，自然再不會有蜜蜂和蝴蝶在萎落的花枝上棲息，詔媚了。

時光是最不怕的一種威脅，它像一杯無味的清水，每分鐘每分鐘在施着沖淡作用，使你心頭上的印象由強烈濃醜而至于淡泊，依稀消蝕殆盡。

廳外燒着紙錢錫箔，青烟不絕地裊裊上升盤旋環迴，沒有達到什麼便爾消滅得無影無蹤

我出神地望着，「天快要下雪了吧？」



司馬如一章

田妮

文

一、霧

「霧是一種曖昧的東西，它掩蔽了一切，給人模糊迷茫的感覺。可是我愛它！」

這是一個不算寒冷的秋天早晨。隔夜曾經是給月光照得碧澄澄的嵌滿星斗的天，早晨，當天色漸霽的時候，替代了朗潔的太陽的是到瀾漫的帶有水份的霧氣。它是太陽的光芒，司馬如相信。他知道這霧所醞釀的決不是一個陰沉的雨天，他的眼光射透了霧，彷彿看見了光的來源。他今天一早起來，就給暗澹的天色嚇怕，開了大門，他發現這不是討厭的雨天，而是霧遮蔽充滿了一切，他就高興了。他計劃了霧

中的散步，他有一種堅信，覺得光芒如過於強烈也是迷迷茫茫，眩耀耀的。他步在潮濕的霧氣中，他的心浴在太陽的光芒裏。

「我愛霧，就因為它是件宇宙的內衣。現在我走在開闊的天地中，可是在我周圍看不見東西，數尺之外，便皆是白色成片。世界好像是縮小了，或者它建設了有形無質的帷牆，把人們劃入了自己的範圍。」司馬如小心翼翼地走着，他怕一失足墮入川騰空隙。他想着，周圍是一片白茫茫。——我可說我是一個自由的愛戴者，我愛無拘無束，所以由都市來到鄉村了；可是人間到底是人間，這里少都會感傷的

氣息，現在呢，我更墮入自己世界的小室，這小室是數尺周方，又可自由移動。沒有人看得見我，我也看不見別人。我是自由了，我做什麼都可以。

司馬如是自由了，他做什麼都可以，他高聲哼着不成腔的歌調，他跳跳蹦蹦，他嘻哈哈大笑。聲音揚起來，跟霧的分子融和在一起。沒有人看見他，沒有眼睛射來譏嘲的目光，司馬如沒有羞慚的自覺。有時他也聽見遠處雞鳴牛叫，像是世界之外的。漸漸他聽見一陣自遠而近寂寞的搖櫓聲，他知道他是行近河岸邊了。

他差點兒扳了一交，脚下是節節石級，他一步一步跨上去，上了一座小巧的石橋。他在橋欄石上坐下，看不見對面的欄石，看不見兩頭的石級梯，看不見下面的河流，搖櫓聲正在橋洞下穿過了。

「老大，好大的霧，留心碰了橋洞。」司馬如試着發聲，他聽見滑過去的船上有蒼老的笑聲回答：

「我搖了半世了，小兄弟！

當那笑語聲隨着搖櫓聲漸漸遠去的時候，司馬如又發覺孤獨的可喜了，他是這小世界的

唯一生存者。

可是他的思想飛翔到世界的遼遠處去。司馬如聽見過許多關於霧的故事。遠遠的隔重重重山海的西方島國有一個聞名的霧部。然而霧在鄉村雖是清新可喜，在都市，它們成了惡魔。司馬如聽見過都市的霧縱容街車吞吃了人命的故事。他覺得奇兀，同樣東亞在不同的環境下所成就的兩種結果。「什麼都是這般的，」司馬如相信。

「人不能在霧氣瀰漫的時候猜測當天的陰晴，可是今天，我有頓感：這簡直不是霧，這白茫茫迷眩的東西是太陽的過強的光芒。今天是晴天！」這麼說了一句，司馬如抬起頭，霧氣好似淡薄了許多，高斜方懸着的是一個渾圓的光球，一面亮閃閃的圓鏡。他在橋上觀望這奇景，十幾分鐘內，霧氣化成飄渺稀薄的雲，逐漸上翔，逐漸消散，如厚絨的帷幕揭起一角，果然讓太陽露出臉來。

「今天是晴天，」司馬如的心豁然開朗了許多，他順着原路回家去了。

二、蟻

「如果我能夠縮小千百倍的話

，司馬如暗地想。——如果我縮小了千百倍的話，我將化成了一個幼小的生物，仿神話中的古人，作蟻國之遊了。」

司馬如躺在軟氈似的草地上，下午的陽光浸浴了他全身，射到他身上，腳上，射進他的衣服，射在他的面上。他覺得熱烘烘的，強光在他閉着的眼睛里造成刺目的紫綠色，他用兩手遮掩，後來索性翻一個身，俯臥在草上了。

他握了雙拳托住下顎。他的眼睛滑溜着，射進密密的草叢。他久久窺視着，他的心中有了新的念頭，他像發現了什麼。

「現在我是這麼的矮小，矮小得眼睛跟草叢相齊了。我當把我想成一個微細的人物，因為在幻想之國里，什麼都可成遂的。」

這樣想着，於是司馬如聞到了森林的氣息。泥土和青草的氣味跟森林原是不同的，可是現在，司馬如是恍惚如遨遊在森林之中了。

「覺得這樣的遊玩很有趣。小枝是一棵大樹，草葉成了蘆葦，泥堆便是一座山丘。一隻小螞蟻以汽車的速度在林中大路開行，它有時順着平豎的草



刀槍之類

紫 梁

門框上都貼着春聯的時候，耳邊上彷彿就要響起打鑼敲鼓的聲音，到現在想，大概那時我已經眼巴巴的盼着要到姥姥家去看那台戲了。

現在還留在我腦袋里的一點印象，大概也就是我五六歲那年得來的罷，以前的早就模糊不清了。我只記得，剛剛把年前包的凍餃子吃光了，大表兄提着一斤槽子糕來給媽媽拜年，還趕來一輛驛車，順便接我們到姥姥家去。大表兄是喜歡吃粉條子燉肉的，那年媽媽大概也是這樣待他。飯後，媽媽給我換上新衣服，還要我對着鏡子，用木梳把我腦蓋上留着的一撮頭髮梳得溜光，然後就被大表兄把我抱到驛車上去，眼看着他把我那根繫着紅纓的鞭子一揚，車輪子就轉了，越轉越快。

大約我已經有五六歲了，還不曾到縣城里去過一次，離村最遠，是坐着驛車到姥姥家去，但那機會是很難得的。姥姥家離村子有十里之隔，是在城南，離城多遠那時我還不大聽說，媽媽只告訴我，每年二月十九姥姥家那個村子里的老母廟會所唱的那台戲，就是後城里請來的，而我到姥姥家去，最可靠的機會也就是每年去趕那一次老母廟會；所以，每年一進臘月，看着家家的

帶你看戲去，快磕頭！」大概我完全是爲了去看戲，只好把磕膝蓋向前一鬆，跪下了，接着就像小雞吃米似的，連三並四的磕一頓頭，爬起來就吵着要大舅帶我去看戲。

但看到了一些什麼呢？那時我簡直一點也不懂，只是覺得戲台上耍的倒是滿熱鬧的，一會兒打鑼，一會兒敲鼓，有時候連哭帶笑的唱一陣，有時候連踢帶滾的要一陣，到底都是爲了什麼，我簡直是莫明其妙，但因爲熱鬧，我還是嫌離戲台子遠，吵着要向前去，其實那裏擠得動呢？人在戲台子下面堆出有半里路遠，大舅爲了背着我，累得滿頭是汗，非但不能向前，而且越來越退後了，於是我在大舅的身上掙扎，大舅在人羣裏掙扎，還是毫無效果。現在我想，那和我在社會上掙扎的情形是差不多的，大舅和我都不知道從人們的腋下鑽進去，更不防備從背後伸過一隻手來，會老實不客氣的把我們拉開，自然要站不穩了。

我那次在姥姥家住了六天，整整的看了六天戲，但都是落在人羣後邊看的，留在我腦袋裏的印象便不大十分清楚；只是記得，對着老母廟口搭着一

葉而上，就不免使我驚惑了。

司馬如撮起嘴唇吹了一下，化成了颶風，使闊大的樹木搖幌不停，爬行的汽車便跌跌撞撞地翻下來了。可是它沒有受傷，立刻整頓好它自己，又以同樣的速度開行了。

「我跟隨着它，——我的眼光作着我的神遊。我看見它越過窪地和高原，森林和山丘。最後來到了一個廣大的湖水旁邊，於是它停足遲疑了。它從四處探索，而不能越過這廣湖。」

司馬如很有興味的神往着。他看見螞蟻也似智慧的生物，它停下來，正在想法覓一條通道以到達它的國家。

可是它不會成功，這一堆積水的範圍太大了，四處有泥漿阻礙螞蟻的行路。司馬如也有些着急，他在鄰近拾取一枝細樹幹，棲欄在廣湖的兩岸之間，形成一座堅牢的大橋，他又以兩個指頭輕輕撮起螞蟻，放在大橋的一頭，那汽車似的生物猶豫着，末了它開足速度通過大橋去了。

這里司馬如有一些自得的傲

態。他覺得他簡直是這一個小巧玲瓏的世界的握權者。造物作弄人，而司馬如作弄微細的生物。司馬如想笑，他的口一呼出氣，大橋便崩下來了。

「小說中的神仙有呼風喚雨之能，我們不相信它。可是眼前是一個昭彰的事實：我兩個手指造成大橋，又一吹氣就毀了它。我真的變作萬能的仙佛了。這些小生物有未定的命運，我一指便可掐死它。可是它們一樣的傳子傳孫的連綿下來了。它們有無數的同類，說一句笑話，要滅絕它們，是困難的。」

「我聽聞過一個人給無數螞蟻嚙咬至死，這是一個相當真實的故事。」

司馬如警惕着，而且他發現自己是一個六尺高的人類，與小蟻不能相比；而霧蟲皆爲生而勞碌於途，仙佛無從存在。

「我的幻想破碎了嗎？」司馬如問自己。他看見一頭龐大的猛獸躍行而來，不免驚惶失措。立起身，他發現這只是一隻長滿疙疸的蝦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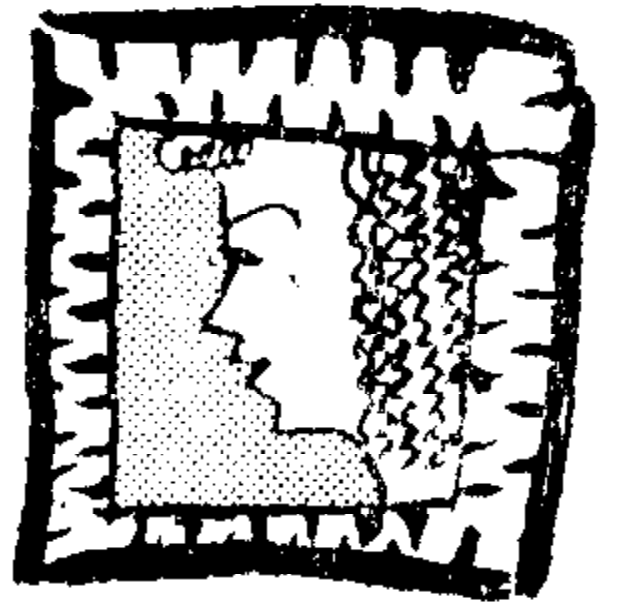
個像席棚子似的戲台，戲台上的鑼鼓喧天，下面圍着許許多多的人，人們都互不相讓的搗着脖子向前去擠，有時什麼攤子被人們擠翻了，就吵罵起來，籠統的說，大致是如此的。至於我從戲台上看到了一些什麼，因為我離它太遠的緣故，很難看得清楚，也只能籠統的說一說；這自然是要選出比較能引我注目的，就是那戲台上的亂殺，亂砍，因為大舅總指指點點的問我說：「你看！那個拿刀的，那個拿槍的，那個拿什麼的，殺的多兇！你看，

快看呀！哦，哦，那個拿刀的敗了。」於是在她姥家看了六天戲，戲台上給我的印象是亂殺，亂砍，戲台下給我的印象是亂擠，亂罵，但實在是很熱鬧的。六天之後，媽媽要帶着我回家了，我便哭眼抹淚的，不肯回去，還吵着要大舅帶我去看戲，大舅說戲台已經拆了，唱戲的都已經回到城里去，我不相信，非要去看看不可，結果去了。原來老母廟會祇有六天的熱鬧，時候一過，立刻就現出一片荒涼的景象，廟門已經

關得緊緊的，戲台也已經拆光了，唱戲的大概是又回到城里去唱戲，連賣落花生的攤子，和賣油煎餅的鍋灶，都不知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在一大片荒場上，只有幾隻餓狗拖着尾巴跑來跑去的尋着人們遺下的食物，當時我彷彿也有點感慨，便幽傷的默默無言了。就在當年的夏天，爸爸來接我們到城里去住，我才第一次看到城牆，比我家的牆可高得多了，一塊磚就有二尺多長，像一個大枕頭那麼厚，爸爸和媽媽說，如果從前川刀呀槍呀

的想改這座城，那是多麼困難呢？現在川大砲和炸彈，可方便多了，自然那時我還不知道大砲和炸彈都是長在什麼樹上的，但刀呀槍呀，我是在戲台上已經看到了，那東西是很利害的。住在城里，想去看熱鬧便方便多了，而且城里的熱鬧也比鄉下闊氣的多；從那以後，每年大表兄再提着一斤槽子糕來拜年，就不趕着騾車來了，我也不再想去那老母廟會的戲，因為在城里，化幾個銅板就

可以在戲園子里坐上半宿，我已經學得動不動就搖頭擺腦，或是拿着尺當刀，拿着擲子當槍了，越來越不像一個安份的樣子，還常常逼着媽媽和我打仗。但現在想來，覺得非常可笑，一個站在人羣里只是向後讓步的人，即是手里拿着刀槍，還有什麼用處，無非像唐吉訶德似的，拿着長矛去和風車較量而已。



樂府煙雲（影評）

孫保羅

「生存在同一社會裏的人們，應該互相援助」，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事。但是人們所援助的範圍却很狹，要視所援助的人是否品行端正，是否有前途……等等。這固然是對的，但是社會上還有一羣墮落的人，我們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讓他們走向沒落之路，因為在他們之中，也有許多懷才不遇，偶而失檢，以致墮落的人，這一羣人我們也應該予以援助，使他們清醒過來，趕上光明的「大道」。這是「樂府煙雲」最主要的題目。

人與人之間是否有真正的情義，在這極端動亂的時代，常為人們所懷疑！每個人差不多都懷着功利的目的與人周旋，所謂「同情」「互助」似乎已成歷史的陳跡！甚至有人這樣說：世界上就沒有「朋友」這兩個字！在你有錢有勢可被人利用的時候，人人都趨勢附炎地追隨在你左右，他們的企圖，無非是賭博性地以小本錢來博取大利息！換句話說，所謂「

友情」是有條件的。當你一旦落魄或窮困的時候，就是一個有力的明證，不僅沒有「援助」高興的話，還會在你頭上踢一脚！

俗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千萬枝箭，正待候一千回小心中的一次不檢點，祇要不是本性的過劣，懷才不遇，偶而失檢，我們是應該予以「援助」，加以「寬恕」。在這不平等的社會裏，每個人的物質條件與環境是絕然不同，人是能創造環境，但大半却為他的既有的經濟條件所限制，歷史上的許多偉人的成功，主觀意志固屬重要，別人的幫助亦無可忽視。那麼，因未能獲得人們的援助致碌碌終身的無名英雄，當然是比成功者要多上千千萬萬倍了！

淪為路丐的人，是天生賤骨嗎？亦不盡然。自暴自棄而日趨墮落的人，是他本性歡喜如此嗎？我想決不會。環境促成，逐漸影響心理，這是主要的因素。犯罪有時不一定是罪過

，我們不能按照目前一般的法律理論來衡析，因為社會制度不健全，維護這社會的法律當然不會健全，時代在進展，舊的論理觀點亦就不一定是正確。

此時此地，發揚「寬恕」和「援助」的道義精神，「樂府煙雲」的獻映，是值得敬佩的。編劇者對劇中人李華的奮鬥，墮落，重振之三部曲，刻劃得還欠深刻，致全劇的感染力遜色不少，給觀眾印象最深的，現在反而是他的妻子和知友。當然，他們比較單純，容易討好觀眾，可是全劇的主點落在李華身上，一波三折，所謂戲的力量，就在這兒。

劇中李華的帽子三番五次地遺忘帶走，這與舞台劇「霓裳曲」裏的偵探長的習性相似，大約是表現他的性格的糊塗或健忘，致失檢而墮落。這一點，我覺得有些不妥，藝人的生活固馬虎的多，但作為失敗的原因即有商榷的地方，按照李華的家庭環境，情格裏多少帶上一點孤傲，因為在他的隱意識裏充滿着「恨」，尤其少年得志，無形中養成高傲的性格，幼年不能得叔父的歡心，與

其說是他的頑皮，不如說是孤僻，這樣，多少有些藝人的本質。成名後因性格的孤高致遭人嫉忌，再加以禁不住環境的誘惑致中途淪落，就因竹馬之交的緣故，玲玲和昭明熟悉他的性格，所以能這樣的寬恕他，援助他！「帽子」的動作，在這裏僅能作為調節空氣的笑料，與戲的本身稀少意義！

編劇者與導演，大約不熟悉舞台劇工作者的生活，所以劇中的描摹欠真實感，截至目前為止，話劇圈子裏男演員「主演」某某戲還未曾有過。演員的生活，決沒有像畫面上那麼的舒適，他們的收入有限，決不可能如此的堂皇富麗。後台李華個人的化裝間的裝飾，梳妝台鏡子周圍的一圈電燈，殊覺惡劣，且有跟包，就是紅透劇壇的石揮亦沒有這樣的化裝間。導演對李華醒後闖入蕭麗的臥室的那場戲的處理最好，鏡頭靈活，富有神祕的誘惑性。

舒適出身於舞台，扮演一個舞台劇藝人，照理最合理想，可是成績並不如理想，個性演得太浮，大約為劇本所限。同

時，李華的成功，似乎純屬天才，本身的修養和努力，並未表現出，這當然導演也無法辭其咎。他也以闖入蕭麗的臥室，情慾衝動的那場戲演得最好。顏唐，暴躁的演出，似欠深入。橋扮顧八奶奶的表情，倒很有趣。嚴俊在這裏戲並不多，英俊挺拔，風度很好，他在目前的「華影」小生羣中，是最有前途的演員，演技相當隱健，流暢，以前演慣舞台劇過火的成份已見刪除。外型方面比舒適更能獲得觀眾的好感。

李紅自「初戀」一片奠定影壇的地位，常飾賢妻良母型的角色，這裏仍飾一位賢慧的好妻子：溫文爾雅，忍苦耐勞，對丈夫既敬重，又愛護，既勤勉，又忠淑。好像溫靜的溪流，有柔性之美。可惜體格欠康健，視覺上無形中打了一個折扣，歐陽莎菲所飾的角色的個性適當，惟化裝殊欠美感，眼圈過黑，眉目似乎不清，稀少動作，比以前已進步得多多，希能格外努力。其餘的演員，因戲少不詳論。



機器人 (劇評)

賽德爾

苦幹劇團預告已久的「機器人」，終於搬上了舞台，在歷史並不十分悠久的中國劇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嘗試，類似「機器人」描寫未來世界的題材，歐美的電影里已屢見不鮮，可是真正地搬上舞台却屬罕見，尤其中國舞台設備窳陋，苦幹劇團毅然上演「機器人」，精神殊可佩。

「機器人」是當代捷克名劇作家夏培克 (Karel Capek) 的代表作。據演出特刊說：「機器人」的劇情也許是受了流行於波拉哈的一種古老的猶太故事「郭楞」(Golem) 的影響。據說郭楞是一個人造的怪物，牠出世之後鬧得天翻地覆，闖了許多禍，後來被牠的創造人所毀滅。原劇的背景是五百年後的火星，現經石揮、周清鑑、司徒燕生三君改編後，背景未動，惟與上海發生了關係，劇中串插着兩件五百年後的中國古事，目前最時髦的女人旗袍和線織的網袋。

劇旨是對於現代機械文明的

但專有恨，不懂得愛的戰勝者，他們的世界是決不會永遠的。未來世界的主人翁，是屬於天真活潑，純潔可愛的新人類！

器人。作者對人類的希望，就寄托在這一對小機器人身上！一齣幻想劇，僅應用這幾個人和機器人來構成，真是非輕容易。作者在劇中靈活地應用一具無線電來連繫許多戲，這種方法既聰明又新穎。

經片裏的妖。導演對音響效果非常注意，幕前的配音很好，將觀眾的情緒引導到一個遼遠的世界裏去，劇中的音響都甚恰當。

本劇取材新穎，但却富於現實性，改編者濬以五百年後的生活指數，觀眾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四幕一景，結構相當嚴密；人物很簡單，個性亦較單純；白義德是個典型的商人，為金錢所支配，終日與算盤相依為命，臨終也不忘記他的財產，作者通過這角色，啓示給觀眾，金錢並不萬能！

最值得介紹的，是這次演出與人以視覺上和聽覺上的新穎的感覺。舞台技術各部門都發揮了至高的效能，導演當然居首功，裝置設計，出於黃作燊的手筆，他大刀闊斧取消了一切佈景上慣用的平片，取而代之的是流動的線和彎曲的面的巧妙的組合與配置，在這裏沒有三面壁截住視線的去路，與人以空間擴達的感覺。在舞台設備並不理想的巴黎大戲院，能有這樣的成就可不容易。

石揮素以演技精湛蜚聲劇壇，想不到他對導演術亦深有研究！演員間的地位的調度和動作的呼應，都相當流暢。他對整個戲的節奏的進展，亦把握得很緊。至於演員，這次比較弱，王駿的白義德，老是模仿韓非的小丑動作，演來無甚進步，恐將定型。白文的高博士，唸詞都在學石揮，一個演員除了兼收別人之長外，還得盡量發揮自己獨特的風格。扮飾屠經理的川黎，是一個新人，動作有些過火，無大企業家的風度。

友 文

顯然，作者無非是以機器人來作為勞工階級的替身，他們憎恨資本家無盡的虐待和剝削，終於聯合起廣大的被壓迫者，團結一致對資本家作武力的宣戰！他們怒吼了發動了他們雄厚的威力，地球整個被他們佔領，即連逃避在火星上僅餘的人類，亦被殺得雞犬不留。

歐工程師，他們都是科學家，有着高超的理想，但却為資本家所奴役。地球小姐僅是一位美麗的少女，沒有什麼特殊的性格。

燈光幫助畫面的變化不少，尤其在所謂的「火星」上。全劇僅用「司巴脫」(Spot Light) 一種，其他的條燈頂燈都未採用，配合了情節的發展，燈光時刻在變化中，吳仉之的設計，究屬老手。服裝大約是模仿西片「未來世界」，與人視覺相當舒服，惟雷鳴德的裝飾不像機器人，而有些像神

沈敏的地球小姐，在全劇中除了女地球是唯一的女角色，她的聲調和動作都很「甜」，聲調高的時候還有點哭音，常能逐漸改正，小動作相當美，她是比較適合飾演這一類的少女。男地球和女地球兩個小孩都演得不差，莉莉尤其老練。他們的前程正跟他們所飾演的角色一樣：光明偉大！

，當然不會爭權利。於是大量的製造，以應他們的需求。可是科學家進一步的研究，賦與機器人以思想，牠們懂得恨，恨權利與義務的不均衡！

機器人中有三個特殊的傢伙：雷德鳴一味的恨，人類最殘酷的本性他都具有。女地球和男地球，一對天真可愛的小機

，當然不會爭權利。於是大量的製造，以應他們的需求。可是科學家進一步的研究，賦與機器人以思想，牠們懂得恨，恨權利與義務的不均衡！

，當然不會爭權利。於是大量的製造，以應他們的需求。可是科學家進一步的研究，賦與機器人以思想，牠們懂得恨，恨權利與義務的不均衡！



文

鴻基煤礦和亞隆灣在印度支那半島的極北，靠近中國大陸，也沾染上中國的氣候，一到冬天，空氣是無比的乾燥，使人喉管裏宛如塞滿了炭灰和棉花一般，旱渴得異常難過。海風挾着北方的寒氣，一陣一陣的襲來，使穿慣單衣的安南人瑟縮發抖。

然而阮瓊家裏每一個人都滿着汗，屋子裏擠滿了人，紅色的檳榔汁，黑色的錫箔灰，佈滿了一地，給進進出出的人們踐踏着。空氣中充滿了檀香燃燒着的香味。香火和熄滅了的蠟燭所發出的煙霧到處亂鑽。穿着長袍的和尚，用悠長的語調念着召魂的經文，卜卜的木魚聲蓋過了嘈雜的人聲，有規律地響着。阮瓊的母親在號啕着，她的哥哥阮福抹着眼淚，

所有來弔喪的隣人都在哭着。每個人都用一隻眼睛看着她的父親，一隻眼睛看着她。

她呆坐着，凝視着她父親的屍體，然而她沒有哭。外面北風在呼號着。

阮瓊望着念經的和尚，和尚用鄙夷的眼光望着她，「不孝的女兒！」他想。然而阮瓊一點都不哭，雖然她知道哭在這時候是必要的。她眼看着她父親在血泊裏被人抬回來，和以前許多相識的人死時一樣。她見過許多人這樣地死了，她從來想不到她父親也會像人家一樣。「這是可能的嗎？不！不！父親不是靜靜地躺在那兒嗎？他怎麼能夠死呢？死？……什麼是死？……」她不再想了，腦子裏空洞洞的。「爸爸……呀……！」她的

哥哥阮福突然傷心地哀號起來，「爸爸……！」

阮瓊發怒了，二十三歲的人還喊「爸爸」，可羞！

阮瓊自己也十八歲了，她在煤礦裏工作過六年，前年起，她停了工，到民衆學校念了兩年的拉丁化安南話，這兩年間她獲得了許多寶貴的智識，她認識了自己，認識了世界，她想繼續求學，她的父親答應過她的，她的父親最愛她，他要「盡自己的力量來栽培她，」像他自己所常常說的。然而，他現在躺在這裏，靜靜地……新的蠟燭又燃着了，屋子裏發着悶熱。「瓊，你爲什麼不哭？」一個鄰人試探地問了。

「哭？」她毫無表情的說：「我不想哭。」

鄰人說話帶着南方西貢口音，但是爸爸聽不到了。爸爸是歡喜西貢口音的，他常常模仿着南方人說話，而且常常在河邊唱歌，他是一條大漢，然而却有着過於柔弱的女人的聲音。

阮瓊抬起頭來，每個人都望着她，「你爲什麼不哭呢？」

「我不能哭，」她說，「我不能哭。」

哀聲在悶熱的屋子裏起了，

阮瓊轉開了頭，面上的肌肉在抽搐着，「我不想哭，媽媽，」她把手按着心口，「我不想哭，媽：媽，你的樣子看起來很可怕。」

母親的面孔完全扭歪了，面上是無數的皺紋，眼淚不住的流下來。她望着阮瓊搖了搖頭。所有的眼睛都望着阮瓊，她們都譴責她。

父親的面孔從前是闊厚的，古銅色的皮膚，有時喝了酒還泛出紅來。只有從煤礦裏回來的時候一頭一臉都墨黑，但是現在他的面孔却像一個生病的孩子那磨着白，皮膚凹陷下去，緊緊地包裹着骨頭。

叮叮的樂聲起了，和尚在繞着棺材轉圈子，儀式差不多要完了。他們會告訴族長說她是個不孝的壞女孩子，第一，她就沒有哭……

牆上掛着她父親和母親合拍的照片。她已經不知看過這照片多少遍了。照片用橢圓形的架子鑲着，兩個人都很生硬地站着。她的父親穿着安南人的禮服的黑袍，頭髮掩在頭上，像安南上等人的樣子。她的母親也穿着黑袍，腳上穿着拖鞋。父親挺直了身體，他很高：他：他躺在棺材裏：他很高：然而他給人從墳坑裏抬回來，鮮血從他的嘴裏大量的流出來：他躺在棺材裏……

阮瓊的胸喘息起來了，血沙像熱火似的升上她的面頰，尖聲的哀哭從她胸中迸發出來；她哭了，熱而苦的眼淚，水似的流到她手上，又從她的手背急速地溜到她的膝蓋上。

蠟從燈上流下來，棺材慢慢地上了蓋，大家都向阮瓊的父親投去最後的一眼，宏偉的身軀直挺挺地躺着，蒼白的皮膚緊包着骨頭，面色像一個生病的小孩似的。阮瓊用她的膝貼近棺材，哭叫着：「爸爸，爸爸，回來啊，爸爸！」於是儀式完了。

他們從墓地回來時已是午後。現在大家都不哭了，送喪的人就要擁進屋子裏找東西吃。阮瓊溜出那所悶熱的屋子，她受不了，她感到窒息，她需要好好地呼吸一下。她一個人走上佈滿了煤屑的街道。北風呼嘯着，天氣很冷，街道荒涼，她躑躅着，鞋子踏在枯槁而充滿煤屑的地上細聲地發響。她走着，走近了捐稅局，捐稅局灰紅色的房子顯出冷峻而威嚴，門口一個法國兵在遠處走着，她望着捐稅局，嘴唇抽搐起來，她父親的吐血症，不是

因為納不出捐稅，被拉到局裏毆打而開始的嗎？自從那一次以後，爲了要繳納捐稅，他就拼着老命做夜工，然而愈做夜工，吐血症就愈得頻繁，終於那天晚上，在血泊裏被人抬回來……

她不敢再想，加速步子走過了捐稅局，工廠到了，黑色的烟雲布滿了天空。在康海這小埠，捐稅局和工廠就是牠的兩大動脈，是從前法國人開辦工廠，採取鴻基的煤，使貧困的安南人都有工作做，賺了的錢就拿到捐稅局，而鴻基的煤就由法國輪船裝載到中國，亞洲和全世界。

她爬上那半是煤屑，半是泥土的小山。一陣猛風呼嘯着，吹散了她頭髮，她戰慄了，低垂了頭。她的心感到寒冷而沈悶，心底的鬱結，因着這漫長而無底的痛苦的日子而加重了，因着剛才繁冗的喪儀和發熱病似的哭泣而加重了，因着飛動的鏟，將一叢一叢的泥土填平她父親的墓地而加重了。「父親死了，」她想，「一切都完了。」

從山頂上可以望見遠遠的亞隆灣——安南北部唯一的避暑名勝。雪白的洋房夾在幽雅的青松樹中，海風吹拂着，住在那

裏面的，該是多麼幸福的人們啊！她想着了，有一年，七月裏，小火輪從亞隆灣那面載來了從海防來的幾個中國青年學生，他們有和安南人一樣的黃皮膚，扁鼻子，整天嘻嘻哈哈的，對她挺和氣。他們在這荒涼而污穢的地方住了兩個禮拜，每天晚上，當黃昏星閃閃發亮的時候，他們便在這小山山唱歌，彈琴。阮瓊常常跟他們混在一起，聽他們述說不可知的世界，不可知的事物；她最愛聽的是中國的情形，中國的故事，她愛上了這神話似的國度，她喜歡皮膚顏色和她一樣的人。

風呼嘯着，那些使人眷戀的歡樂日子已經隨風而去了。她想到了家，在屋子裏也許他們包圍着母親，哭着，等着吃東西。他們曾把當了衣服換來的幾塊錢都吃光了的。而且第二天，第三天……一連幾個禮拜，他們還會來陪着母親哭，來討東西吃，直到他們自己感到厭倦時爲止。或者直到哥哥也吐了血，給人們抬回家，那時他們又有好幾天可哭了。

她打了一個冷戰，開始下山回家。頭一轉過來，破敗的房

養，在這裏念書，在這裏工作，媽的難道還要死在這裏？「不，決不！」她咬着嘴唇想。決不在這個荒涼的地方度過青春！決不住在這佈滿煤屑的小鎮！決不嫁給一個像她哥哥阮福似的木頭——廿三歲了，從十三歲起便在礦廠裏做工，耳朵受過機器的打擊，快變成聾子了！決不將她以後的生命，消磨在這死了父親的，陰暗的屋子裏！決不讓她的男人時常受毆打，吐了血，第二天又爬起來工作！不，決不！「我要走！」她想。

她走進了屋子，踏上那幾乎筆直的梯子，扶着搖動的扶手，數着：一級，二級，三，四，……不，決不！我要走！晚上十二點鐘還有一班到海防去的輪船，然而……然而什麼？爲什麼不能呢？……爲什麼不能走呢？她一直走進了她自己的房間，隱約的還聽見她母親在不知那一個角落裏幽幽地哭泣。

十一點鐘時候，阮福走到阮瓊的房間，他的身軀頗大，塞滿了狹窄的門口。他默默地站着，望着她，他扁扁多骨的面孔發着黢黢，有點氣咻咻的。他突然用聾人慣用的高聲朝阮瓊喊：「出去，人們都要回

家了。」阮瓊猛然轉身，面對着床。「你到底是怎樣了？」他問：「措面孔嗎？這大半天躲在這裏幹什麼？」阮瓊避開不朝他看。「他們不要人幫助，」她說：「沒有我，他們也會回家的。」「什麼？」他彎了身子，低着頭，手掌擱在耳朵旁彎曲着問：「你說什麼？」阮瓊突然發怒起來，她的心裏激起了盲目的憎恨——這是每當阮福聽不見的時候便有的憎恨，「什麼？」她說，也彎了身子，低着頭，殘忍地模仿阮福，「你說什麼？」阮福呆住了，有點不知所措，「你怎樣了？」他問道：「你對於爸爸毫不關心嗎？」阮瓊默默地站着，她的嘴唇緊閉着。

「出去，媽一個人忙不過來。」阮瓊沒有動，她的面孔滾熱。她想朝她的哥哥喊，告訴他，你，傻瓜，可詛咒的，耳聾的呆子啊，你愚蠢的可憐蟲啊，爲什麼要在這裏工作呢？阮福想再說一遍。

「得了，」她突然叫道：「我快來了，你聽見嗎？我快來了！」

她朝門口走。阮福望着床上，「你做什麼？」他滿腹狐疑地問：「你爲什麼要打包袱？」「你別管我。」她走了出去。阮福望了望床上收拾好的衣服，跟着她走了出去。族長是最後才走的人，阮瓊的母親請他喝了最後的一杯酒。他喝完了，喃喃地說着一些滿足的話。阮瓊的母親突然流起淚來。最近幾天來她的樣子顯得衰老了，她一哭，面皮又皺起來，她的單薄而瘦削的背彎曲着，看起來竟像一個老婦人。族長抹了抹嘴唇，嘆口氣，走了。

阮瓊和阮福扶着母親疲倦的「身體，替她整理着白色的麻布喪服，扶着她睡上了床。一切都走了，房間裏顯得空虛而沉寂。阮瓊走回自己的房間，阮福笨拙地跟隨着她。她在床上收拾行李。他站在門口，偉胖的身軀塞滿了狹窄的門。她瞧見了他，然而沒有停止收拾行李。他朝她望着，咬着嘴唇，手抓着顯。突然間他急遽地走過來，「你幹什麼？」他大聲地問。「你幹什麼？」

阮瓊並不回答。

友 文

她轉過身來大聲喊，「我要走！」

「什麼？」

她發怒起來，「我要走！」

「到什麼地方？」

「不知道。」

「什麼時候回來？」

「不回來！」

他呆立片刻，呼吸困難起來

。突然向她發狂似地大聲喊道

：「你瘋了！你說些什麼？你

到什麼地方去？」

阮瓊痛苦地望着他：「我要

到海防去。我不回來了，我馬

上就要跑，今晚就走。」

他沈默了，突然發起怒來，

怒氣加緊而呼吸困難，於是他

捉住她的手臂，「媽的，你到

底怎樣了？」

她不回答。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媽媽

呢？」她依然沉默。「媽媽呢

？」

「我要走！」她歇斯里地

回答，「我要走！我要走！我

要走！」

他們面面相對的立着，她鼻

孔裏呼盧呼盧的，快要哭出來

。阮瓊嚇呆了，默默地凝視着

她。

「瓊，你不能走，」他低聲

和氣地說。

「混蛋！」她不由自主地罵

了出來，「傻瓜！雙子！」

阮瓊的面孔羞紅了，他的手

困難地舞動着，像要打她似的

，她跳起來向後躲避，他痛苦

地望着她：「你不能這樣說，

你不能對我這樣說。」

她默然喘息着。

「這也說得我嗎？你以為我

工作嗎？你這小媳婦，我要打

死你！」他朝前走了一步，「

要打死你！」

重重的巴掌打下來了，阮瓊

的眼淚迸發出來。阮瓊注視着

她，面孔恨得發黑。

她突然大聲哭起來，盲目地

向床上滾，她的頭碰着了床板

，她痛苦地滾泣。她滑到地板

依然朝下滾。「哥哥，我不能

再住在這裏，」她嗚咽着說，

「我想走。」

「什麼？你說什麼？」

她痛苦地抖擻精神，再大聲

地重說了一遍，還加上一句，

「我受不了。」

「你在別地方怎麼過活？」

她嘆了一口氣，把頭仰後，

「我不知道，我不管。」

「你瘋了，」他的面孔憤怒

中顯着溫和：「你在別地方怎

麼能夠過活？你想做什麼？你

不怕餓肚皮？」

「我不管，」她又哭了，「

我不管！」

「你不管？」他怒喊道：「

你不管？你要去做娼婦？」

她搖了搖頭，哭着，「哥哥

，我不想住在這裏！」

「爲什麼？」他平靜了，很

溫和地問：「爲了爸爸？」

她點了點頭，忍住了嗚咽，

「我受不了。」

他嘿着不作聲，他的頭搖了

搖，似乎想把煩惱着他的東西

擺脫掉，他的口張大，作着深

長的呼吸，他憐恤她。

他走近了她，也坐在地板上

，兩人默默相對着。「我受不

了，」她重覆地說。

「小瓊，」他撫慰地輕叫着

，「小瓊，」她戰慄了，她回

憶起一個時期，他是常常叫她

「小瓊」的，那時他還只有十

幾歲，在小山上奔跑，敏捷而

機警，搖着手招呼她，嘲弄地

叫她「小瓊」，……現在一切

都改變了，敏捷的他已經變成

了呆笨的雙子，彎起了腰，用

一隻手掌彎起來在耳朵旁邊聽

人說話，像個老頭子似的，青

春已經在他身上消逝了。而現

在，他們的父親又死了，這就

是他們的全部生涯。

「唉，哥哥，」她輕微地嘆

息，從過去的溫暖的回憶中醒

過來。

阮瓊疲倦地抬起他的頭，「

你一去永不回來了嗎？」他問

。

「嗯。」

「你想到那兒？」

「遼遠的地方，愈遠愈好，

到海防，到西貢，……也許到

中國，」她夢幻似地說。

「到唐山去？」他也陷於夢

幻中了，「到那個沒有煤屑，

沒有雙子的地方去？和唐人們

住在一起？……瓊，不可能的

，我們是安南人，他們是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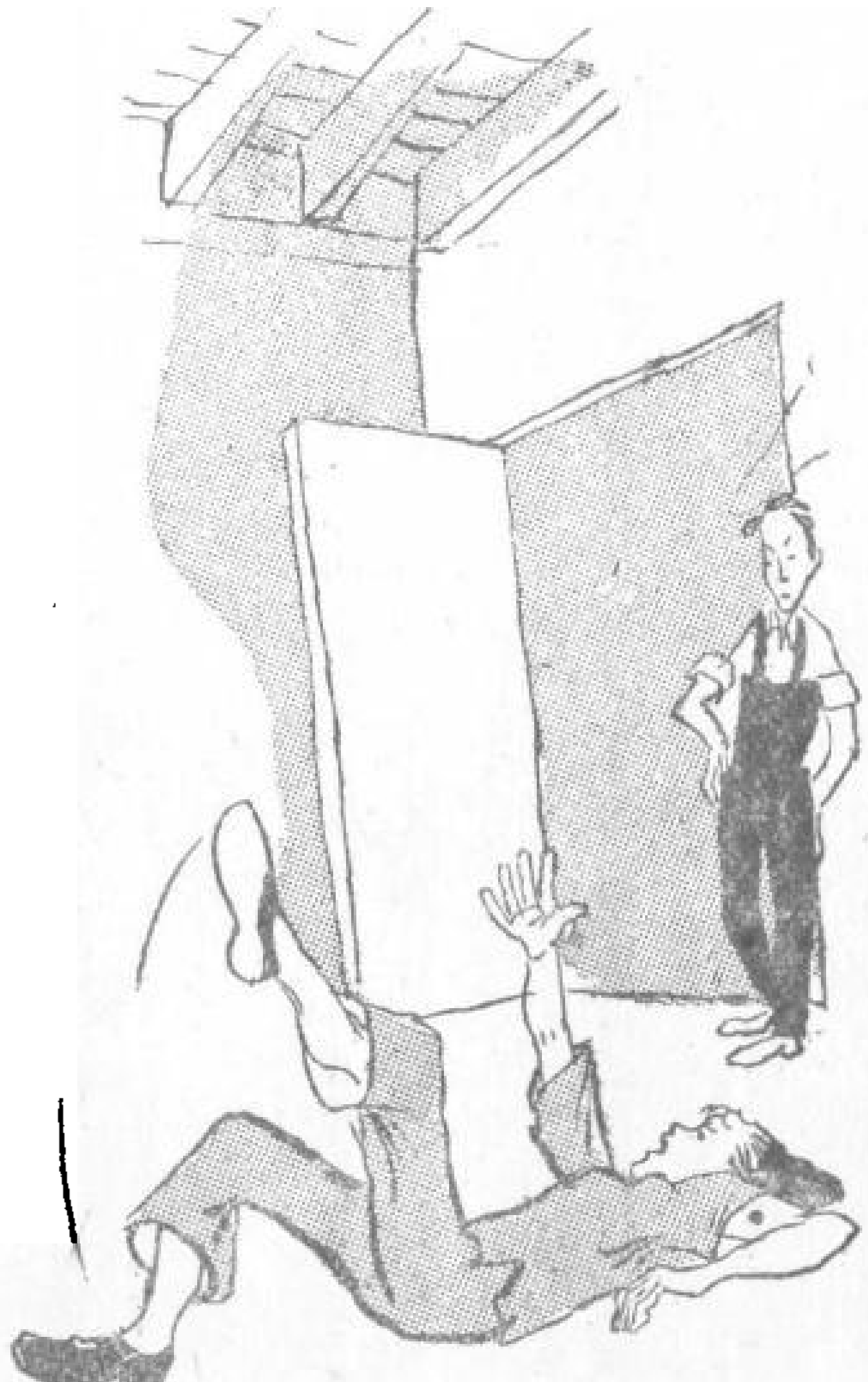
。」

「我要先到離這兒最近的海

防埠，那兒聽說有幾千幾萬的

唐人。」

「你還要回來吧？」



(她滑到地板上，躺在那裏哭。)

自己情願的嗎？你以為我甘

心做傻瓜嗎？」

阮瓊把自己的手放在胸前，

她想嘔吐，她剛才所說過的話

重重的壓着她，她見了他面上

的羞態就作嘔。

他的聲音提高了，「你以為

我情願在這裏工作嗎？你以為

在這裏的許多人都願意在這裏

上，躺在那裏哭，把腳蹬一上

一落的擊着地板。

阮瓊看着她，他的面孔因痛

苦而搖擻，他轉身出去，在門

口躊躇着，好久才能開口，「

你不能走，」他說，「你應該

留在這裏。」

阮瓊默默地挪起身來，把頭

靠着床。她疲倦得要死，眼淚

「也許……。」
他默默地用譴責的眼光望着她：「你在這兒可以賺有工作，不要做夢了，不要去找那些找不到的東西。瓊，你好好地在這兒做，將來很有希望。」
阮瓊搖了搖頭。

「我們還要照顧媽媽。」
她不回答。

經過片刻的沉默，阮福又問了：「什麼時候走？」

「馬上就走，」阮瓊堅決地回答。

「等到明天早上吧，」
阮瓊搖了搖頭。

阮福站立起來，「你瘋了」，他悻然地說：「你瘋了，你在那些地方不能活下去的，你要餓死的。」

她低着頭，沒有回答。阮福打了個欠伸，經過一天的忙碌，現在疲倦抓住了他。

「瓊，你不要走罷，」他溫和地說。阮瓊抬起頭，朝她哥哥微微地笑着：「哥哥，你放心。」她說。

阮福又打了個欠伸，喃喃地說：「你不要走吧，你不要走……」，便拖着笨重的步子，走出房間，到廚房裡洗浴去了。

阮瓊陰沉地坐了片刻，站立起來，重新收拾行李，她將自

己心愛的櫥櫃盒放進包袱，還有她的繡花拖鞋，她的儲蓄箱，她父親和母親合攝的照，她的……她的面孔因着哭泣而浮腫，眼旁有抹污的痕跡，然而她的嘴唇堅決地閉着，她是個固執的女子。

包袱收拾好，她將包袱塞進矮小的竹床下，以免給她的哥哥進來看見。

「黑暗已在周圍無聲地升起，她默默地坐近窗口，凝視着遠處閃動的黃昏星。她聽見阮福洗好浴，她等他進來，然而他沒有進來。他在隔壁走動着，像收拾什麼東西，後來便聽見他躺上床，片刻之後，重濁的鼾聲有節奏地響了。」

她在黑暗中坐了約十分鐘，她自己却覺得坐了幾個鐘頭似的。她想着周圍的一切，想着母親和哥哥，想着目前的安隱，想到前途的渺茫和險惡，她在迷惑中，決不定到底走呢還是不走……

「啾……」，開往海防去的夜班輪船汽笛響了，阮瓊驚覺過來，這一聲汽笛像在她思想的天秤上加上了一粒碼子，「走」的一方面勝利了。

她站起來，從床底下取了包袱，堅決地向房門走去。在房門口站定了，回頭望了望她那

住了十幾年的房間，黑暗遮沒了一切，然而她仍然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件東西的位置，她向她熟悉的每一件東西告別，她的嘴唇搖擻了，她閃了閃眼睛，眼淚已經突然湧出來了。
她輕輕地走着，留神不驚醒她的母親和哥哥，經過她哥哥的床前，「別了」，她喃喃地說：「別了，可憐的哥哥。」但是他沒有聽見。

她走下樓梯，慢慢地數着每一級，這一級破裂的，這一級軋軋作響的……她向每一級告了別。

外邊北風呼嘯着，街道晦暗而荒涼，只有捐稅局和工廠兩處透露着雪亮的燈光。西邊，是埋葬她父親的墓地，她父親躺在薄薄的棺材裏，南邊是亞降灣，更遠一點的海防埠，亞降灣輝煌的燈光照亮了半片天空。

阮瓊在北風中發着抖，橫在她面前的街道黑暗得像充滿了鬼魅般怕人，她朝她父親的墓地那邊望着，痛苦像浪濤似的湧湧向她襲來，滿胸的激動使她不由自主地滾泣，「別了，父親，」她說：「別了，可憐的父親。」

於是她挺起了胸，在黑暗中向碼頭那邊走去。

別離 李展

別離，
傷心的，
寂寞，孤獨，遠走千里外！

父母，妻子，稚孩，
遠了，難相見，
家山不復在眼前！

行程中，
側倚在轆轤的車廂裏。
讓窗外：

斜射進來的太陽，
吹襲進來的冷風，
撫摩着你，又把頭髮吹散。
你微閉着睡眠，
頓時湧起

往昔深摯的情感，
悔不該投入這世界裏，
眼眶內正溢出辛酸的淚！

深晚，
歇宿在客地。
聽聞室外低聲

訴苦，被吹飄起的枯葉；
那潔白的月光也會漏溜在
牀旁的窗畔。

如何眠得熟呢？
斗室內來回不停的蹣跚，
潮湧般地追憶，

思苦了整個心坎。
別再折磨自己吧，
明晨還得趕路呢。
讓疲勞的身軀躺一會，
但仍是合不上眼！……

遠了，一天天地遠了，
父母的慈愛，
妻子的恩愛，
稚孩的天真之愛

能不再讓我重溫一下？
伸出手去，我所要的，
唉，空捏了一把，又縮了回來！

別離，
傷心的，
寂寞，孤獨，遠走千里外！

要不是生活的鞭撻，
鬚髮烙印在背，
願不，願不，願不？……

本來，
家山，
誰得不留戀！

別離，
傷心的，
寂寞，孤獨，遠走千里外！



前情略記

徐知誠要他妹妹英華到香港凡家裏去一趟，不料英華強硬不肯去。等到英華被迫出走，這時徐知誠才苦痛地感到光天大日就要遭受傾覆的危險了。
「英華經過了一番尋思和徘徊後，終於走往大角新村來。她見到了老師秦怡如，蒙他歡迎招待，心裏非常快慰；同時，也願跟着秦先生從事新村工作。」

到他房裏商議合作社的經費，看見他背着門，坐在椅上，不知道是看一張什麼照片，當她走近面前時，他就把照片藏起來了。一剎間她看出那是一個中年男子的照片。其實不是女人的，何必要這樣隱藏呢？她不懂。她一定要跟怡如看那個照片，他不肯。他的脾氣是有一點古怪，雖然他是一個好人。

推開窗，門外小路上走過來一羣人。都是到學校裏上早班的。他們望見英華，搶叫着「徐先生」，聲音挺親熱。徐英華看見他們，心裏也是十分高興。雖然工作很繁重，從早到晚少有得休息，可是她的精神反比以前好多了。臉是黑了些了，皮膚粗而有光，堅韌的，健實的，她覺得力氣也太多了。有一天鄉下人砍樹，砍下的木柴缺少一個人抬，很大很重的一段木頭，她居然也湊了數。來了不過才一個月，她想，再繼續住下去，她將要如何更大的進展！

昨天晚上，村裏的歌詠班開音樂會，她睡得很遲，但是今天早起也并不疲倦。清風吹過來，頭腦就很清楚。她到食

「你脖子上的黑紗是紀念什麼人？」
「是我的母親。」
「你的父親呢？」
想起了昨天問秦怡如的話，她得到的是沉默，徐英華總覺得有莫名的失望。她和秦怡如的感情在這一月來顯然的進步，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總脫不了諱莫如深的脾氣，每逢問起他父親的時候，他總是沉默着，不作聲。還有一天她走

堂吃早餐的時候，還想起昨天這一個食堂中的盛況。粗野的音樂，歡樂的瘋狂，是更適合表現一種大自然的美，也只有這一種音樂是最「音樂的」。原始的人類，原始的生命，原始的藝術。
她吃着碗裏的糙米的時候，粒粒的紅色，想起一個個熟悉的鄉民的臉，特別覺着有甜美的滋味。
米，可愛的，種米的人更可愛。
站起來，眼睛掃了四週，不見怡如。

問起謝先生才曉得他到金老爹家去了。
「早晨到金家做什麼？」她奇怪。
「金老爹自殺不會死得掉。秦先生去勸解他。」謝先生說。

英華問謝先生金老爹是為什麼自殺，謝先生把聽到的金老爹的種種告訴她，說金老爹是怎樣省吃儉用的一個人，培植他的兒子，把兒子送到上海讀書，一直讀到大學，兒子不學好，只曉得在外任意揮霍，假託什麼理由，屢次逼老父的錢，最近得了一種烈性梅毒，住在醫院裏，有信來叫金老爹去，叫他人去，還叫他帶錢去。金老爹又是恨又是捨不得，又是沒有錢，昨天晚上痛哭了一陣，夜裏便「上吊」了。

英華聽了這話，趕到金老爹屋裏去。金老爹睡在牀上，疲弱的，只是哼。秦怡如坐在牀邊勸解半天，出來的時候跟英華肩走着，眼角上潮潤潤，掛着兩顆小的淚珠。歎了一口氣說：

「金老爹的兒子真該死！他是如何創痛這老父的心！我要是遇着金老爹這樣的一個父親——」

無意的吐出「父親」兩個字，極其偶然的。他急忙縮了口。英華看他樣子特別的感傷，大約他的境遇是極與金老爹的兒子相反的。金老爹愛他的兒子，熱望他，培植他，而他的兒子不成材，怡如如得不到父親的熱望和培植。他的上進是全靠自己的努力。
可是他的父親究竟是誰呢？他為什麼不把父親的名字告訴任何人呢？即使英華。

她又想起那次他藏過照片，中年以上的男子。說不定那照片就是他父親。
今天，她再鼓起她的最大的勇氣，問秦怡如：

「對於金老爹的事你激動着很大的感慨。可不可以把你的全部的感受告訴我呢？」
英華頭一偏，露出一朵笑，試探的，俏皮的。

「慢慢你自然會知道。」怡如用話岔開去：「我們今天開的藝菊會會場佈置了麼？我們去看看。」說着秦怡如和英華走到農場，農場門外繫了一個松柏彩門，上面有一塊木牌寫着：「大角村藝菊會。」會場裏擺滿了菊花。堆在桌上的，擺在磚台上的，放在地上的。鵝黃的，茶黃的，朱的，紅的，綠的，黃夾黑的，紫夾紅的，色色都有。每個花盆上面還扣了一個小木牌，註明出品的農家的名稱。

鄉村學校的教師帶了一隊學生來參觀，指說着菊花，和苗圃裏的各種小樹，給學生看，學生全用筆記下來。另外，

十二

苗圃後面的小山上，開着農事談話會，是由農事研究會的一位指導員演講着，聽的農民很多，他們提出許多種田問題問指導員。指導員也都給詳細的解答。

鄉民看見秦怡如走來，露着歡欣的臉色，搶着喊：「秦先生！秦先生！」像小學生看見心愛的教師，聲音很嘈聒。

離英華上課的時間還早，他們又到了幾個地方去遊玩。站在山上看村，看河。方形的田畝有秩序的排列着。有幾處，豎着國旗的，是他們新村的房子；鄉村小學，農事研究場，俱樂部……怡如得意的對她說：

「辦到今天的成績，可以說是出我意料之外。我初來的時候祇不過辦了一所小學，已經夠我筋疲力竭了。」

友

「辦新村的經費呢？」英華問，關心的。望望怡如的臉，和尙頭，團團的臉，堅毅的眼睛，穿一件灰塵僕僕的制服，不漂亮，然而有年青人應有的精神。

「初來一個人也不同情我。經費完全是我自己挖腰包。後來時日漸久了，相處得比較熟，他們才明瞭我，曉得我並沒有什麼別的用意。我完全是為創造一種理想。村裏的一切的建設都可以說是村裏人自己花的錢，我不過是代他們設計一下。除了我，自然也找來幾個幫手。他們都是學校裏的教員兼做的工作。一點酬報沒有，你是知道的。所以新村經費并不需要什麼。合作社裏的資本是村裏人自己拿出來的。可是這并不是耗費。農事研究會，農場，問字處，都不要花錢，完全是我們學校裏的同人義務

的指導。就說你，不是每天也担任一班的識字班，另外担任着代筆處的工作麼？……工作是煩重的，可是很有興趣。你說呢？……」

英華點點頭，笑着說，「我很歡喜這種生活。我的健康已經有很大進步。」

太陽升起，從河上，山紅變黃。慢慢的升上樹林。英華說時候不早，她要上學校去上課，走到學校裏看見今天來的一份報紙，觸目的題目是：「五洋商被控詐欺背信。」正是她二哥知誠光大五洋號，是因為當地貨價跌落，頭寸緊絀，向大亨銀行做的一筆押款無錢歸還，五洋店倒閉了不算，大亨銀行經理秦滌

凡還控告他刑事的罪。看來這一定是知誠還不了所以秦滌凡着惱控告他，英華心裏這樣想。

知誠雖然待她不好，甚至對她有害，他的受罪是自取其咎，可是英華心裏不無鬱鬱。一直挨到下午，她走出學校，還是沒精打彩的，走向村裏的一個茶館。一隊小學生組成的演講隊正在這茶館裏對茶客演講藝術會的意義。小學生看她走來，親熱地擁到她的面前，要她聽他們講，講得不對的地方要她指正。

「……種田以外我們很可以操點副業來做做，譬如說，種菊花也是一種。每逢到了秋天，我們自己玩玩菊花以外，還可以拿到城上賣錢，這利益也很大。」

小學生又說及其他種種副業，如除蟲菊，雜糧，其他的花卉等等。小學生說得不對的地方，英華給他補充。小學生走後，茶館裏的人拉英華坐下來談談。

英華是他們熟人，空閒的時候常聚在一起。他們說，今天學校裏停課她是有空的，他們要問問一些平日不知道的問題。英華不好回絕，坐下來談了一會。雖然他們的常識多不及城裏人，可是他們待人的熱誠，心用的質樸，都叫英華感到興奮和溫暖。

走出茶館，一個白髮老奶奶送來兩枚雞蛋，要給英華做禮物，說王大有是她的孫兒，她在她班上讀書，常常說起徐先生很好。她笑攜着一張嘴，說：

「兩隻蛋真寒信得很呢！我們家裏養着雞，以後有了蛋總送給徐先生吃。」

徐英華一定不肯。旁邊的人硬勸着她收下。山王奶奶的雞蛋引起許多人的動機來：有要送英華饅頭的，有要送菊花的，有請英華吃飯。他們都是識字班學生，小學生的家長，再不然請英華寫過信讀過信的。

英華覺得興趣濃厚，暫時忘記了報上登的知識的事。她在藝菊會的會場上還把這話和担任農事指導員的李先生談起。李先生笑着說，「你還是初來不久呢！蹲久了你會覺得更有興趣。」

正要望下說，秦怡如來了。聽他們這麼說插上嘴來說：「本來是麼？住在這裏的人一定要感着慚愧的。」沉着的音調，頓了一頓：「他們待我們是太好了。」

李先生打趣着和徐英華說：「將來你有得吃啦，你得分給我。我指導他們種田種菜，他們有很好的菜總是送把我吃，我也分給你。」

藝菊會正式開幕了。小山算是會場中一個演講台，秦怡如站在山上講藝菊的常識和今天開的藝菊會的意義，小山堆下圍着大羣的人。大部分是大角村的人，也有少數是外村來觀光的。

演講過後，有餘興表演。小學生和識字班做着簡單的話劇，雙簧，歌詠班表演種種不同的音樂的節目。新村的每一個單位，十家人家組成的每一甲，男女老少都聚在曠場上野餐。徐英華跳跳蹦蹦的週旋在他們中間，在這裏吃一塊麥糖，那裏吃一個棗子，雖然沒有新式的糖果，可是她覺得比城裏的學校中的富麗的茶話會還有意思。

她歡喜的是靠近河邊的一處，望見對岸的山谷，河岸上的楓樹，紅得像胭脂，這羣人中坐着一個八九歲的女孩，蘋果般的兩頰，美麗，頑皮，最可愛。她會唱歌。她唱着歌的時候英華剛走來。

「唱得多好聽！真是個小天使！」英華一把抱住小女孩，將她舉起在空中。

「徐先生，你唱得才好呢！」女孩眼睛眨了眨，望着英華，長睫毛閃着：「那天晚上你和秦先生合唱才好聽呢！」

英華望着她，心裏奇怪：「那天是夜裏。怎麼你曉得？」

小女孩似乎懂英華意思說：「我夜裏沒會睡，我站在門口，看你們走過，邊走邊唱着。」

小女孩還要說下去，被旁邊的一個中年婦人攔住。座中的一個老太婆望了望徐英華，露着贊歎似地說：「徐先生和秦先生都是挺好的好人呵！倒真是一對

走邊唱着。」

徐先生，你還沒有人家吧。……聽說秦先生也沒有結過婚。」

「老太太，你怎麼這樣的碎嘴！」幾個人責備老太婆，老太婆祇顧笑，也自認碎嘴，但是她堅着說徐先生秦先生是一對。

「癩了癩嘴。不服氣：「本來麼？」太陽銜近遠山。河流上鍍起一層灰。幾隻雀子，馱着紅霞，馱着森林中的黑暗，打了幾個旋轉，飛遠了。田野上，冒着縷縷炊烟，從茅屋頂盤旋而上，散成輕薄的空氣，混入蒼茫中，與暮色，與山色，與河流，與雀影。……」

拿着凳子，椅子，全村人回到家裏。秦怡如和徐英華是最後出來的。他們爲要站在山上留戀了一會暮色，因夕陽而討論到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詩境，談到日本山花袋的冬天的武藏野的黃昏詩：「羣山蒼蒼已蒙夜幕之空中，唯富士之巔，仍潛於黃昏中。」談到黃昏的境界是最有文藝性，自然也談到文學。他們對於文學沒有深造，可是對着這偉大的自然，藝術的共鳴已油然而發出。

今天一個姓趙的村人邀他們吃晚飯。怡如和英華逛出來，走到岔路口，英華要回去。狀態忽然憂鬱起來。怡如問什麼事，她不說，後來問緊了才說出二哥知誠的事。

「秦滌凡……是秦滌凡告他！」聽說到秦滌凡怡如楞了一楞。他也代知識不下，說即使欠了錢，也沒有刑事的罪。沈思半響，他說他願意代她二哥設法。

秦滌凡志在是追款，如果弄到了錢還秦滌凡自然是沒有問題了。他可以代她想法，向朋友處挪借挪借看。

「這怎麼能夠麻煩你呢！數目相當大！」徐英華心裏又是感激，又是不安。

蒼茫中，握緊着自己的手。心裏充滿矛盾！她真想不給她二哥設法了！

十二

怡如拿着一封信，儘是對着信發呆。英華幾次問他他不說。他只是吩咐校役老張預備牀鋪，揀一個乾淨的房讓今天的客人來住。

「什麼客人？」英華好奇的問。

「是我父親。」這次怡如破例的說出。說到父親時，臉上有不愉快的顏色。

英華不便問什麼。下午果然老張來報告了，說是有位老太爺坐了轎子來，大約是有病。

「就是來的客人，接到我住的屋裏去。」怡如說過了這話就離開學校到他的住所去。英華因爲有課，一直忙着。散過課又參加了一個「爬山比賽」的裁判，忙到晚上才有空。

吃過晚飯，走到合作社。舊日耶穌堂洋房，新村的總辦公所。怡如的房間也在那邊。她想看看怡如的父親是誰。

走過一間玻璃窗，裏面有燈光，就着窗縫一望，燈光下坐着兩個人。一個人是怡如，一個怪了。……她幾乎驚訝得叫出。原來這人是二月不見的秦滌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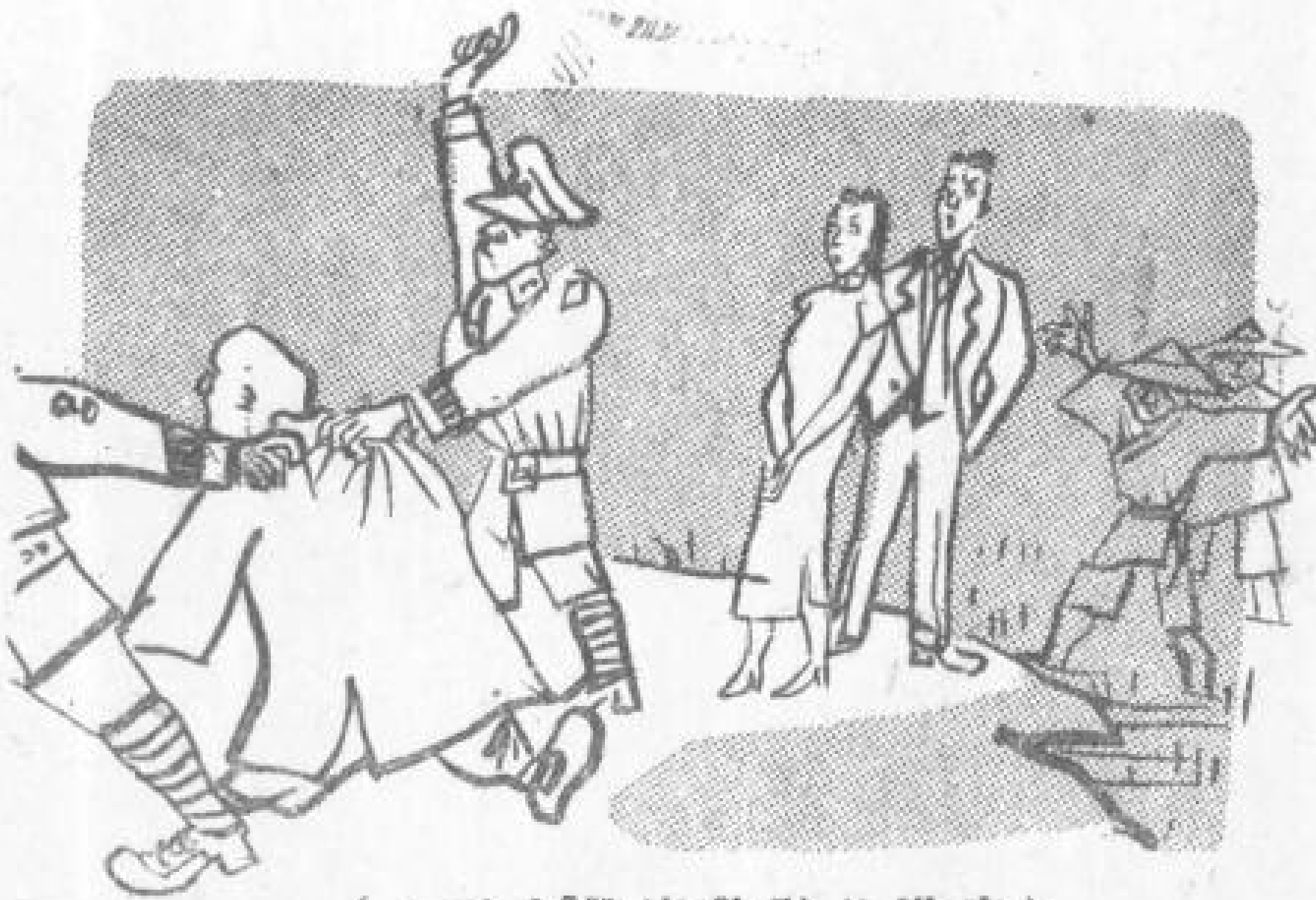
不過他此刻臉瘦多了。額頭上多添幾條皺紋。不停地咳嗽着咳得不順，從額紅

的臉，外鈎的頭頸，揣手抹胸的姿勢，可以看出。

「原來客人就是他！」她想起怡如說的來客是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不就是秦滌凡嗎？

本來她是要進去的。現在她停止步子，不再進去。

她陷入迷惑。……站在黑夜的曠場上



(。了走帶察警被凡滌秦)

離開大角村。她不願意被秦滌凡發現。并不是怕秦滌凡而是不願意被秦滌凡發現。

但是，畢竟這思想被一種力量克服了。

——比走的念頭更大的力量。她愛這一個村子，愛村裏的人。尤其是有一個人像磁鐵般的吸引了她。她不知道這是什麼滋味。……她覺得，她不能離開這大角村。她要永遠的，永遠的留在這裏。

她要留在溫愛的人羣中，她要留在原野，山谷，鮮紅的楓林與離邊的黃菊之畔，做一個平凡的人，細味着質樸的溫情。坐起來，頭仰在枕頭上，窗子開開來。

是暮秋時節了。天更藍，天更高。……遠遠田埂上，走來一個人。那是推自己來村裏的車夫老姚！

老姚見英華，啣着一枝旱烟管走到窗

前扯談。他告訴昨天村裏來了一位貴客，是他推來的。客人是秦先生什麼人，可不大清楚。有人說是秦先生的父親。

「但是，聽說這老頭兒人很壞，待兒子固然不好，不讓他上學，待老婆也

挺壞，老婆新死不久，就是爲這老伴兒氣死的。據說是老頭兒想帶一個女學生的膀子。後來這女學生跑走了，他氣得

要同女學生的哥哥打官司。不是天大怪事嗎？」

老姚說到這裏，噓了一口烟，臉仰望着天，說道：

「秦怡如秦先生的確是好人！難怪他

脫離了他家庭。他自然看不慣那家囉！他一向也不願意人提起他的爸爸。」

英華聽了老姚的話，心裏有說不出的

甚至她還有這樣一個想頭，她想立刻

沒有睡着。

被熱情，回憶，幻想，激動着，一夜

感慨。她忽然想起金老爹上吊那天的事，說道：

「秦先生不提起他父親，因為他別有痛苦。金老爹那天上吊，他不是特別的難過嗎？」

「這次秦老頭兒來是來養病的，秦先生待他也還是很好，可見秦先生心還是不錯。」老姚點點頭同情秦怡如。

「老姚！老姚！」門外面喊老姚的聲音，是秦怡如。

秦怡如這樣大早來看英華，出英華的意外。他一進門就約着英華走出去談談。英華和他走出門外，踏着降過霜的濕的場地，禿禿迎着早風，颯颯作響。

怡如的面色顯得嚴重，在他提到他父親時候。他告訴英華他父親就叫秦滌凡，也就是那天報上控告她哥哥的人。

他說：「我的父親，秦滌凡，原是不願意告訴任何人。可是我終於告訴你了。我不單是因為他是你哥哥的仇敵因此不願意告訴你。是因為我與他的旨趣太不同了。」

英華不作聲。他們倆走着說着。走近河邊，怡如手攀着一根秃枝，用力的，眼睛低向水：

「他是一切爲利，不顧別人的生死。他的人生就是剝削人，自己享樂。我完全反對他，所以早就脫離了家庭！」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眼睛望到霧中的遠山，濛濛的村落。

「本來他這次到這裏來我還不打算接待他，可是我聽了你的話，你的二哥哥知誠的官司的事，所以我想藉這個機會向

他懇求，請他不必再追究。我昨晚已經和他談過了。」

「怎麼樣？」英華不放心，忙着問談後的結果。

「他先是問我爲什麼說情。」怡如的眼睛射在英華身上，他一隻手還是抓着樹，一隻右脚踏在石上：「我告訴他是因爲你。……」

「說因爲我！」英華失聲地，兩隻手張開。一隻寒雀嚇得飛上樹。

「是因爲你！」重復一句，笑臉向英華：「我告訴他你的名字，他說同你談談再說。」

「我不！」英華幾乎是撒嬌的。堅決不肯到秦滌凡那裏去。怡如一定要她去，爭執着。那邊田埂上又來了人，是從合作社洋房來的。

帶着兩個隨身的僕人，秦滌凡拿着一根手杖走向這邊來，他依醫生的囑咐，要在清早在戶外行深呼吸。

英華老遠看見秦滌凡的影子，特地要避開，可是怡如一定要拉着她，說會一會面不是你二哥哥知誠的事就解決了嗎？

「英華在這裏！」怡如奔到秦滌凡那裏告訴秦滌凡，秦滌凡聽了這話趕忙奔過來，他拿着手杖跌跌衝衝的，英華看他走到那邊來，不好躲開，只有呆站在那裏，等待這一個難關。

「英華！」秦滌凡走到英華眼前，歡喜的，貪婪的說：「原來你在這裏，我昨天才知道。」

看秦滌凡這樣招呼，好像他們早就認識，怡如覺得很奇怪，他問英華：「你

以前認識他麼？」

英華點點頭，怡如又問：「爲什麼我不會聽你說過呢？」他覺得這裏一定有蹊蹺。他再看他父親特殊的表情，連想起無意中聽到的傳聞，父親愛上一個女學生，以後這女學生逃掉以致和女學生的哥哥打官司種種，這些情節都有點像指英華。所以當秦滌凡要英華跟他到房間裏去，英華不肯時，他總是幫着英華拒絕。

「你一定不肯麼？」你不怕你的哥哥吃官司麼？」秦滌凡惱了起來，面紅耳赤的，狂舞手杖。

英華看他這樣猖獗也發起狠來：「我偏不去。隨你怎樣對付知誠吧！你在城裏沒有作盡惡，又跑到這裏來了。你是什麼紳士！……你是銀行經理，你是一個僑君子！……我完全看透了你的一切！……你的種種行爲我都已曉得！我再不受你的欺騙！」

村上的入聽到吵架一齊走攏來。奇怪的是一個陌生的來客，一個紳士樣的人物，和徐英華吵嘴。

怡如站在旁邊，恨恨的，望秦滌凡，潛藏着未發的怒火。

「你曉得這不是你可以任意的地方！這是我兒子的地方。我可以責罰你！」秦滌凡指揮兩個僕役上前抓她，僕役不敢動手，徐英華是這樣威風凜凜的。怡如也狠狠地止住了他們。

秦滌凡望着怡如，聲音像跌：「怡如！怎麼？」

怡如說：「你不應欺負一個女孩！」

「你們是——」秦滌凡望望怡如，再望望英華，倒抽了一口冷氣。悽苦的一笑。

這時，打破緊張的空氣的是：雜亂的皮鞋聲，警笛聲：

「誰是秦滌凡？」當頭一個隊長認識秦怡如問。

秦怡如問什麼事，隊長回答：「大亨銀行的大舞弊案發覺，顧浩逃走了。查出秦滌凡有重大的嫌疑。他是昨天逃到這裏的。我們要帶他走！」

「我是來養病的啊！」哭喪着臉，秦滌凡對隊長解釋，也沒有用。他只是頓腳：「是顧浩害了我了！顧浩這個狼心狗肺！……他害我！」

怡如默默的，神情很憂鬱。

遇着這一個意外的轉變，人事真是不可測！……英華也是沉默着。

一刻鐘後，秦滌凡跟着一隊警察走上路，悽苦的望着怡如，掉下兩滴淚。

對着這片莫明其妙的結束；村裏的人都沉默着。……

秦滌凡被捕以後的一個月。

冬天了。……大角村的平原，山谷，……白皚皚一片雪。

識字班，舉行着畢業典禮，在新村的大食堂上。秦怡如和幾個教師都已經演講過了，輪着識字班的學生表演餘興。

一個頭髮半白的老頭子坐在椅子上，後面躲着一個二十幾歲的小姑娘，一個做

文 · 友

十四

友 文

手勢，一個嘴裏說着，做雙簧。大食堂裏擠滿了人，站不下的便站在雪地上。

小孩子不怕雪，用腳踏着雪玩，吱吱的聲音。他們又用手搓雪，搓成小球，堆塑成羅漢或美人。

雪停止了。陽光射在地上。樹枝，山谷，河流，都披上銀色的新裝。天空中炫耀。

農事暫時停止。村裏的人，磨米粉，炒糯米，打掃他們簡陋的屋子，準備過一年一度的新年。

走出食堂，吐出巨大的人流來。……他們歡笑着，殷殷的跟新村的老師們秦先生徐先生預約着，有空到他們家裏玩兒，烤火，喝酒，鄉村裏新年是比城上更熱鬧的。

秦怡如今天沒事，跟徐英華一路走着，預備到橫山窪一帶去看梅花，那裏，每年冬天開放的梅花很多。

踏着雪，走過鎮前茶館，一間四壁通風的房子，例外的熱氣騰騰，湧聚着人氣，饅頭麵條的水蒸氣。一個戴破氈帽的人斜倚在門口，是鎮上一家油酒店的送信夫。看見徐英華一走來，遞給她一封，說道：

「正巧我要到你學堂，你來了。信是今天早上送到的。」

信封上寫着「徐絨」，英華一楞。不是石堅的，他不曉得自己在這裏。筆跡却像知誠。爲什麼曉得她在大角村呢？

拆開一看果然是知誠寫的！
「英華妹：

我日內即來看你，務盼候我一敘。除容面談。知誠」

內容很簡單，祇是說明他要來。

英華對怡如說：「想必是他沒有官司了。不然他不會到這裏來。」

怡如覺得也對。由官司的事談起秦怡



(徐英華接到了一封信)

如的父親秦滌凡來，英華幾次向怡如提起勸怡如到×城營救營救父親，怡如總不肯，怡如的理智太甚過感情了。英華覺得不對。今天她又想起來，和怡如這樣說：

「你這種辨別是非的思想，反對作惡的見解是對的，可是你也不能完全抹煞天倫的感情，雖然他以前對你不好，他不讓你讀書，他的本身有許多許多的不

是，可是他總是你的父親，你不能一點情感不顧，盡你一點應盡的責任。」

她又用她的二哥知誠做比喻，知誠的爲人和待她一切都可說很壞。她把過去知誠和秦滌凡勾結的一套玩意兒完全告訴了怡如，(現在她什麼也不用隱瞞了)

說，雖然恨他，可是當他被秦滌凡控告的時候她依然還是要請怡如幫他設法。她承認，一個壞人經過挫折也可以懺悔向善。——也許是不可能的。但她總是這麼癡心。

秦怡如被她說動，答應下半天到×城去看看。

玩過橫山窪回來，手裏拿着幾枝梅花。雪光映着梅花，黃的花瓣，襯着英華的陰丹士靈藍的袍子，長圓臉上的皮膚，被風凍成紅色，可是一點不畏縮，髮絲吹得飄飄的，眼球更伶俐，跳跳蹦蹦的，也不怕滑。

雪後，天很冷。怡如提議到茶館裏坐一會兒。

「裏面熱氣大得很。你擠我我碰你，別別有一種意味。」怡如說。

英華同意。正要進去的時候金老爹攔住他們，說：

「徐先生，有個客人到村裏找你。」

「是誰？」英華一時想不出。金老爹說，「他是才從鎮那邊來的，遇着一個二三十歲的男子問路，說是找徐英華，他告訴這人英華到橫山窪去玩了。這刻客人怕坐在學校裏等着。」

「一定你二哥。」怡如猜。他們改變了計劃走到學校裏，果然徐知誠坐在教

室裏。

「英華！」老遠的知誠便喊。他的臉瘦多了。一見英華，露着慚愧和感激。

「訴訟的事怎樣了？」關頭英華便問知誠笑着，一絲憂鬱的浮光：「沒有事了。本來這是秦滌凡告我的。照刑法上的辦法是，自訴人死掉——」

「怎麼？——誰死掉？」不等說完怡如和英華插入。驚惶的樣子，眼睛睜得大大的。

「秦滌凡死掉了！」知誠鬆了口氣，舉起桌上的茶杯就喝：是秦滌凡！他的大亨銀行前兩個月不是開一次大舞舞案麼？有幾百萬款子被顧浩拐逃了。然而，這些事秦滌凡脫不了關係！……爲什麼呢？……張張票據上都有秦滌凡經理的蓋印。……照外面人說，曉得實在不關秦滌凡，完全是秦相信這個銀行秘書顧浩太過了。……所以這次顧浩來了一個大捲逃。……秦滌凡脫不了干係。……他不是逃到過這裏的嗎？……」

「其實是湊巧。他是來養病的，貪圖這裏風景好，空氣好，他來的一天還不曉得顧浩出了事。」英華說。

「說不定就是顧浩趁他走的時候動的手。……原是！秦滌凡本來有病，被警察拖去，據說就吃了辛苦，又受點寒，再加遇到這樣一個大刺激，心境自然不舒，到×城沒多天病就加重，就死了。」

知誠說過這話，看看怡如臉色很難過，他還不曉得這是什麼人，向英華示了個意，英華連忙給他們介紹，說：

「這人就是……」

「這位是秦怡如先生，這是我二哥知誠！」

英華又問知誠秦濛凡死了以後官司是怎樣了結。知誠說：「照刑法是，自訴人死了後，或者就判決，或者由檢察官偵查。檢察官查過後我沒有罪，橫豎我的產業已經完了，官司就算了結。」

「那麼你暫時沒有事，在此地頑頑還是怎樣？」英華試探地說。

知誠的臉，癱癱着一種痛苦，失望的神情中露着果決的，希望的光輝，但是又不好明說，祇是吞吞吐吐的：「我這次來正是……願意……」

英華結束了他的話說：「好，你就在這裏耽幾天玩玩。」

「不，就是說，願意擔任一點職務。吃飯不做事我不願意。」知誠堅決的說：「我懂得會計，假使這裏有這類的事我願意做。……我願意努力做一點事！我覺悟到過去的……尤其對於你……」

望着英華的臉，痛苦的，懺悔的。等待她寬恕。

「以前的事沒有什麼。」英華坦然的說：「你願意好好的做一點事確是很好的。」回過頭來徵詢怡如的意思，怡如點點頭說：「好。」

十五

冬到春。被雪封閉了多時的大角村點綴了生動的，新鮮的氣象。

季候轉變中的人也變着。

溫情的春天，和煦的春天……人的溫情也有了新的氣象。

怡如和英華在今天訂婚！

大角村個個人口頭上掛着這一個口頭禪，在相見時便問：「你曉得秦先生和徐先生今天訂婚？」

誰不曉得。大家都是這樣回答：「我早就曉得了。」

是的，誰不曉得！……食堂裏已經架起柏枝和綵花來。

綵花不是怡如英華要架的。他們一點也不要。他們主張，祇是開一個茶話會，吃幾隻菓子或橘子，花生或瓜子，找兩個老年人來證明一下就是了。村裏的人和學校畢業生却要代他們忙。徐知誠也幫着忙。他現在已是新村合作社中的會計了。他一定要幫着佈置一番，表示對姊妹的一點歉意。他覺得以前太對不起英華了。他以後更要好好的做人。

中午，徐石堅來了。他還帶一個同學汪君來。是怡如的好友。他帶了一個小皮袋，皮袋裏盛着照相機。

當石堅和怡如握手的時候，石堅的臉露出無限的熱力，說：「我得到英華的信特地趕來參加你們的訂婚禮。……我哪哩曉得和英華訂婚的就是你。你是我老朋友，我一向就欽佩。你脫離家庭的勇氣，你的奮鬥的精神，和你現在的事實，都叫我傾倒！」說着臉轉向英華說：「他做你的老師時候，已經換了名字了。他以前不叫怡如是叫晴生，不是嗎？」

（望望怡如，怡如笑笑）說起舊話來你們不做師生以前早就認識了。浮石山游泳，不是你叫我我們才教出怡如的嗎？……怡如，你記得以前叫我們教你的

女孩，就是英華。」

怡如和石堅和汪君談起各人的近况。石堅告訴怡如X城新組成不久的教育研究會，由該會接辦的育英女中，以及近來這女中內部人事發生兩個派別，傾軋頗甚。石堅對於育英原抱着大希望，可是現在也很灰心。

聽了這樣說，怡如高興的說：「我們這裏正要籌辦一個鄉村師範，有一位在上海經商的大商人他願意地方上有個學校，款子沒有問題。我很希望你來參加我們這個新村運動。你高興的話，這個學校就想由你來主辦。我曉得，你跟人鉤心鬥角是不行的，你只適宜在鄉村中做老老實實的工作。在城市裏跟多方面關係虛與委蛇你會失望。」

石堅想了一會，望望頭上含綠的柳條，一陣溫暖的風吹到心底，很暢快。他微笑着點點頭說道：「你真是了解我！……好，我願意來！」

怡如，英華，石堅，汪君，沿着曠場走着，沿着狹狹的堤，沿着樹陰。雀兒被人一驚動，飛上枝，柳枝投下影子，在河中。泥土發出新鮮的香氣。

「快到禮堂去吧！一切預備好了。」後面有人在喊，是知誠。怡如突然向石堅說道：

「知誠到這裏來了，我還不會告訴你。他現在生活很好，在我們村裏辦的一個合作社裏做會計。」

說着知誠趕到面前。他看見石堅兩個人握握手。

「你在這裏！」石堅高興地手握得很緊。

「我想從新做個人！」是知誠的回答。手也拉得很緊。

這時，英華插上來對石堅說：「他確是換了個人了。」

怡如笑，石堅也笑。英華望了望知誠，知誠也笑起來。

「他也要到這裏來，鄉師由他來辦。」怡如指指石堅告訴知誠，知誠高興的，天真的說：

「我們三個人都在這裏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確是很有趣。」汪君拔動照相機，對着石堅，知誠和英華，俏皮的說：「你們三個人。喂！」

喂！柳陰中，三個人全被照了進去。怡如玩笑地對汪君說：「我呢？」

「等一會兒自然還有另外一套，」汪君扮了鬼臉，向怡如又向英華：「有你們的。」

沿着狹狹的堤，沿着樹陰……

在新鮮的，香氣的泥土上走過，走向禮堂。

風琴的聲音，悠揚地——

……

自然界的春天。……春天的溫情。

